

目录

[第一章 嘉靖继统 2](#_Toc73459139)

[不换父母 4](#_Toc73459140)

[发现新人 9](#_Toc73459141)

[张璁入阁 13](#_Toc73459142)

[夏言出击 17](#_Toc73459143)

[道士设坛 22](#_Toc73459144)

[第二章 严嵩倒台 26](#_Toc73459145)

[郭勋下狱 28](#_Toc73459146)

[夏言被杀 31](#_Toc73459147)

[徐阶上位 36](#_Toc73459148)

[严世蕃伏法 40](#_Toc73459149)

[是谁害了严嵩 45](#_Toc73459150)

[第三章 海瑞反腐 51](#_Toc73459151)

[海瑞上疏 53](#_Toc73459152)

[廉政风暴 57](#_Toc73459153)

[复出悲剧 61](#_Toc73459154)

[官场风波 66](#_Toc73459155)

[高拱被逐 70](#_Toc73459156)

[第四章 张居正治国 76](#_Toc73459157)

[冰火两重天 78](#_Toc73459158)

[艰难改革 84](#_Toc73459159)

[冯保被逐 89](#_Toc73459160)

[清算张居正 93](#_Toc73459161)

[谋国与谋身 97](#_Toc73459162)

[第五章 万历谢幕 102](#_Toc73459163)

[怠政与敛财 104](#_Toc73459164)

[首辅申时行 108](#_Toc73459165)

[立储风波 112](#_Toc73459166)

[是谁乱国 118](#_Toc73459167)

[本卷大事年表 123](#_Toc73459168)

# 第一章 嘉靖继统



## 不换父母

朱厚熜（读如聪）走到京郊，便不肯进城。

这位亲王是宪宗皇帝的孙子，武宗的堂弟。年号正德的武宗朱厚照驾崩之后，由于他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，母亲张太后便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商议，以武宗遗诏名义迎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承皇位。当时兴献王已经去世，朱厚熜也只有十五岁。年龄不大不小，关系不亲不疏，正合适。

没想到，这个十五岁的比五十岁的还难对付。

按照杨廷和等人起草的程序，朱厚熜应该由东安门进入北京城，先住在文华殿。第二天文武百官三次上表，朱厚熜三次推辞，再择日即位。没想到小王爷却嗤之以鼻：我是来当皇帝的，不是来当皇子的，你们这是什么乱七八糟？

杨廷和等人目瞪口呆。

这孩子，敢情是不给糖吃就往地上躺的主啊！

何况遗诏也确实写的是：嗣皇帝位。

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临时政府只好让步。朱厚熜堂而皇之从大明门入城，当天中午即位，是为明世宗。由于他的年号是嘉靖，所以人们更习惯于称其为嘉靖皇帝。[[1]](#_1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__Z)

这是个极端自私又精通权术的家伙，还确实具有当皇帝的天赋。明代皇帝中，他是最长袖善舞的，既能够保证大权在握，又不像朱元璋和明成祖那样辛苦。与杨廷和等阁臣的程序之争，只不过他初出茅庐的小试牛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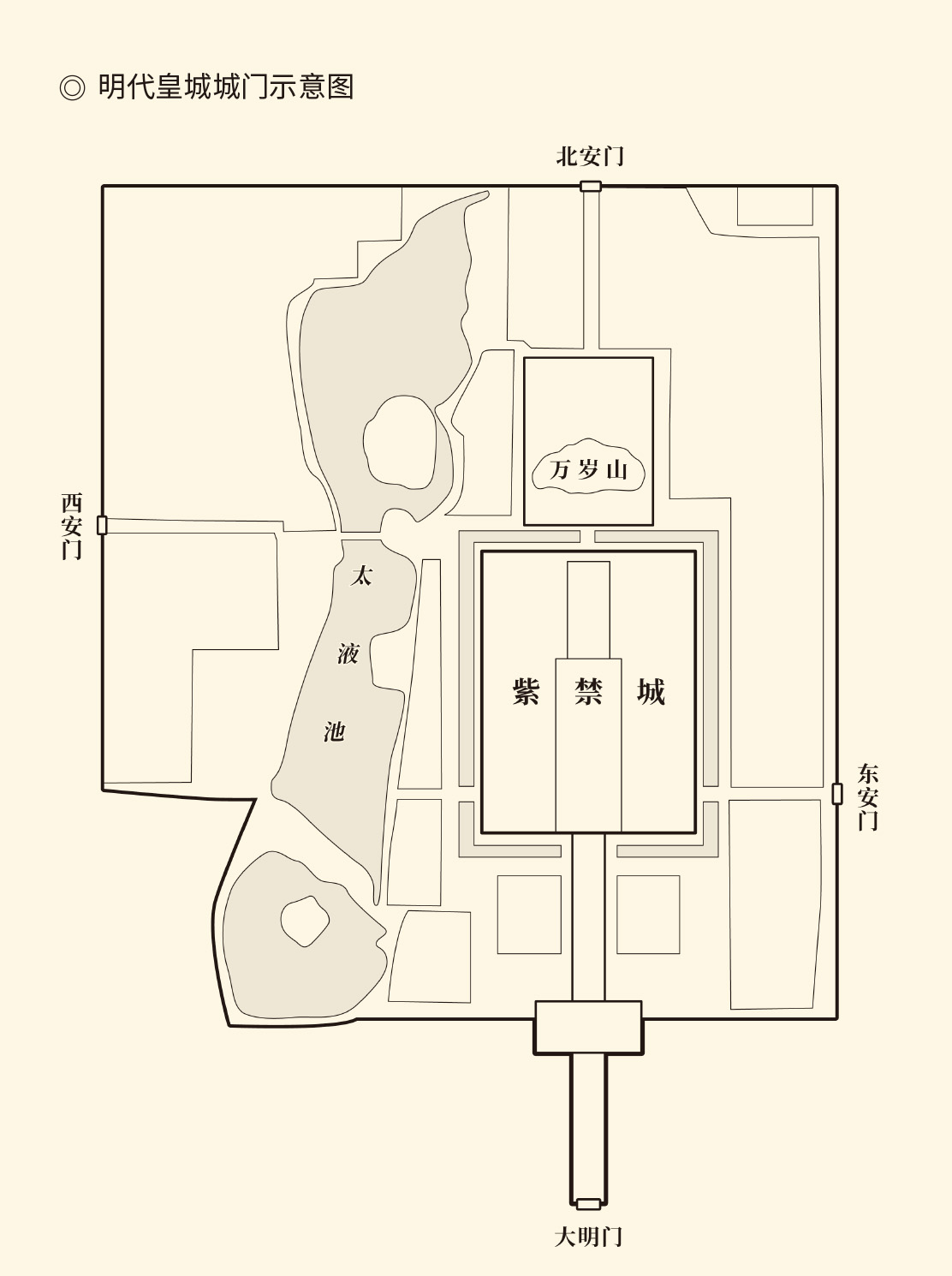
首战告捷，未成年的嘉靖便开始搞事情。

第一件事，是派人到安陆（今湖北省钟祥市）兴献王府迎接自己的亲生母亲进京，接下来便是讨论亲生父亲的称号和待遇。杨廷和等人的主张是：嘉靖成为皇帝的法理既然是兄终弟及，那就应该以武宗的父亲孝宗为父亲，自己的父母为叔父母，自称侄皇帝。至于兴献王的爵位和血统，则改由宪宗皇帝第六个儿子的儿子朱厚炫来继承。

换句话说，就是嘉靖皇帝不但要去做别人的儿子，还要让自己的父母去做别人的父母。对此，这位少年再次表示了不以为然：怎么？父母亲也可以这样换来换去吗？[[2]](#_2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杨廷和却认为可以，而且应该。

他还说，谁反对这个方案，谁就是奸臣。



东安门，北京皇城东门，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，原在玉河以西，后东移至今南、北河沿大街东侧，与东华门大街交会处。1912年袁世凯发动北京兵变，其间东安门焚毁。  
大明门，即中华门，北京皇城正南门，依南京故宫洪武门而建，明称大明门，清称大清门，民国时期改名为中华门。此门在明清两朝为国门象征，平日不得开启。

嘉靖只好请他喝茶。

据正史记载，十五岁的小皇帝虽然满腔怒火，初来乍到的他对前朝大臣还是采取了“从容赐茶慰谕”的方式，希望对方能够顺从自己。杨廷和则在茶叙时提出补偿方案：如果皇上将来多子多孙，可以让皇二子继承兴献王血统。[[3]](#_3_Jian___Ming_Shi__Yang_Ting_He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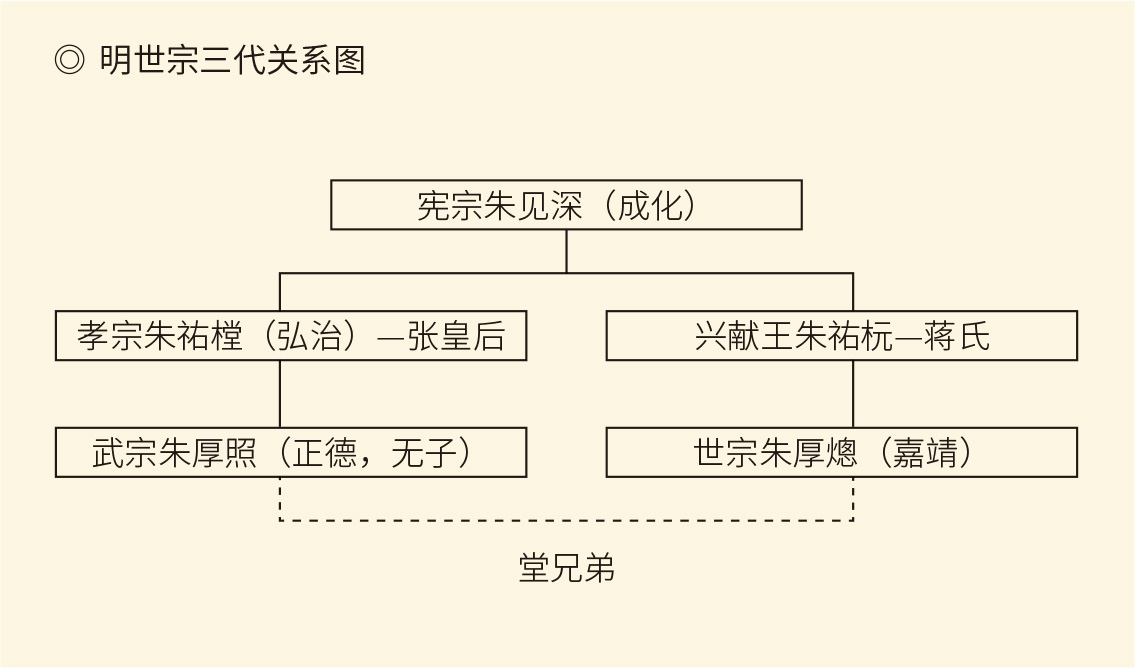
结果，陛下更不高兴了。

商量不成，就只好来硬的。嘉靖出示手诏：尊朕生父为兴献皇帝，生母为兴献皇后，祖母为康寿皇太后。杨廷和的办法则是将手敕封起来退回宫中，明确表示不敢奉诏。[[4]](#_4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君臣相持不下，事情成为僵局。

兴献王妃的座船却到了通州。

这个女人不寻常。嘉靖离开安陆向她辞行时，曾经痛哭流涕，泣不成声，她却镇定地说：我儿任重道远，到了北京不要轻易说话。因此嘉靖进京非常低调，所到之处一律谢绝诸王的招待和有司的贡奉，还严令下属不得扰民。[[5]](#_5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

杨廷和等人却明显低估了这位王妃的能耐和能量，以及嘉靖母子捍卫亲情和血统的决心，仍然按照王妃的规格待遇为那位“圣上之母”草拟进宫的程序。皇帝理所当然地驳回了这些程序，同时下令锦衣卫准备母后仪仗。兴献王妃则在通州愤怒地表示，绝不可以把她的儿子让给别人。

然后，不肯走了。

嘉靖闻讯，在宫中号啕大哭。

十五岁的小皇帝甚至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。他来到后宫求见张太后，明确表示愿意避位奉母归藩。也就是说，为了尽孝宁可回安陆去，大明皇帝这个职位你们爱谁给谁。

结果是：群臣惶惧。[[6]](#_6_Jian___Ming_Shi____Zhi___Xian)

惶惧理所当然。事实上从汉代以来，孝治天下就是帝国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来源之一。如果由于内阁不肯让步，害得皇帝陛下不能尽孝，杨廷和他们将成为历史罪人。

妥协，成为唯一选择。

杨廷和等人先让一步，同意尊嘉靖生父生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，祖母为皇太后，只不过要以尊奉张太后懿旨的名义发布。嘉靖也同意以孝宗为皇考，即去世的父皇；同意尊张太后为圣母，兴献帝和兴献后称本生父母。只不过，陛下的让步拖到了第二年，也就是嘉靖元年的元月。[[7]](#_7_Jian___Ming_Shi__Shi_Zong_Ben)

消息传出，最高兴的人是新皇帝的亲祖母。

老太太姓邵，原本是宪宗的贵妃。儿子封兴献王，她不能够跟着去安陆，便在宫中朝思暮想。没想到年事已高而且双目失明以后，亲孙子回京当了皇帝。大喜过望的她，竟把孙儿揽在怀里从头到脚摸了一遍，一直摸到脚后跟。[[8]](#_8_Jian___Ming_Shi__Xiao_Hui_Sha)

兴献王妃也基本满意，下令启程。

十月初四，她从大明门中门进宫。[[9]](#_9_Ju___Ming_Shi__Shi_Zong_Ben_J)

母子重逢是何情状，正史没有记载。

但可以肯定，他们并不满足，因为兴献夫妻现在还只是兴献帝后，前面没有“皇”字。所以那两人还要折腾，直到鸠占鹊巢的目标完全实现，朝廷里也不再有反对派。

当然，多年以后他们如愿以偿：兴献王不但终于被尊为皇帝，而且还有了“睿宗”的庙号。当然，也许是为了显示公平，朱棣的庙号也由太宗升格为成祖。[[10]](#_10_Jian___Ming_Shi__Shi_Zong_Be)

这是嘉靖十七年九月的事。

如此结果，也有种种原因。

首先，作为皇帝，嘉靖任性而又倔强。他最痛恨的就是臣下劝阻，劝阻者都没有好下场。而且越是有人劝阻，他越是坚持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跟这样的人讲道理，不但徒费口舌，甚至可能火上浇油，还不如先顺着他。等到时过境迁他自己想明白后悔了，再搭个梯子让他下台不迟。

后来严嵩能够成功，靠的就是这办法。

实际上人们也别无选择，因为嘉靖是明代皇帝，而明代皇权是不受制约的。所以，哪怕荒唐如武宗也能得逞。何况按照“百善孝为先”的逻辑，嘉靖的动机堪称纯正，以至于清人发表评论时也要说“天性至情，君亲大义”云云。[[11]](#_11_Jian___Ming_Shi__Shi_Zong_Be)

更重要的是，嘉靖并非无理取闹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他来北京是继统还是继嗣。继统就是继承大明的法统，继嗣则是继承孝宗的血缘，而继统并不一定要继嗣。西汉继承昭帝皇位的宣帝，就是昭帝哥哥的孙子，不也没换父母吗？

那么，嘉靖又为什么要换？

继统而非继嗣，一句话就让嘉靖站稳了脚跟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个说法不是十五岁孩子想得出的，帮助小皇帝走出困境的是一位小官。准确地说，是刚刚中了进士还没分配工作的替补队员。然而他对杨廷和等人的反击，却如火箭炮似的排山倒海。这位候补官员质问：你们主张皇上称圣母为婶婶，岂非要求母亲见了儿子行臣礼？兴献王只有今上一个儿子，难道让他断子绝孙？你们说这是为了国家牺牲小家，请问天下可有“无父无母”之国，可有儿子自绝父母之理？如果继统必先继嗣，又该继孝宗还是继武宗？

杨廷和他们说不出话来。[[12]](#_12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Zh)

嘉靖却有绝处逢生之感。因此，他决心要让这位新科进士成为朝中重臣。这不仅是酬谢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了这股力量的支持，陛下在那陌生的环境中将不再是孤家寡人。

那么，帮了嘉靖大忙的又是谁呢？

[[1]](#_1)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世宗本纪一》《杨廷和传》，（清）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（以下简称《纪事本末》）卷五十正德十六年四月条。

[[2]](#_2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四月戊申日条。

[[3]](#_3)见《明史·杨廷和传》。

[[4]](#_4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七月条，参看《明史·杨廷和传》。

[[5]](#_5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四月条。

[[6]](#_6)见《明史》之《献皇后传》《张璁传》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九月条。

[[7]](#_7)见《明史·世宗本纪一》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七月条，嘉靖元年正月条。

[[8]](#_8)见《明史·孝惠邵太后传》。

[[9]](#_9)据《明史·世宗本纪一》，尊兴献王和王妃为帝后是在正德十六年十月初一己卯朔。据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十月条，兴献王妃进宫是在同一月壬午，乃由大明门中门入。

[[10]](#_10)见《明史·世宗本纪一》。

[[11]](#_11)见《明史·世宗本纪》赞语。

[[12]](#_12)以上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七月条。据《纪事本末》，杨廷和对张璁批评的反应是“岂得谓会通之宜乎”，实际上是无话可说。

## 发现新人

嘉靖的头号帮手叫张璁（读如聪）。

张璁是个仕途不顺的。他很早就中了举人，但之后七次参加考试都名落孙山，中进士时已经四十七岁，而且名次还低得可怜。这种境遇很容易地就使人认为，他站在皇帝一边是怀才不遇又急于求成，因此投机取巧。更何况，这家伙还撰写了《大礼或问》一书，供嘉靖在辩论时使用。[[13]](#_13_Jian___Ming_Shi__Zhang_Cong)

于是，杨廷和便把他打发到南京去了。

南京是官员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之一。我们知道，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，因此朱棣迁都北京以后，便在南京保留了中央政府的设置，六部和都察院等等一应俱全。可惜这些职务虽然级别不低，却是闲差，很难有上升空间，简直就像驿外断桥边的梅花，寂寞开无主。

张璁担任的，就是南京刑部的主事。

这个主事其实无事可主，杨廷和也清楚这一点，便托人带话给张璁：本不该让你去南京，请你姑且屈就此职，但是不要再写什么礼学文章来为难我就好。言外之意是只要张璁安分守己，平平静静过上几年，就会有肥缺给他。

张璁只好气哼哼地走了。[[14]](#_14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然而杨廷和没有想到，他的釜底抽薪反倒成全了张璁和嘉靖，因为南京还有一个无事可主的刑部主事桂萼。这个人原本百无聊赖，便以研究礼学来打发时光，对杨廷和他们的说法很不以为然。张璁来到南京，两人既同僚又同道，很快就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结为反对内阁的统一战线。

碰巧的是，南京还有个无所事事的兵部侍郎席书，北京则有职务未定的方献夫，也都被桂萼拉进群里。那两人同样写了礼学论文，只是慑于舆论压力不敢发表。桂萼却是敢做敢为的，竟将那两篇文章连同自己的一并上奏。[[15]](#_15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)

由此可见，设置闲职是极其愚蠢的事情。无事可主就会无事生非，何况那些“闲杂人等”还是朝廷命官，并不能够等闲视之。他们闹出事来，只能怪制度有问题。

嘉靖却喜出望外。

事实上，自从有了张璁《大礼或问》这本参考书，他与群臣辩论就得心应手，所向披靡。现在，支持者从张璁一人发展为多人，便更显得自己是真理在握。于是，杨廷和退休离开内阁以后，他就下令让张璁和桂萼进京。

这是嘉靖三年，皇帝十八岁时的事。

消息传出，群情激愤。当时的内阁首辅蒋冕甚至当面对皇帝说：那两个家伙如果敢来，臣等一定打死他们。事实上这在朱明王朝是有先例的。英宗正统十四年八月，太监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，就在午门被朝廷官员一拥而上活活殴毙。接着，他们又打死了两个太监。蒋冕那样说，显然是有这“前朝故事”作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。[[16]](#_16_Da_Si_Ma_Shun_Shi_Jian___Ji)

张璁和桂萼闻讯，吓得东躲西藏。

害怕是可以理解的。事实上这两人到京之后，北京城里就是一片喊打之声，弹劾的奏章更雪片般地飞到御前。有位监察官员甚至将这些罪状收集起来向刑部举报，刑部尚书则表示只要圣旨一下，就立即将张璁和桂萼乱棍打死。[[17]](#_17_Jian___Ming_Shi__Zhang_Cong)

圣旨很快就下来了，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：

张璁和桂萼任翰林学士。

方献夫任侍讲学士。

至于席书，则在此前已被任命为礼部尚书。[[18]](#_18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于是舆论哗然。因为从唐代以来，翰林学士就是清高之职务，只有像司马光和苏东坡那样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才可担任。任命张璁和桂萼这样的，岂非斯文扫地？

羞与为伍者，马上就有一大批。

更让那些人气愤的，是张璁和桂萼还要兴风作浪，上书朝廷要求再议兴献王夫妇名分，并得到皇帝支持。这就犯了众怒。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为首，数以百计的官员在左顺门集体请愿。当时，有哭着喊太祖高皇帝的，有哭着喊孝宗敬皇帝的，还有边哭边敲打宫门的，完全不成体统。

当然，他们呼天抢地时，是跪着。

跪着也是跟皇帝作对，更只能激怒嘉靖，结果受到处分的多达二百二十人。其中一百三十四人被捕，一百八十多人廷杖，活活打死的十七人，杨慎等人则被发配边疆。[[19]](#_19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这件事闹得惊天动地，却其实并无是非可言。嘉靖要求将没有当过皇帝的人尊为皇帝固然无理，杨廷和等人硬逼他更换父母同样无聊。最好的办法是含糊其辞，反正争来争去天下都是他们朱家的，一毛钱权益都没有的闹什么呢？

何况归根结底，也只能说世袭制度不合理。

然而杨慎等人的心中却充满正义感。他们认为，自己是在跟逢君之恶的奸臣做斗争。可惜，这种动辄就对不同政见进行道德批判，以君子和小人画线的做法，恰恰是中国传统政治和史学中最无聊的部分，也不符合事实。比如席书就是清官和好官。他在南京兵部右侍郎任上奉命救灾，由于认真负责亲力亲为，救活的灾民不计其数，怎么是小人呢？[[20]](#_20_Jian___Ming_Shi__Xi_Shu_Chua)



本图展现的是清代杖刑的情景，引自George Henry Mason编著《中国酷刑》（The Punishments of China），1804年英国伦敦出版，据此可以想象明代廷杖的场景。

反对派却攻击说：席书“督赈乖方，煮粥误民”。[[21]](#_21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嘉靖无奈，只好派出由司礼监、锦衣卫和户刑两部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组实地考察。考察是席书请求的，很显然他并不怕查。而且，当杨慎等人惹怒皇帝时，他还上书为这些政敌求情。那么请问，哪个是小人，哪个是君子？[[22]](#_22_Jian___Ming_Shi__Xi_Shu_Chua)

实际上，如果说谁有问题，那就是嘉靖。因为按照明代惯例，礼部的正副长官都必须从翰林院中挑选，任命席书则是坏了规矩。可惜嘉靖不吃那一套。或者说，他的规矩就是他的意志。所以，他还要让张璁和桂萼入阁。

这件事就更大了。

我们知道，洪武十三年正月，明太祖朱元璋永久性废除中书省以后，大明帝国就不再有相当于国务院的宰相府或者政事堂，只有内阁。内阁其实是皇帝的秘书处，内阁大学士也只是皇帝的政治秘书，级别正五品，其地位和待遇往往要靠所兼其他官职，比如六部尚书或侍郎等等来体现。[[23]](#_23_Jian___Ming_Shi__Zhi_Guan_Zh)

但是到了嘉靖时期，内阁大学士已经变得越来越像汉唐的宰相，入阁也越来越像拜相了。因此谁能够入阁，便非同小可，必须像吏部尚书一样，或由廷推，或奉特旨。[[24]](#_24_Jian___Ming_Shi__Xuan_Ju_Zhi)

廷推就是帝国高级官员联席会议的集体推荐，这是入阁最正规也最体面的方式。程序则一般是：先由有关部门或者主持人提出候选名单，其他人附议或者争议，最后形成推荐结果，联署于册上奏。结果一般也有两种。一种是联席会议主张的，叫正推。另一种则是备选的，叫陪推。皇帝可以从中选择，坚持不同意见的还可以单独上书提出人选。

这就有些“民主集中制”的意味，也兼顾了皇帝与朝臣两个方面，因此如果双方意见一致，便是最佳选择。实际上这种一致皇帝也未尝不能操作，上策是暗示或者授意主持人提名某某，中策是选择陪推不选正推，下策是拒不同意廷推结果并要求再议，直到选出自己满意的人为止。

只不过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就不和谐了。

当然，皇帝也可以不由廷推而直接任命，叫特简。这在明代初期是正常现象，因为太祖和成祖非同寻常。嘉靖皇帝没有祖宗的崇高威望，也用这种手段便不得人心，尽管由于此人刚愎自用，特简入阁的在他那朝人数最多。[[25]](#_25_Yi_Shang_Suo_Shu_Qing_Can_Ka)

然而即便如此，嘉靖也不敢马上就让张璁入阁。这固然因为张璁人缘太差，也因为他资历太浅。如果特简，那诏书肯定会被内阁封起来退回，可就很没面子了。

好在嘉靖年轻，有的是时间耐心等待。

更何况，他也没有等太久。

[[13]](#_13)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。

[[14]](#_14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条。

[[15]](#_15)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桂萼传》《方献夫传》《席书传》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二年十一月条。

[[16]](#_16)打死马顺事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三十三正统十四年八月条。

[[17]](#_17)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三年六月条。

[[18]](#_18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三年六月条、三月条。

[[19]](#_19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三年六月条、七月条。

[[20]](#_20)见《明史·席书传》。

[[21]](#_21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三年三月条。

[[22]](#_22)见《明史·席书传》。

[[23]](#_23)见《明史·职官志一》，并请参看“易中天中华史”第21卷《朱明王朝》。

[[24]](#_24)见《明史·选举志三》。

[[25]](#_25)以上所述请参看吴宗国主编《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》所载何朝晖文《分化与重组——明》。

## 张璁入阁

嘉靖六年二月，费宏退休。

费宏是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科举考试的状元，武宗正德六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，嘉靖三年由于杨廷和、蒋冕和毛纪相继退休而成为首辅。[[26]](#_26_Jian___Ming_Shi____Zhi___Zai)

首辅是明代特有的概念。

前面说过，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，取而代之的便是内阁制。内阁大学士虽然只是秘书，却因为有草拟圣旨或者御批之权而越来越像宰相。因此从宣宗朝开始，内阁便形成了排序的规矩。排名第一的叫首辅或者首揆，地位既高权力也大。他起草的文件，排第二的次辅也不敢反驳。如果主持廷推，推谁不推谁，说话的分量更是比其他人重得多。[[27]](#_27_Qing_Can_Kan___Ming_Hui_Yao)

杨廷和能够让朱厚熜做皇帝，就因为他是首辅。

费宏当首辅，则对张璁和桂萼很不利。

实际上在嘉靖即位后的头三年，费宏跟杨廷和、蒋冕和毛纪的立场是相同的，只不过态度比较温和，也不坚持对抗到底。所以嘉靖对这位前朝老臣相当客气，甚至还在费宏的署名前亲笔加上“内阁掌参机务辅导首臣”字样。如此肯定其首辅身份和地位，在明代可是史无前例的。

张璁和桂萼则很清楚，费宏虽然不会像蒋冕那样，公开宣布要将自己活活打死，骨子里却同样充满蔑视。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攻击费宏。皇帝则态度暧昧，一方面对费宏再三慰问，另一方面对那两人的攻击听之任之，逼得费宏申请告老还乡，直到嘉靖十四年张璁下台才重返北京。[[28]](#_28_Jian___Ming_Shi__Fei_Hong_Ch)

接替费宏的，是杨一清。

杨一清是老政治家，武宗时势焰熏天的太监刘瑾就是被他扳倒的，可惜他在内阁工作了一年多就被迫退休。很多人对此愤愤不平，纷纷要求杨一清回到朝廷。因此他在嘉靖五年再次入阁时，竟有朝野上下众望所归的感觉。

嘉靖很高兴。因为他还是兴献王世子时，就听父王多次说起杨一清，还称其为“楚中三杰”之一。张璁和桂萼同样兴奋，因为他们与杨廷和等人辩论时，杨一清是站在他们那边的，甚至声称张璁的礼学论文无懈可击，就连孔夫子再世也无法更改，还催促席书尽早到任以定大局。[[29]](#_29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Ya)

如此力挺，堪称雪中送炭。

投桃就该报李，张璁等人坚决支持杨一清入阁。实际上他们当时已经占据了帝国的要害部门，张璁署都察院，桂萼署刑部，方献夫署大理寺。都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，大理寺是最高法院，刑部则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，三个部门合起来叫作“三法司”，所谓“三堂会审”就由他们主持。[[30]](#_30_Jian___Ming_Shi__Zhang_Cong)

看来，嘉靖虽然年轻，却很会布局。

于是，费宏退休八个月后，张璁便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。这时，距离他考中进士才六年多，升迁之快令人咂舌，简直就是青云直上，无人可及。[[31]](#_31_Jian___Ming_Shi____Zhi___Shi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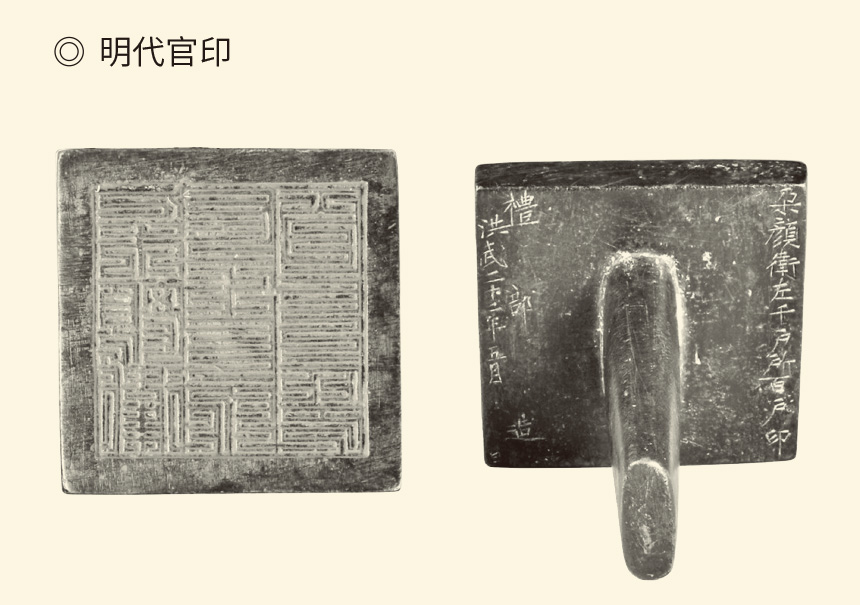
这么说，张璁和嘉靖都该满意了吧？

嘉靖是满意的。因为杨一清是老臣，张璁是新进。新进生机勃勃，旧人老成持重。新老结合，朝廷就既不至于暮气沉沉，又不至于轻浮躁动，还能服众。

可惜他没想到，张璁不满意。

不满意是因为不自在。我们知道，按照朱元璋当年设计的政治制度，皇帝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，直接领导着九个各自独立的中央政府部门，这就是六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和通政司。九个部门的长官号称九卿，全部直属于皇帝，只对皇帝本人负责，当然也可以直接向皇帝请示汇报。[[32]](#_32_Qing_Can_Kan_Wu_Zong_Guo_Zhu)

内阁大学士却不一样。



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，黑龙江省博物馆藏。

作为废除宰相制度之后的替补方案，内阁原本不在太祖的计划之中。但是某个机构一旦形成，便会有自己的逻辑和意志，而内阁的规矩是集体向皇帝负责。所有事情，都必须由首辅牵头与皇帝对接，其他阁臣不得越位。因此张璁入阁以后，跟嘉靖反倒隔了一层，轻易见不着了。

两个人便觉得都不方便。

不过张璁自有办法。他告诉嘉靖，当年仁宗皇帝曾经赐给阁臣杨士奇一枚银章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密奏的就盖上银章直送圣上。嘉靖欣然同意照办，也赐给张璁两枚。章文则很不一般：忠良贞一，绳愆弼违。绳和弼都是纠正，愆（读如迁）和违都是过失，嘉靖给张璁的面子确实不小。

可惜这又坏了规矩，也留下隐患。因为杨士奇原本是内阁首辅，赐他银章并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和阁臣关系。张璁得到银章却等于得到特权，可以绕过首辅秘密上奏，岂非首辅之外另有首辅，内阁之外另有内阁？因此尽管后来嘉靖又补赐杨一清银章两枚，之前的恶劣影响却再也无法挽回。

张璁则还是不满意，一门心思要把杨一清赶走。

这就是贪得无厌了。实际上杨一清虽然是首辅，对张璁和后来入阁的桂萼都相当地客气，处处小心维护关系，能忍则忍，能让就让。这固然因为那两人是天子宠臣，也因为自己能够重返内阁有他俩的功劳，应该感恩和酬谢。[[33]](#_33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Zh)

对于被朝野视为郭子仪的杨一清，这并不容易。

张璁却毫不领情。他耿耿于怀的，是自己将杨一清送进内阁，杨一清当了首辅却不提携自己，反而推荐了名叫谢迁的人。幸亏嘉靖没听他的，张璁这才得以入阁。因此，张璁也不认为杨一清的容忍是感恩，而理解为惧怕。

更何况，作为政治家的杨一清也不是什么都让。

第一，执政理念是不能让的。张璁入阁以后，十分嚣张和跋扈，喜欢无事生非，对人也挑剔苛刻，只恨不能折腾到国无宁日。这就跟杨一清“安静宽平”的主张相悖，两个人实在是道不同难相为谋，基本上无法讨论问题。[[34]](#_34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Ya)

第二，工作程序也不能让。宣宗朝以来，内阁的工作就是首辅主持，出头露面也是首辅。最重要的“票拟”也就是草拟圣旨或者御批，更必须唯其马首是瞻，其他阁臣都只能按照首辅的吩咐去起草，写好的稿子首辅也可以批改。我们不知道杨一清是不是也这样，但向皇帝请示汇报要由首辅领衔，则恐怕是他老先生想让也让不了的。

如果让，那就会坏了规矩。

结果张璁浑身不自在。在多次不能如意之后，这个气成了蛤蟆的家伙终于在内阁暴跳如雷，破口大骂。事情的起因则竟然只是张璁要打击报复某人，而杨一清处分较轻。

这就忍无可忍，杨一清只好辞职。

皇帝立即挽留，还痛斥张璁说：

自伐其能，恃宠不让，良可叹息！

张璁得此批语，灰头土脸多时。

接着，他又被罢免职务，撵出京城。[[35]](#_35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Zh)

然而这并不是斗争最后的结果，嘉靖痛斥张璁也只是给他一点颜色看看。这时的皇帝虽然只有二十三岁，却把权术玩得炉火纯青。他很清楚对于张璁这样的家伙必须恩威并用软硬兼施，何况此时狡兔尚未死尽，还不能烹那走狗。

因此，张璁刚刚走到天津就被召回，杨一清则遭到更为猛烈的攻击。卷土重来的张璁假惺惺为他求情，甚至特地提到当年的礼仪之争。结果是杨一清被批准退休，张璁替代他成为首辅。第二年，张璁又查出所谓腐败案，杨一清被削去官职贬为平民。备受打击的老政治家发病而死，留下的临终遗言是：我真是老糊涂了，竟然被这小子所卖！[[36]](#_36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)

得逞的张璁则更加猖狂，直到遇见强劲的对手。

[[26]](#_26)见《明史》之《宰辅年表一、二》，《费宏传》。实际上费宏在正德九年五月曾经退休，十六年十月重新入阁。

[[27]](#_27)请参看《明会要·职官一》。

[[28]](#_28)见《明史·费宏传》。

[[29]](#_29)以上见《明史·杨一清传》。

[[30]](#_30)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。

[[31]](#_31)见《明史》之《世宗本纪一》，《宰辅年表二》，《张璁传》。

[[32]](#_32)请参看吴宗国主编《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》所载何朝晖文《分化与重组——明》，“易中天中华史”第21卷《朱明王朝》。

[[33]](#_33)以上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。

[[34]](#_34)以上见《明史·杨一清传》。

[[35]](#_35)以上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。

[[36]](#_36)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张璁传》《杨一清传》及《世宗本纪一》。

## 夏言出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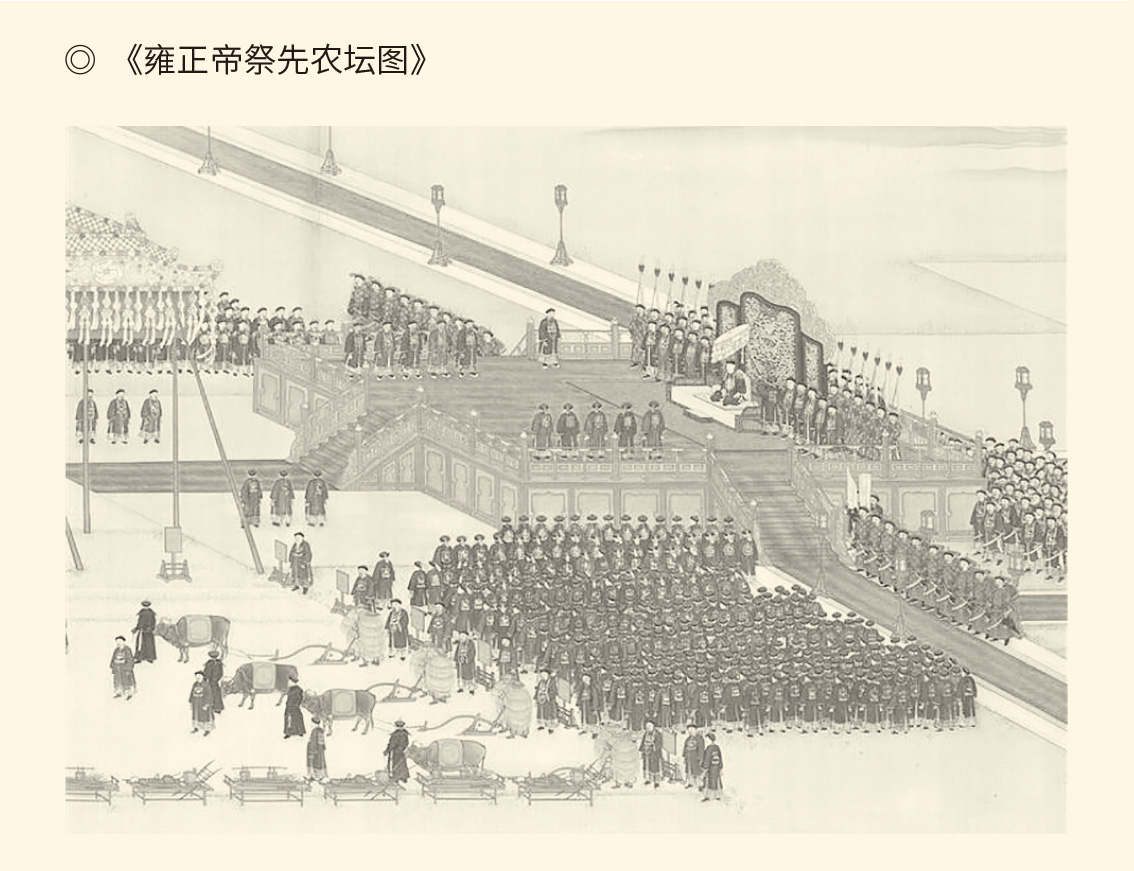
攻击张璁的后起之秀是夏言。

夏言也是因为讨论礼学问题被嘉靖看中的。自从与朝廷大臣辩论屡屡得手，年轻的皇帝对礼仪问题兴趣盎然，甚至俨然以礼学家自居，而且很想进行改革。这不难理解。中华帝国毕竟号称礼义之邦，改革礼仪当然可以青史留名。

想着想着，夏言的奏折就来了。

当时夏言的职务是吏科都给事中，级别正七品。这个职务地位低得可怜，却由于是所谓“言官”可以见风是雨，直接写信给圣上，还能畅所欲言。他的建议，是每年春天意味着以身作则男耕女织的象征性礼仪活动——皇帝的亲耕和皇后的亲蚕，应该分别在南郊和北郊进行。

嘉靖看了大喜过望，立即交给群臣讨论。[[37]](#_37_Jian___Ming_Shi__Xia_Yan_Chu)



这一场景节选自该图的下卷，据此可以了解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先农坛的情景。原图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。

没想到，张璁等人却一齐摇头。

摇头并不奇怪。实际上此前嘉靖已经有过想法，要把天和地分开祭祀。只不过，陛下对此也没有把握，便悄悄地向张璁他们征求意见。张璁等人靠着讨论礼仪平步青云，已经高官厚禄，甚至位极人臣，成了既得利益者，哪里还有什么改革的动力？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更重要的是，张璁他们很清楚，由于议礼，自己已经把朝廷大臣差不多得罪完了，岂能再生是非？又何况大明帝国承平日久，官场的风气早已是因循守旧得过且过，贸然改制只会引起反感和反弹，这种有害无利的事为什么要做？[[38]](#_38_Yi_Shang_Qing_Can_Kan_Wen_Go)

于是，张璁便跟嘉靖打哈哈，说了一大堆云遮雾绕不得要领的空话。长篇大论是为了表示态度认真，含糊其辞则是暗示不以为然。嘉靖无奈，只好占卜，结果不吉。于是就连皇帝也心灰意冷，改制之事眼看就不了了之。[[39]](#_39_Jian___Ming_Shi__Li_Zhi_Er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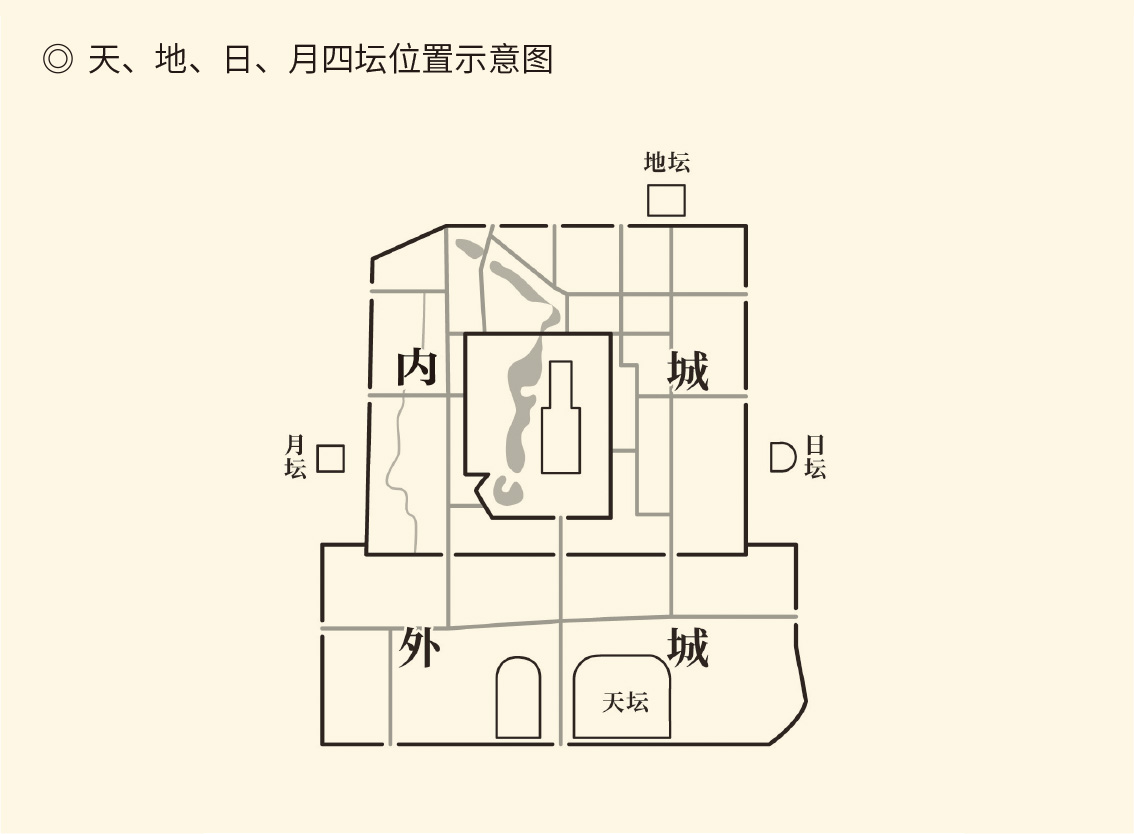
夏言的奏折却让此案死灰复燃。嘉靖认为，这件事他只跟张璁等人私下里讨论过，夏言并不得与闻。但是皇帝南郊亲耕，皇后北郊亲蚕，跟天地分祭的想法不谋而合，这岂非天意？天意不可违，应该雷厉风行地做起来。

张璁却很紧张。因为夏言虽然官职低，中进士却比张璁早了四年，算是前辈学长，能言善道也名闻遐迩。如果此人此番得逞，自己独占鳌头的日子说不定就过完了。

其他议礼诸臣的想法也一样。他们是一个小集团，根本不容别人插足，更不容分庭抗礼，于是七嘴八舌对夏言群起而攻之。其中一个名叫霍韬的最为起劲，竟然说天地分祭是逆贼王莽的主张。这帮家伙义正词严慷慨激昂，只顾自己说得痛快，却忘了真正的始作俑者是皇帝陛下本人。

嘉靖勃然大怒。

于是霍韬下狱，夏言赐四品官服和俸禄。吓得魂飞魄散的礼部立即发文征求意见，票决的结果则是：



赞成（包括有条件赞成）分祭的192人。

主张合祭但不反对分祭的206人。

不置可否的198人。

结论是：天地日月在南北东西分开祭祀。

从此北京有了天坛、地坛、日坛、月坛。[[40]](#_40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Li)

夏言中了头彩，张璁落了下风。两个人理所当然地成为死对头，张璁则每每被打得狼狈不堪。因为夏言这个人文笔和口才都非常之好，又长得仪表堂堂颜值甚高，还字正腔圆声如洪钟，每次给皇帝讲书无不大得欢心。喜新厌旧原本是嘉靖的特点，何况这位新人还如此出众。

张璁无可奈何。

朝中大臣却纷纷站在夏言一边。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恨透了张璁。由于跟张璁作斗争，他们或者他们的亲朋好友同僚故吏灾难深重。有的丢了官职，有的受了廷杖，有的被发配边疆，有的还死于非命，可谓个个苦大仇深。只不过，张璁有当今圣上做后台老板，他们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。

没想到啊没想到，夏言横空出世，毫无惧色地单枪匹马挑战张璁，还屡屡得手，这就无异于帮他们出了恶气，岂能不一片叫好？甚至还有人趁机提出，希望能够赦免由于议礼而得罪皇帝的官员。嘉靖愤怒，要夏言论罪，夏言却替这些人求情，结果被皇帝痛斥。毫无疑问，朝野又好评如潮。[[41]](#_41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Xi)

夏言，俨然成为当时的意见领袖。

这样到了嘉靖十年二月，江河日下的张璁为了能够保住已有地位，提出“璁”和“熜”虽不同字却同音，犯了九五至尊的讳，恳请嘉靖为他改名。于是皇帝赐他名孚敬，表字茂恭，从天而降的阳光雨露这才重新洒在他身上。[[42]](#_42_Jian___Ming_Shi__Zhang_Cong)

夏言则继续高歌猛进一路攀升，终于在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入阁。这倒是与张璁没有关系，完全是因为皇帝陛下的礼仪折腾。

前面说过，嘉靖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，对自己老爹地位的尊崇也没有止境，所以尊为皇帝之后还要进太庙，进太庙以后还要进世室。世室就是永垂不朽的纪念堂，去世帝王的神主也就是牌位，周代只有文王和武王，明代则只有太祖和太宗才能进去。兴献王连皇帝都没当过，怎么可以？

因此这事就连张璁、桂萼和席书都反对，张璁甚至上书做出“昧死劝皇上勿为”的表示，嘉靖却要一意孤行。无可奈何，张璁和桂萼只好跟席书商量，在太庙之外为兴献皇帝另立一庙，自成体系。陛下同意，命名为世庙。[[43]](#_43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这是嘉靖四年的事，那时还没有夏言说话的份。

但是十一年后，万岁爷忽然改主意了。他吩咐礼部尚书席书说：皇考的庙名称为世，朕总觉得于心不安。太宗之庙才能叫世嘛！献皇帝岂敢比肩太宗？再说“世”字将来没准还可以用于某位天子的庙号，用于皇考则徒有虚名，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你们还是再议议，要不就叫献皇帝庙。

那么请问，“世”字，他要留给谁用啊？

当然是他自己。

夏言一眼看穿嘉靖心思，立即附议说：前有文皇，既称太宗，义当尊让；后有圣帝，必为世宗，理宜虚俟。[[44]](#_44_Yi_Shang_Jian___Ji_Shi_Ben_M)

圣帝？嘉靖笑得嘴都合不拢。

而且他死了以后，庙号还真是世宗。

不过这位“孝心皇帝”的虚伪也昭然若揭。想当年他为老爹争名分时是多么振振有词，等到自己想用“世”字时就公然夺父之号据为己有，请问这是什么狗屁孝子？

同样昭然若揭的，是明代政治之无聊。从杨廷和到张璁再到夏言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你死我活的事情，与国计民生可有一丝一毫的关系？张璁和夏言，不也都是靠着揣摩圣意甚至逢君之恶青云直上吗？有什么区别呢？

君子小人之争？笑话！

事实是：皇帝德不配位，朝中便难免马屁精，而马屁精是不会真正受到尊重的。张璁也多次被免，多次复职，反反复复没完没了，就像抹布用完就扔，扔了又用。张璁只好向皇帝请病假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你没病，你是怀疑朕！

心力交瘁的张璁最后终于真的病了，并在嘉靖十四年的四月退休。皇帝也曾经下诏召他回来，他却病得不轻，就连路都走不了，三年多以后撒手人寰。平心而论，张璁并不是所谓奸佞小人。比方说，他对因改称“皇伯母”而沦为弱势的张太后便极力维护，甚至不惜得罪嘉靖皇帝。[[45]](#_45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Zh)

张璁退休后一年九个月，夏言入阁。

又过了两年，夏言成为首辅。[[46]](#_46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)

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

张璁就是这样。

好在他得到了善终，夏言却死于非命。

[[37]](#_37)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。

[[38]](#_38)以上请参看温功义《三案始末》。

[[39]](#_39)见《明史·礼志二》。

[[40]](#_40)以上见《明史·礼志二》，参看《张璁传》。

[[41]](#_41)以上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。

[[42]](#_42)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。

[[43]](#_43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四年四月条。

[[44]](#_44)以上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十五年十月条。

[[45]](#_45)以上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。

[[46]](#_46)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世宗本纪一》《夏言传》。

## 道士设坛

夏言倒霉，根本原因在嘉靖。

嘉靖跟他的堂兄兼前任武宗一样，也是十五岁的时候当皇帝的。这种民间叫作“半大小子”现在称为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男孩子，如果居然安安静静不闹出点是非来，似乎有点天理不容。只不过，后者喜欢舞枪弄棒和床上运动，前者则更热衷于做神仙梦并且梦游，尽管他们都离不开女人。

所以，武宗有豹房，而嘉靖有神坛。

神仙梦是一个名叫崔文的太监忽悠起来的，时间在嘉靖二年四月。当时皇帝十七岁，正是富于幻想之时。崔文大约演出了些装神弄鬼的玄幻剧，立即就让嘉靖欲罢不能。其实这类魔术古已有之。想当年，外来和尚佛图澄就靠它征服了后赵皇帝石勒。那么，和尚玩得，道士玩不得？[[47]](#_47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何况道教远比佛教有用，尤其是对嘉靖个人。因为道教讲法也讲术，包括养生术和房中术，而长生不老和性欲旺盛都是陛下想要的。由于正史讳莫如深，我们没有证据来判断嘉靖的性能力之有无和强弱。但他十六岁大婚，到二十七岁才有儿子，其中恐怕未必就没有什么难言之隐。[[48]](#_48_Jia_Jing_Sheng_Zi_Jian___Min)

而且不幸的是，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只活了两个月。

但是陛下显然将他的能够生育归功于道教，以及道士们的虔诚和努力。嘉靖十五年十二月，他甚至授予一位道长以礼部尚书的头衔，还有一品大员的服饰和俸禄。因为皇帝在神坛祈祷时有祥云环绕，三天之后新皇子便呱呱落地。[[49]](#_49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大明后继有人，普天同庆啊！

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陛下多子多孙不但是皇家而且更是帝国之福。事实上正因为武宗皇帝没有儿子，才有了嘉靖这害人不浅的，因此他的设坛斋醮（读如叫）也就具备正当理由。醮是一种祷神的祭礼，后来多为道教专用。尊崇道教的宋徽宗就曾经在宫中设醮，嘉靖不过步其后尘罢了。

臣僚们除了增砖添瓦，其实别无选择。

当然，在太监崔文妖言惑众的嘉靖初年，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对此是极力反对的，新皇帝也缩了回去。但是到嘉靖七年六月，再无忌惮的独裁者秋后算账，竟将已退休的杨廷和削职为民，罪名是：定策国老自居，门生天子视朕。[[50]](#_50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这句话非常严重。我们知道，由于科举考试中设有殿试环节，被录取的人也就成为天子的门生。反过来，视天子为门生，可就是把自己看作录取皇帝的主考官了。晚唐时拥立了唐昭宗的宦官杨复恭，便曾经在被冷落后这样说：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，既得尊位，乃废定策国老！[[51]](#_51_Jian___Jiu_Tang_Shu__Yang_Fu)

因此，嘉靖引用这个典故为杨廷和定罪，就是把他看作了宦官杨复恭。杨复恭后来可是不得好死的，杨廷和只不过削职为民，按照嘉靖的逻辑还真要算宽大处理。

哼哼，谁让他反对朕尊奉父王，尊崇道教！

好在嘉靖并不糊涂。很多年后，他向内阁大学士李时问起国库存粮，李时回答非常充盈，还说这是陛下淘汰冗员的结果。嘉靖却马上说：这是杨廷和的功劳，功不可没！[[52]](#_52_Jian___Ming_Shi__Yang_Ting_H)

但，尊崇道教则不会变。

事实上在皇帝十八岁的嘉靖三年，一位鹤发童颜的道长就到了宫中。他的名字叫邵元节，江西贵溪人，本是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。进宫以后，这位道长似乎很让皇帝见证了些奇迹，于是被封为道教领袖，身上挂着各种印章。而且理所当然地，又受命为祈祷陛下多子多孙而建设醮坛。

结果，三年之后皇子们竟是接二连三地生了出来。于是如前所述，道长有了礼部尚书和一品大员的头衔服禄，有了由国家财政拨款修建的道观，以及各种荣誉和实惠。[[53]](#_53_Jian___Ming_Shi__Shao_Yuan_J)

与此同时，夏言入阁。[[54]](#_54_Ju___Ji_Shi_Ben_Mo____Juan_W)

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面的关联和微妙之处，因为在嘉靖十四年十月费宏去世后，内阁就只剩下嘉靖十年入阁的李时一人，填补空白很有必要。但是，新的任命与邵元节加礼部尚书衔几乎同时却并非没有来由，因为受命担任“祈嗣醮坛”监礼使的，正是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。[[55]](#_55_Jian___Ming_Shi__Zai_Fu_Nian)

看来，他的工作得到了肯定。

实际上夏言对于嘉靖的宗教事业贡献不小，尤其是非常会写青词。青词就是道教设坛祭祷供斋醮神时，向皇天上帝表示诚意的祝文奏章，通常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，然后再在醮坛上焚烧，化为一缕青烟，因此从唐代起就叫青词。

青词多半是四六骈文，也可以是诗词歌赋，但无不要求典雅华丽，悦耳动听，这样才能让神注意和满意。夏言原本文笔极好，又善于揣摩圣意，因此长袖善舞得心应手。正史的说法是：言（夏言）撰青词及他文，最当帝意。[[56]](#_56_Jian___Ming_Shi__Xia_Yan_Chu)

这就堪称“人才难得”了，应该入阁。

入阁并不奇怪。事实上尽管在民间，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，然而按照制度设计却只是皇帝的秘书，起草文件也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。嘉靖的荒唐在于他居然把斋醮祷祝看作国家大事，撰写青词作为选择阁臣的标准，许多人仅仅因此而入阁，以至于当时就有“青词宰相”的讥讽。[[57]](#_57_Jia_Jing_Shi_Qi_De__Qing_Ci)

公平地说，或者按照现代观念，嘉靖当然有宗教信仰的自由，青词也并非一无是处，比如清代龚自珍的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就是他路过镇江时，替道士撰写的青词。问题在于，嘉靖尊崇道教并非由于信仰，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因此他让阁臣撰写青词，便是不折不扣的以权谋私。某些“青词宰相”也恬不知耻，比如大学士袁炜为嘉靖的宠物猫祝祷，竟写出了“化狮作龙”之句。[[58]](#_58_Jian___Ming_Shi__Yuan_Wei_Ch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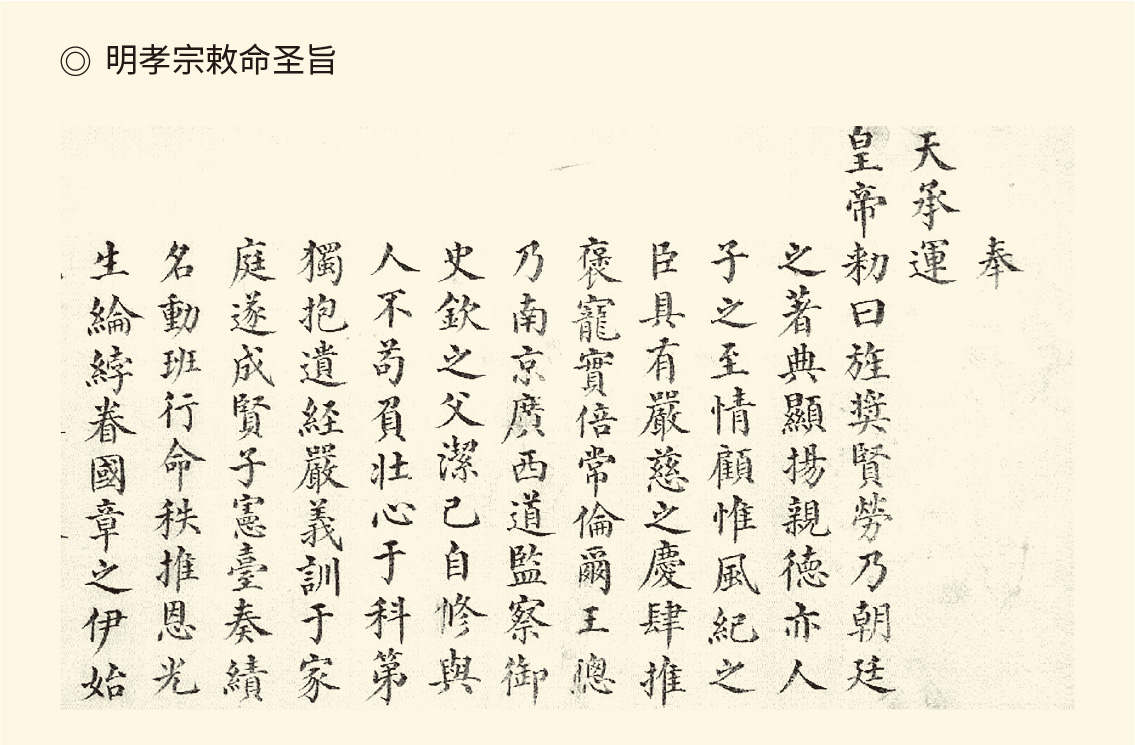
好在，夏言还不至于如此下作。

没有证据可以表明，入阁前后夏言撰写的青词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有什么变化，但他并未被归为袁炜之流，却多少能够说明问题。也许，夏言就像写过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的李白，并不愿意把自己定位为御用文人，当然更不愿意定位为穿着官服的道士，反倒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

可惜嘉靖不是唐玄宗，明代也不是唐代。唐代的君臣是主辅关系，明代却是主仆，皇帝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，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，臣僚们岂能自我定位？

结果，夏言成为首辅才四个月，就挨了当头一棒。

事情说来也简单。之前，皇帝为了表示宠信，也像对待张璁那样，赐给夏言刻有“学博才优”字样的银章，夏言入阁后却不太使用。也许在他看来，作为阁臣可以光明正大地直抒己见，犯不着鬼鬼祟祟地密奏吧！



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。明代皇帝常用诏和敕两种公文，重大而需百姓周知之事用诏，较为私密之事常用敕，其中敕命实物保存最多，一般以“奉天承运皇帝敕曰”起首（据陈时龙《明代的敕和敕谕》）。

当然，也可能是他真把自己当成了古代的名相。

这就让嘉靖非常不爽。毕竟，历史上从来只见过滥用职权的，没见过拒绝特权的，何况那特权还是皇帝所赐。如此给脸不要脸必须严惩，嘉靖也突然发难说：夏言以蕞尔小吏而位极人臣，不知感恩反倒得意忘形怠慢不恭，视朕所赐为无物，着即将银章连同朕历年所降手敕一并上缴。

意思是：你既然看不上银章，那就还给朕！

夏言吓得魂飞魄散，再三恳求留下银章和手敕以为子孙万代的荣耀。嘉靖又怀疑这些东西已被毁坏，下令礼部日夜追索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矛盾和猜忌就已经很深。所以尽管此事以君臣二人的和解告终，嘉靖也归还了夏言交出的银章和手敕，但是他们的蜜月期却毋庸置疑地结束了。[[59]](#_59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Xi)

这是嘉靖十八年的事。皇帝刚刚册封了皇太子，又南下湖北拜谒了父亲的陵寝，心情总体上不错。夏言也继续留在首辅的位置上，只有目光敏锐的人才能看见暗流涌动。

一条毒蛇开始悄悄动作，因为他很想要夏言的命。

这个家伙就是严嵩。

[[47]](#_47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二嘉靖二年四月条，又请参看“易中天中华史”第12卷《南朝，北朝》。

[[48]](#_48)嘉靖生子见《明史·世宗本纪一》嘉靖十二年八月条。据《明史·诸王列传五》，此为嘉靖第一子，生二月而亡。

[[49]](#_49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二嘉靖十五年十二月条。据《明史·诸王列传五》，此为嘉靖第二子，名朱载壑，十八年立为太子，二十八年三月卒。

[[50]](#_50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七年六月条。

[[51]](#_51)见《旧唐书·杨复恭传》。

[[52]](#_52)见《明史·杨廷和传》。

[[53]](#_53)见《明史·邵元节传》。

[[54]](#_54)据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二，邵元节加礼部尚书衔在嘉靖十五年十二月。据《明史》之《世宗本纪一》和《夏言传》，夏言入阁在该年闰十二月，可以说几乎同时。

[[55]](#_55)见《明史·宰辅年表二》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二嘉靖十年十一月条。

[[56]](#_56)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。

[[57]](#_57)嘉靖时期的“青词宰相”有李春芳、严讷、郭朴和袁炜四人，见《明史·袁炜传》。又《明史·顾鼎臣传》称“词臣以青词结主知”自顾鼎臣始。

[[58]](#_58)见《明史·袁炜传》。龚自珍诗是青词，见任继愈主编《宗教词典》。

[[59]](#_59)以上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。

# 第二章 严嵩倒台



## 郭勋下狱

严嵩其实是被夏言拉进朝廷的。[[1]](#_1_Jia_Jing_Shi_Wu_Nian_Run_Shi)

跟夏言一样，严嵩也是江西人，而且同样仪表堂堂声如洪钟，只不过运气差了许多。其实早在弘治十八年，他就中了进士并且进入翰林院，原本可以拾阶而上，却被一场大病中断了锦绣前程。离开官场的他安安静静读了十年书，闲暇之时也舞文弄墨吟诗作赋，竟然很是收割了些清誉。

恢复工作后的严嵩基本上在南京政府任闲职，穷极无聊地打发光阴。但是南京也有南京的好处，那就是前往安陆比北京更为方便。于是在嘉靖七年，皇帝便派他去祭祀兴献王的陵寝，严嵩则在汇报工作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沿途的风光明媚和祥瑞迭现。按照他的说法，祭祀当天原本下雨，但在行礼如仪那一刻，竟是云开日出，万丈光芒。

这可就是天公作美了。

因此严嵩上奏，应该由阁臣撰写文章刻在碑上，以隆重纪念皇天上帝的特别眷顾。这个马屁拍得嘉靖就像刚刚做完按摩那样浑身舒坦，立即将严嵩连升三级。因此当严嵩再次来到北京时，已经有了南京政府正部级官员的身份。[[2]](#_2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Yan)

正好，夏言入阁，便推荐严嵩接任礼部尚书。

推荐毫无悬念地被通过，毕竟这时的夏言正是蒸蒸日上之际，朝野上下包括内阁也都对他寄予厚望。大家都在张璁执政时受尽憋屈，无不期盼安定祥和的新气象。

然而谁都没想到的是，痛恨张璁跋扈的夏言，入阁以后竟然比张璁还要张璁，大事小事都要由自己当家做主，一锤定音。首辅李时本是好好先生，先前让着张璁，现在也只好让着夏言。后来入阁的顾鼎臣是弘治十八年的状元，比正德十二年进士出身的夏言辈分高了许多，年纪也大，却同样被压得抬不起头来。等到李时去世，夏言成为首辅，那就更是气焰嚣张，还拟了个“上柱国”的头衔给自己戴上。[[3]](#_3_Jian___Ming_Shi__Xia_Yan_Chua)

这下子，许多人便都看不下去了。

实际上夏言跟张璁是不同的。张璁很清楚，自己的权势来得不正，朝廷上下处处是敌人，不能不以攻为守，因此他的强悍往往是防卫过当，跋扈往往是过激反应。夏言却分明就是恃宠而骄，仗势欺人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[[4]](#_4_Qing_Can_Kan_Wen_Gong_Yi___Sa)

结果，众望所归很快变成众矢之的。

夏言却我行我素。这倒不完全因为他恃才傲物，其实也有政治方面的考量，那就是嘉靖痛恨臣僚结党。事实上夏言攻击张璁能够得手，原因之一就在张璁有团伙而夏言是匹马单枪，皇帝的天平由此而向夏言倾斜。换句话说，嘉靖对于独往独来的孤臣是欣赏的，要保住宠信就不能有朋友。

可惜，夏言知其一不知其二。

没错，嘉靖确实痛恨朋党，但那是为了自己独裁，这才不吝银章之赐，不怕手敕之繁。换句话说，他喜欢一对一地进行单线联系、直接领导和暗箱操作，如果有事就给辅臣写条子，难怪嘉靖十八年夏言交出的手敕竟至四百多件。[[5]](#_5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Xia)

夏言却误以为反对朋党是因为天下为公，以至于跟皇帝来往也公事公办。当然，不用或少用银章密奏应该是在入阁甚至成为首辅之后，否则嘉靖写的条子不会那么多。但这就更加引起皇帝的猜忌，认为那家伙在得势之后开始有了不臣之心，要不然以前私信频繁，现在怎么几乎全是公文？

书生意气的夏言则浑然不知，傻乎乎地还要以历代名相为榜样，自作多情地勤劳国事，完全忘了嘉靖是个疑神疑鬼心理变态的家伙。同时他也忘记或者根本不知道，不结党并不等于四处树敌，夏言却恨不得将满朝文武全都得罪。

于是，严嵩便有机可乘了。



该补子中心是锦鸡图样。

没错，他决定对恩人下手。

磨刀霍霍也有两个原因，首先是自己有野心。之前严嵩虽然远在南京，对朝廷的动态反倒旁观者清，深知如果不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，后浪就永远没有希望。张璁要千方百计挤走杨一清，夏言要拼命攻击张璁，都如此。

官场斗争，可不能慈悲为怀。

何况严嵩对夏言还恨之入骨，因为夏言仗着自己是严嵩进入朝廷的推荐人，对待严嵩极其傲慢无礼。有一次，为了请夏言到自己家里吃饭，身为朝廷二品大员的严嵩不但亲自登门递交请柬，而且在吃了闭门羹之后，居然在夏言的门前铺下拜垫，跪着将那请柬念完。即便如此，夏言也磨磨蹭蹭拖到薄暮时分才赴宴，只喝了三勺汤就扬长而去。[[6]](#_6_Jian___Ming_Shi__Yan_Song_Chu)

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如此羞辱实在过分。更何况这种做法不但伤害了严嵩的自尊，也破坏了官场的规矩。因为严嵩与顾鼎臣是同年进士，比夏言高了四届，早了十二年。夏言即便不肯以前辈学长礼待，总不能“门客畜之”吧？[[7]](#_7_Jian___Ming_Shi__Xia_Yan_Chua)

此时严嵩得到同情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夏言的情商之低却让人大跌眼镜。他不但毫不觉得自己伤害了严嵩，反倒认为严嵩的卑躬屈膝是忠诚的表现，于是放心大胆地交出部务，后顾无忧地与政敌作斗争。

他要对付的政敌，名叫郭勋。

郭勋是开国元勋郭英的后代，袭封武定侯。此人在勋贵中是个异类，不但饱读诗书，而且善于带兵，对政治也不乏参与的热情。当年张璁和桂萼进京遭遇围剿，提供避难所和保护伞的就是这位侯爵。嘉靖建醮修仙，他也是坚定不移并且贡献甚多的支持者，因此深得皇帝的宠信和器重。

所以张璁退休后，郭勋便成为夏言的头号敌人。

下手的机会也说来就来。嘉靖二十年，皇帝下令“兼领后军都督府”的郭勋与兵部尚书一起，到全国各地清理兵籍整顿军纪。这是钦差，照例要颁发敕书，郭勋却认为这例行公事对他来说没有意义，还在辩解的奏折中说了“何必更劳赐敕”的话，结果被皇帝痛斥为“强悖无人臣礼”。

夏言立即指使监察官员狠狠地告了郭勋一状，历数此人作奸犯科的种种不法，就连陈年老账也都翻了出来。陛下更加怒不可遏，下令将郭勋关进了锦衣卫大狱。

照理说，这就没有活路了。

嘉靖却不想置郭勋于死地。他明令指示不得用刑，同时暗示内阁和三法司网开一面。夏言却装糊涂，有关部门也跟着装糊涂。结果，皇帝越是暗示从宽，要求复审，查出来的罪行就越多，拟定的刑法也越重。嘉靖无奈，借着例行考核的机会将弹劾郭勋的官员降了两级，也不管用。[[8]](#_8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Guo)

看来，那位侯爵很是不得人心。

皇帝则开始怀疑夏言做了手脚。

怀疑并非没有道理。因为根据嘉靖的情报，弹劾郭勋的监察官员与夏言的关系非同一般。这就让人警惕。夏言不是特立独行从不结党营私的吗，怎么暗中还有党羽？

皇帝的心里疑云重重，对夏言的态度也发生变化。

这次夏言也看出情况不妙了。但他仍然执迷不悟，居然请严嵩为自己出谋划策。严嵩却马上明白，夏言已经变成了失去皇帝宠信的垃圾股。因此在嘉靖二十一年六月，当陛下与他闲谈问起夏言时，严嵩倒地磕头老泪纵横。多年来所受的委屈，也在皇帝体贴关怀的催促下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添油加醋地和盘托出。当然，他也顺便说了别的。

嘉靖见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被欺负成这样，不禁恶从心底起，怒向胆边生。尽管皇帝并不反对甚至乐意于看到臣僚内讧，但夏言的做法已是打狗不看主人。龙颜大怒的他颁发手敕到礼部，措辞严厉地训斥夏言。七月一日，又以日全食象征着以下犯上为由，将这位首辅打发回家吃闲饭。[[9]](#_9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Xia)

但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，因为夏言还活着。

[[1]](#_1_1)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夏言入阁，推荐严嵩接替自己任礼部尚书，此事《明史》之《夏言传》和《严嵩传》都有记载。

[[2]](#_2_1)以上见《明史·严嵩传》。嘉靖对严嵩的奖励是：迁吏部左侍郎，进南京礼部尚书，改吏部。

[[3]](#_3_1)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，同时参看《李时传》和《顾鼎臣传》。另据《明史·宰辅年表二》，夏言在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入阁，顾鼎臣在嘉靖十七年八月入阁，李时在此年十二月去世。

[[4]](#_4_1)请参看温功义《三案始末》。

[[5]](#_5_1)以上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，夏言知嘉靖痛恨朋党见本传最后一段。

[[6]](#_6_1)见《明史·严嵩传》，参看（清）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引《玉堂丛语》。

[[7]](#_7_1)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。

[[8]](#_8_1)以上见《明史·郭勋传》。

[[9]](#_9_1)以上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。

## 夏言被杀

夏言赋闲一个月后，严嵩入阁。[[10]](#_10_Jian___Ming_Shi____Zhi___Shi)

严嵩其实早就看清了形势：嘉靖是个“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”的主，夏言则迟早有一天要倒霉。因为皇帝大发雷霆要求夏言上交银章和手敕时，严嵩正好作为礼部尚书随驾在湖北，非常清楚事情的起因，是由于夏言的行程安排和某些动作不如陛下所愿，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过失。[[11]](#_11_Jian___Ming_Shi__Xia_Yan_Chu)

于是，他决定以夏言为反面教员。

最明显的就是对道教的态度。我们知道，夏言虽然担任过“祈嗣醮坛”监礼使，也为皇帝写了不少青词，但在本质上跟袁炜之流还是不同，入阁以后也以宰相自居，对于宗教活动便难免简慢。比方说，嘉靖异想天开，制作了五顶道士用的香叶冠赐给大臣，夏言便拒绝戴在头上。



表现了明代官员的骑马形象。原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拒绝是对的，因为那原本就不伦不类。严嵩则不仅立即戴了，还要罩上轻纱以示珍贵和虔诚。此外，嘉靖传谕大臣进入西苑只能骑马，严嵩恭恭敬敬照办，夏言却认为这样做有失体统，依然坐轿。如此差别可谓一目了然，而嘉靖恰恰又对臣下的忠诚度要求极高，岂能不十分在意？[[12]](#_12_Ci_Shi___Ming_Shi____Zhi___X)

结果是夏言下岗，严嵩上位。

得逞的严嵩抓紧时间把自己变成了贪官，就连皇亲国戚都是索贿的对象。他的宝贝儿子严世蕃更是贪得无厌，上蹿下跳卖官鬻爵，弄得朝廷乌烟瘴气。实际上他们的贪腐早在严嵩入阁之前就已开始，监察官员也早有弹劾。严嵩的办法是每到这时便上书汇报工作，将所有的功劳归于皇帝，错误归于自己，嘉靖看了又龙颜大悦，浑身舒坦。

有权就任性，皇帝要包庇严嵩易如反掌。比方说，故意找一件事情向他咨询，即便毫无建树也称赞不已。这就等于告诉群臣，那个人是朕欣赏的，你们的弹劾没有用。

不过陛下如此这般，也不完全是因为喜欢拍马屁。至少在他看来，严嵩虽然能力平平，却非常勤奋，六十多岁了还每天上班，从早到晚没有片刻休息，需要青词更是随叫随到立等可取。可惜嘉靖哪里知道，严嵩并不是忠于职守，而是贪恋权力，唯恐那权力在自己懈怠时被分享或者觊觎。

于是，内阁被严嵩独霸，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。

其他阁臣，竟形同虚设。[[13]](#_13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Ya)

这样过了三年，皇帝也觉得严嵩实在霸道，便又想起了夏言。夏言罢官以后，心里虽然闷闷不乐，态度却反倒变得平和。逢年过节和嘉靖生日，他都上表祝贺，还不卑不亢地以“草土臣”自称，让陛下顿起怜悯之心。

其实，当年嘉靖训斥夏言，看起来声色俱厉，实际上却满腔委屈。他的手敕说，郭勋已经下狱了，为什么还要揪住不放？监察官员本是朝廷的耳目，为什么只听夏言的？朕不早朝，夏言也不入阁，在家里办公，成何体统？

看看，像不像个怨妇？

总之，嘉靖二十四年九月，出于对严嵩的不满，皇帝派使者到夏言家里把他请了回来，十二月官复原职，全称是：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。位在严嵩之上。[[14]](#_14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)

卷土重来的夏言对严嵩很不客气，甚至公开地毫不留情地对严嵩表示蔑视。起草文件，根本不问严嵩的意见。严嵩任命的官员，则全部罢免。严嵩却唯唯诺诺，忍气吞声一言不发，反倒带了儿子到夏言家登门请罪。

原因很简单，严世蕃贪腐的证据已被夏言掌握。

夏言当然让他们吃了闭门羹，严嵩却是为了利益可以不要脸的。他买通看门人，直接走到夏言的榻前长跪不起痛哭流涕。在确认严嵩父子态度诚恳之后，书生意气且心慈手软的首辅同意不向皇帝举报。严嵩躲过一劫，内心深处则下定决心要将夏言置于死地，只不过他沉得住气。

事实上严嵩比谁都清楚夏言的死穴和软肋。这个人太想青史留名，也太自以为是，接人待物更是高傲冷峻。严嵩则反其道而行之。即使见了前来传谕的小太监，也要亲亲热热拉着手说话，同时顺便将金子悄悄放进对方袖中。

结果，嘉靖皇帝得到的情报，便是严嵩勤劳王事，常常熬夜撰写青词。夏言却将这项重要工作交给幕僚，自己喝完酒便倒头大睡。陛下当然相信情报是准确的，因为夏言交出的青词确实越来越差，有时甚至还用了旧稿。[[15]](#_15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1)

不过，真正要命的是复套之议。

套就是河套。这个地方在英宗的时候被名叫“鞑靼”的蒙古部落占领，成为帝国严重的边患，历来让人头疼。夏言官复原职以后，一个名叫曾铣（读如显）的边将却上书朝廷提出收复河套的方案，还说得头头是道。夏言看了固然大喜过望，就连嘉靖也兴奋不已，亲自首肯。

毕竟，这是不世之功。

于是，在皇帝的支持下，夏言和曾铣兴高采烈毫无戒心地干了起来。但是谁都没想到，嘉靖二十七年正月，陛下却下手敕连发三问：驱逐套贼当真师出有名吗？粮草确实充足可保马到成功吗？比起生灵涂炭来，曾铣能算什么？

手敕一下，群臣愕然。

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，嘉靖出尔反尔是严嵩蛊惑，根本原因应该在他自己。事实上，这个家伙虽然好大喜功，却也贪生怕死，很怕战事一开便不可收拾，也怕曾铣有兵，夏言有权，自己会失去控制。思来想去，决定翻脸不认人。不但连发三问，还将手敕刻印出来，廷臣人手一份。



飞鱼袍是明代锦衣卫、太监在一些礼节性场合所穿的赐服。

这个信号，严嵩立即就看懂了。

严嵩马上表态：收复河套绝无可能，此事自己也从来就不曾与闻。但尽管如此，还是申请处分。[[16]](#_16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Ce)

结果，罢官的只能是夏言。

对此，严嵩当然不会满足。于是，宫中很快就传出流言蜚语，说夏言罢官出京时牢骚满腹，诽谤皇上。同时，一个关在狱中名叫仇鸾的咸宁侯也上书朝廷，检举揭发曾铣谎报军情，克扣军饷，并且通过他人向夏言行贿。

皇帝震怒，曾铣下狱。

接着，奉旨将夏言捉拿归案的锦衣卫也到了通州。正史没有详细记载抓捕的过程，只知道夏言得知曾铣的罪名之后从车上掉了下来，大惊失色地说：完了！我死定了！

当然。要他命的是严嵩嘛！

不过，夏言毕竟是做过首辅的，居然弄到了咸宁侯仇鸾奏折的副本，而且立即看出了漏洞。这封检举信不但引用了皇帝的手敕，还附上了严嵩的疏文。这就奇怪！仇鸾不是在狱中吗？这些文件，他怎么看到的？

结论只有一个：严嵩代笔。

于是夏言上诉申冤，矛头直指严嵩，明确指出这是严嵩炮制的冤假错案。他还说，严嵩装模作样如王莽，独断专行如司马懿，内外朝野都只知此贼不知陛下了。

上诉的结果，正史的记载是：帝不省。[[17]](#_17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Xi)

其实，嘉靖哪里是不省？只怕是愤怒。是啊，如果严嵩就是当今的王莽和司马懿，那么，朕是谁？

现在看来，夏言真是书呆子。他如果足够聪明，就应该注意到抓捕自己和处死曾铣是同一天，三月十八日。这岂非说明，严嵩或者皇帝就是要让行贿案死无对证？不过，夏言多活了近七个月，因为朝中大臣援引有关条例请求赦免，逼得嘉靖大发雷霆，将不戴香叶冠也列为罪行。

十月初二，夏言弃市，享年六十七岁。[[18]](#_18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)

此后近十四年，严嵩都稳居首辅之位，做尽坏事，直到跟他一样懂得如何利用皇帝的后起之秀为夏言复仇。

这个对手，就是徐阶。

[[10]](#_10_1)见《明史》之《世宗本纪一》和《宰辅年表二》。

[[11]](#_11_1)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。

[[12]](#_12_1)此事《明史》之《夏言传》和《严嵩传》均有记载。

[[13]](#_13_1)以上见《明史·严嵩传》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四。

[[14]](#_14_1)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夏言传》和《宰辅年表二》。

[[15]](#_15_1)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夏言传》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四。

[[16]](#_16_1)以上见《明史·曾铣传》。

[[17]](#_17_1)以上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。

[[18]](#_18_1)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世宗本纪二》和《夏言传》。

## 徐阶上位

徐阶是严嵩的克星。

跟大名鼎鼎的徐光启一样，徐阶也是松江府人，只不过徐光启在上海县，他在华亭县。富庶之地长大的他天资聪慧又含蓄沉稳，虚龄二十一岁就考中头甲第三名的探花，踏入仕途后颇受夏言的眷顾提携。到嘉靖三十一年入阁，他已在官场历练了二十九年，职任礼部尚书，又加太子太保衔。[[19]](#_19_Jian___Ming_Shi__Xu_Jie_Chua)

这样的人，严嵩岂能不忌惮！

然而徐阶出场就出彩。曾铣和夏言被杀后，被撵出河套的俺答便多次大举入侵。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，他们杀到了密云、昌平和通州，二十日到东直门，以“入贡”为名要求进城。第二天，嘉靖在西苑召集首辅严嵩、次辅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会议，问他们应该如何应对。

严嵩说，饥贼而已，不足畏。

徐阶说，围城而军，杀人如麻，能叫饥贼吗？

嘉靖点头称是，又问计将安出。

严嵩却赖到徐阶头上，说这是礼部的事。

徐阶则不推诿。他说，敌兵驻军近郊，而我方无论是战是守都无计可施。看来也只能赎买，就怕他们贪得无厌。

嘉靖说，苟利社稷，财宝不足惜。

徐阶说，就怕打发不了。

嘉靖悚然：爱卿可谓深谋远虑。

徐阶这才献计说，请陛下回复俺答，就说他们的来书都是汉文，不可信，也没有订立城下之盟的道理。因此，必须退回原地，另外派使者送来番文书函，再与大同的守将联名上书，才可以给他们财宝。这样来回往返，耗时费日，四方援兵差不多也就该到了，我之战守有备矣！

嘉靖听了，深以为然。[[20]](#_20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仅此一言，徐阶与严嵩便高下立判，严嵩心里自然恨得咬牙切齿。因此，当嘉靖与他私下里谈起徐阶时，这个家伙便回答说：徐阶的心眼丝毫也不比才干少。

可惜，身材短小皮肤白皙的徐阶，比仪表堂堂声如洪钟的夏言难整多了。峣峣者易折，皦皦者易污，夏言轰然倒塌并不奇怪。徐阶的身段却比严嵩还要柔软，撰写的青词又让皇帝爱不释手，以柔克刚或者暗中使坏都不顶用。等到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升任首辅，严嵩就更是扳他不倒了。[[21]](#_21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)

何况，这个老贼也已经日薄西山。

其实，严嵩揣摩圣意能够百发百中，倒有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他的宝贝儿子严世蕃。此君虽然是个独眼龙，却比两只眼睛的还厉害。嘉靖下的手诏，常常语焉不详，唯独严世蕃一看就懂，一答就对，真可谓独具只眼，一目了然。

然而就在这个月，严嵩的夫人欧阳氏去世，严世蕃依礼要在家居丧。这家伙不能跟着去西苑直庐上班，他爹就没了主心骨，只好一接到嘉靖手诏，便派人送回家征求严世蕃的意见。闲居在家跟狐朋狗友和女人鬼混的严世蕃居然也不按时回答，只管自己淫乐。嘉靖是个性急的人，岂能容忍严嵩磨磨蹭蹭？严嵩无奈，又不敢说明真相，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对答，自然答非所问。再加上八十二岁的他江郎才尽，请人代笔的青词越写越差，嘉靖的不满简直就与日俱增。[[22]](#_22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Ya)

不幸的是，永寿宫又失火了。[[23]](#_23_Yong_Shou_Gong__Ye_You_Shi_L)

永寿宫不在大内，在西苑。陛下住在这里，是因为严嵩入阁那年，也就是嘉靖二十一年的十月，宫女杨金英等人决定谋杀皇帝，差点就用黄绫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。这件事后来草率地做了处理，真实原因正史一直讳莫如深。但从此以后嘉靖就再也不肯住在大内，没想到永寿宫又被烧了。[[24]](#_24_Ci_An_Jian___Ming_Shi__Fang)



此图绘于明嘉靖元年，反映了当时士人宴会的场景。

没奈何，嘉靖只好暂时搬到玉熙宫。

火当然不是严嵩放的，皇帝今后住在哪里却必须由内阁想出办法。迁回大内是不行的，重修永寿宫也不可能。因为当时正在修建奉天、华盖、谨身三大殿，国库已空，哪来的人力物力？大内不可回，西苑不可住，于是严嵩提出，移驾南城重华宫。重华宫修饰完整，比玉熙宫舒服多了。

嘉靖听了怒火满腔。因为一百一十年前，被弟弟朱祁钰取代的英宗皇帝朱祁镇，就曾经作为“太上皇”实际上被软禁在那里。严嵩所出，岂非昏招？

皇帝又去问徐阶。

次辅徐阶却告诉嘉靖，三大殿确实工程浩大。但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能修复永寿宫。为什么呢？有“余料”呀！工程越大，余料就越多。所以，修建三大殿跟修复永寿宫，不但不矛盾，不冲突，反倒相得益彰。

嘉靖一听就高兴了，问：那要多长时间？

徐阶答：可计月而就。

于是嘉靖龙颜大悦，准其所奏，还钦命徐阶的儿子徐璠承包工程。徐璠也不负所望，百日之后就如期完工。嘉靖将其改名万寿宫，给徐阶加官少师，徐璠也由正六品的尚宝司丞破格晋升为正四品的太常少卿。[[25]](#_25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Xu)

这时，是嘉靖四十一年三月。

两个月后，严嵩罢官。

成为首辅的徐阶立即表现出与严嵩作风不同。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张贴了一幅字，上面写着：以威福还主上，以政务还诸司，以用舍刑赏还公论。每句话都看起来是自勉，其实无不在谴责严嵩目无君王，横行霸道，以权谋私。[[26]](#_26_Jian___Ming_Shi__Xu_Jie_Chua)

毫无疑问，作为官场老手，严嵩在此之前当然不会没有警觉，只不过他已经不是徐阶的对手，便只好摆酒设宴款待徐阶。席间，严嵩让家人团团拜倒在徐阶脚下，自己举杯托孤道：严某日薄西山，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顾了！

徐阶立即避席，连连说：不敢当，不敢当！[[27]](#_27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Ya)

但，严嵩并无防备的蓝道行却出手了。

蓝道行是继邵元节和陶仲文之后，嘉靖身边最受宠信的道教神职人员，本事是会扶乩。乩读如机，扶乩则是由两个童子扶住丁字形木架，在沙盘写字。这些字是道士请到神仙以后由扶乩的人无意识写出的，因此是神意。

这当然是典型的装神弄鬼，而且起初并不灵。按照法定程序，扶乩必须先由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，密封起来交给太监带到神坛焚烧，再由请来的神仙用乩语回答。如此操作的结果不难想象，嘉靖却总怪太监污秽不洁，神仙不肯降临。太监们当然不肯背锅，以后便在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，再悄悄告诉蓝道行，乩语也就总能称旨。

皇帝陛下非常满意，对话也逐渐深入。

某天，嘉靖问：天下何以不治？

乩语答：有奸臣。

嘉靖问：是谁？

乩语答：严嵩父子。

嘉靖却不糊涂，又问：那么，上仙为什么不灭了他？

乩语答：留给皇帝自己动手。[[28]](#_28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La)

现在看来，这位蓝道行确实高明。他非常清楚嘉靖死要面子，而且要面子重于信神灵。但是，如果天帝都尊重人君扬善惩恶的权力，那么，又为什么不适当地处分一下严嵩和严世蕃，以表示对神灵的敬重和对天意的顺从呢？

因此，当一个名叫邹应龙的御史（职位相当于监察部的处长）上书朝廷弹劾严世蕃时，嘉靖便很快做出批复：严嵩教子无方，令其退休，每年给米百石，严世蕃下狱。也许在他看来，这是一个还算过得去的方案。可惜，已经势不两立的双方谁都不满。他们还要斗下去，一斗就是三年。[[29]](#_29_Jian___Ming_Shi__Yan_Song_Ch)

[[19]](#_19_1)见《明史·徐阶传》。

[[20]](#_20_1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九，参看《明史·徐阶传》。

[[21]](#_21_1)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徐阶传》和《宰辅年表二》。

[[22]](#_22_1)以上见《明史·严嵩传》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四。

[[23]](#_23_1)永寿宫，也有史料写作万寿宫，但据《明史·徐阶传》，可知本名永寿宫，万寿宫系改名。

[[24]](#_24_1)此案见《明史·方皇后传》。

[[25]](#_25_1)以上见《明史·徐阶传》。嘉靖暂居之处，此传作玉熙殿，《世宗实录》和《纪事本末》均作玉熙宫。

[[26]](#_26_1)见《明史·徐阶传》。

[[27]](#_27_1)以上见《明史·严嵩传》。

[[28]](#_28_1)以上见《明史·蓝道行传》，参看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二。

[[29]](#_29_1)见《明史·严嵩传》。

## 严世蕃伏法

下狱后的严世蕃一口咬住了蓝道行。他说，邹应龙上疏是受蓝道行蛊惑。嘉靖对于那次降神本来就有些怀疑，只是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不好意思说乩语有误。现在，严世蕃既然喊冤，他便在盛怒之下将蓝道行也送进了诏狱。

严嵩的党羽立即开始活动。

最先出面的两个家伙，一个担任大理寺卿，另一个担任刑部侍郎。职司既为执法，枉法当然方便，于是找到蓝道行表示：只要供出所有的事情都是徐阶暗中指使，就不但可以平安无事，还能有重金酬谢。

蓝道行却不为所动。他说，除贪官自是皇上本意，纠贪腐自是御史本职，关徐阁老什么事？[[30]](#_30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这位道长还真是条汉子。

当然，他也付出了死在狱中的代价。

事实上邹应龙上疏虽然跟蓝道行有关，却不是受蓝道行指使。他是因为避雨而躲进一位太监家，才听到“神仙”说严嵩是奸臣的。太监为什么要告诉邹应龙？无从稽考，多嘴多舌趁机炫耀的可能性较大，所以正史也认为是碰巧。总之去年一场大火，烧掉了严嵩的圣眷；今年一阵大雨，又浇灭了严嵩的权势。这可真是水火无情。[[31]](#_31_Bi_Yu_Shi_Jian___Ming_Shi__Y)

嘉靖皇帝却对严嵩仍有眷顾，甚至以退位相要挟，明令徐阶等人就此罢手。徐阶当然知道不能霸王硬上弓，但清除严嵩的党羽却没有任何问题。于是，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的第二个月，大批身居要职的高级官员落马。基础动摇，团伙瓦解，剩下的事情就是等着严世蕃自己找死了。

严世蕃也没有让人失望。他并不曾到雷州卫服刑，只在广东南雄住了两个月，就溜回家了。回家以后，也不肯韬光养晦，反倒做了三件事：与同样是从服刑之地逃回的罗龙文私下里来往，诽谤朝廷；收买亡命之徒藏在家里，扬言要取徐阶和邹应龙的人头；大兴土木，修建私宅，规模之大严重超标，简直就有蔑视王法的嫌疑。

地方官员当然不能坐视不管。

最先发现违章建筑的，是袁州府专管刑狱的正七品推官郭谏臣。他是另有公务碰巧路过，看见严世蕃的家奴正指挥上千工匠搭建楼堂馆所。这帮家伙气焰嚣张，不但对他这个朝廷命官傲慢无礼，还公然向他扔瓦片。[[32]](#_32_Yi_Shang_Jian___Ji_Shi_Ben_M)

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，一状告到林润那里。

林润是福建莆田人，跟邹应龙一样也是嘉靖三十五年的进士，当时正以南京都察院御史的身份巡视江防。此君早就痛恨严嵩父子，立即受理此案。经过明察暗访，掌握了不少证据的林润即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上奏朝廷，状告严世蕃和罗龙文网罗江洋巨盗，私用违制车服，日夜攻击朝政，招募勇士四千余人，明显地有非分之想、不臣之心。

皇帝勃然大怒，下令将两名案犯捉拿到京。

此时，严世蕃的儿子严绍庭还在北京锦衣卫任职，得到消息立马派人通风报信，让他爹赶紧逃回雷州。只要严世蕃人在服刑之地，对方就有诬告嫌疑。哪知道两天之后，早就让郭谏臣严防死守的林润，便亲自赶到了江西分宜，当场将猝不及防的严世蕃抓住，套上枷锁就走。[[33]](#_33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Li)

这会儿，是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二。[[34]](#_34_Yan_Shi_Fan_Bei_Bu_Shi_Jian)

官场的腐败也在此刻暴露无遗——尽管皇帝已经下诏将此案交由刑部、都察院和大理寺三法司审理，严世蕃被押解进京之后却居然人身自由。他召集党羽交代说：皇上对贪污受贿不太在乎，尽管承认。迫害忠良则要大书特书，因为那都是他老人家亲自批准的，看了以后一定怒不可遏。

然后严世蕃一声冷笑：任他燎原火，自有倒海水。[[35]](#_35_Yi_Shang_Jian___Ji_Shi_Ben_M)

党羽们立即四处活动，三法司倒也欣然接受。因为贪污受贿和迫害忠良都是事实，而非分之想和不臣之心反倒查无实据。更何况，林润的疏文原本就说得含糊其辞：

道路皆言，两人通倭，变且不测。[[36]](#_36_Jian___Ming_Shi__Yan_Song_Ch)

什么叫作“道路皆言”？说白了就是道听途说，只不过说的人多，不仅有路人甲，还有乙丙丁。

这又岂能作为证据？

于是，办案人员决定，拿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案和锦衣卫经历沈炼案做文章。这两个人，都是因为上疏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。手段则是将他俩列在其他死刑犯名单中，交给皇帝稀里糊涂批准。因此，这是公认的冤案，民愤也极大。

刑部尚书黄光升、左都御史张永明和大理寺卿张守直都深以为然，便照此拟定罪名写出奏稿，请首辅徐阶过目。

徐阶看了点头：三位果然是好法官，断案一流。

三法司松了口气。

徐阶却将他们延入内室，屏退左右，再低声问道：三位认为严公子是该死呢，还是该活？

三法司说：死有余辜。

徐阶又问：这份奏稿是能杀他，还是能放？

三法司说：认定迫害忠良，正是要他杀人偿命。

徐阶冷笑：杀人偿命？那些事可都是皇上批准的。皇上何等英明，岂能认错？一定怀疑有人要借严世蕃案做他老人家的文章。所以此奏一上，三位自己就会有大麻烦，严公子反倒可以骑着马悠悠闲闲地出京而去了。

三法司愕然：依阁老说，又该如何？

徐阶说：还是要以林润的原疏为主。

三法司又愕然，不知道该怎样下笔。

徐阶这才不紧不慢地从袖中掏出写好的文稿，非常谦和地征求意见说：请诸位看看这个如何？

三法司接过一看，道路皆言变成了确有其事：声称南昌某块地有王气，怂恿严世蕃在上面建造府邸的是彭孔。招募不法之徒，聚集武装力量的是典楧。勾结倭寇，煽动严世蕃外投日本的是罗龙文。诱致外兵，里应外合的是牛信。

啊！全都有名有姓，堪称言之凿凿。

黄光升等人明白了，全都唯唯诺诺。

徐阶又问：此前老夫叮嘱三位，要带官印和抄写吏一起前来，应该没有忘记吧？

三法司答：已经来了。

徐阶又说：事不宜迟，夜长梦多。

于是立即照抄，用印，上奏。

嘉靖却不糊涂。他说：这个逆情非比寻常。你们只是将林润的疏文又说了一遍，何以示天下？应该由刑部、都察院和大理寺会同锦衣卫再审，具实以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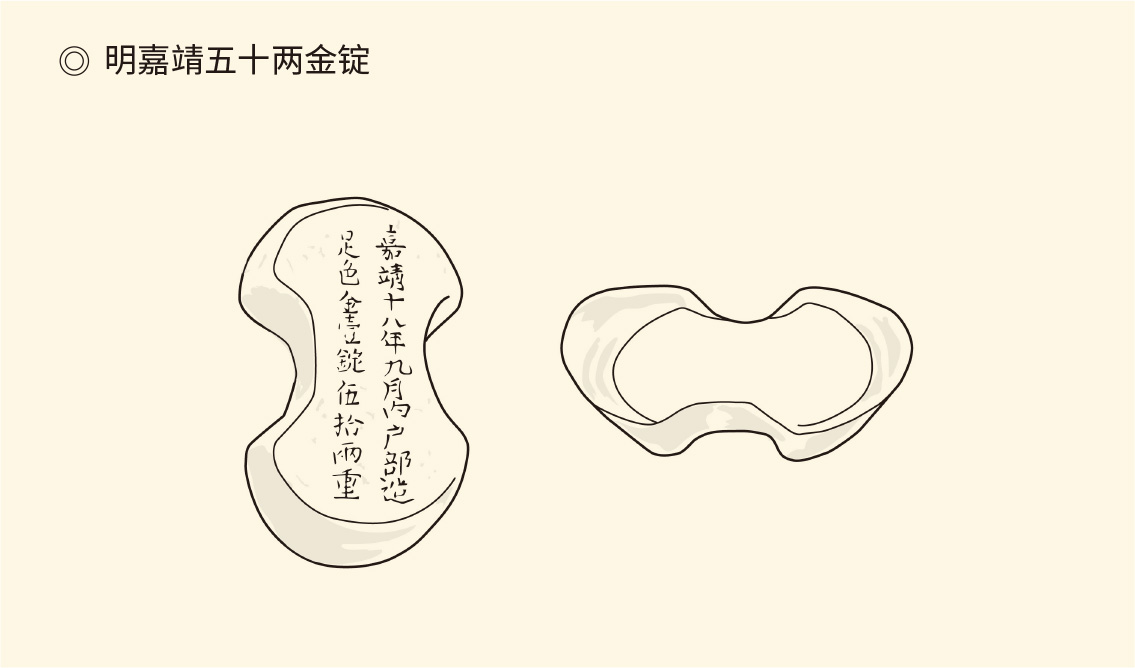
徐阶接过手敕放进袖子，即出长安门，三法司和锦衣卫的长官都聚集在那里。徐阶随便问了几句，便立即回家写出奏折，报告皇帝：事已勘实。其交通倭寇，潜谋叛逆，具有显证。请亟正典刑，以泄神人之愤。[[37]](#_37_Yi_Shang_Ju___Ji_Shi_Ben_Mo)

话说得斩钉截铁，皇帝只能批准。

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，严世蕃伏诛弃市。[[38]](#_38_Jian___Ming_Shi__Shi_Zong_Be)

这时，距离万寿宫完工正好三年。

之后是抄家。据说，从严府抄出了黄金三万多两，白银二百零五万五千余两，其他珍宝古玩价值数百万。严嵩倒没有被进一步追究。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，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，终年八十七岁。死的时候，寄食于墓舍，既无棺木下葬，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。[[39]](#_39_Jian___Ming_Shi__Yan_Song_Ch)



那么，该如何评价严嵩？

[[30]](#_30_1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四。

[[31]](#_31_1)避雨事见《明史·严嵩传》，认为邹应龙上疏与蓝道行扶乩碰巧见《明史·蓝道行传》。

[[32]](#_32_1)以上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四。

[[33]](#_33_1)以上见《明史·林润传》，参看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四。

[[34]](#_34_1)严世蕃被捕时间见《明世宗实录》。

[[35]](#_35_1)以上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四。

[[36]](#_36_1)见《明史·严嵩传》。

[[37]](#_37_1)以上据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四，徐阶替三法司所拟奏折参看《明史·严世蕃传》。

[[38]](#_38_1)见《明史·世宗本纪二》。

[[39]](#_39_1)见《明史·严嵩传》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四。严嵩的卒日，正史无记载，请参看张显清《严嵩传》引《介桥严氏族谱》。

## 是谁害了严嵩

几乎所有人都说，严嵩是奸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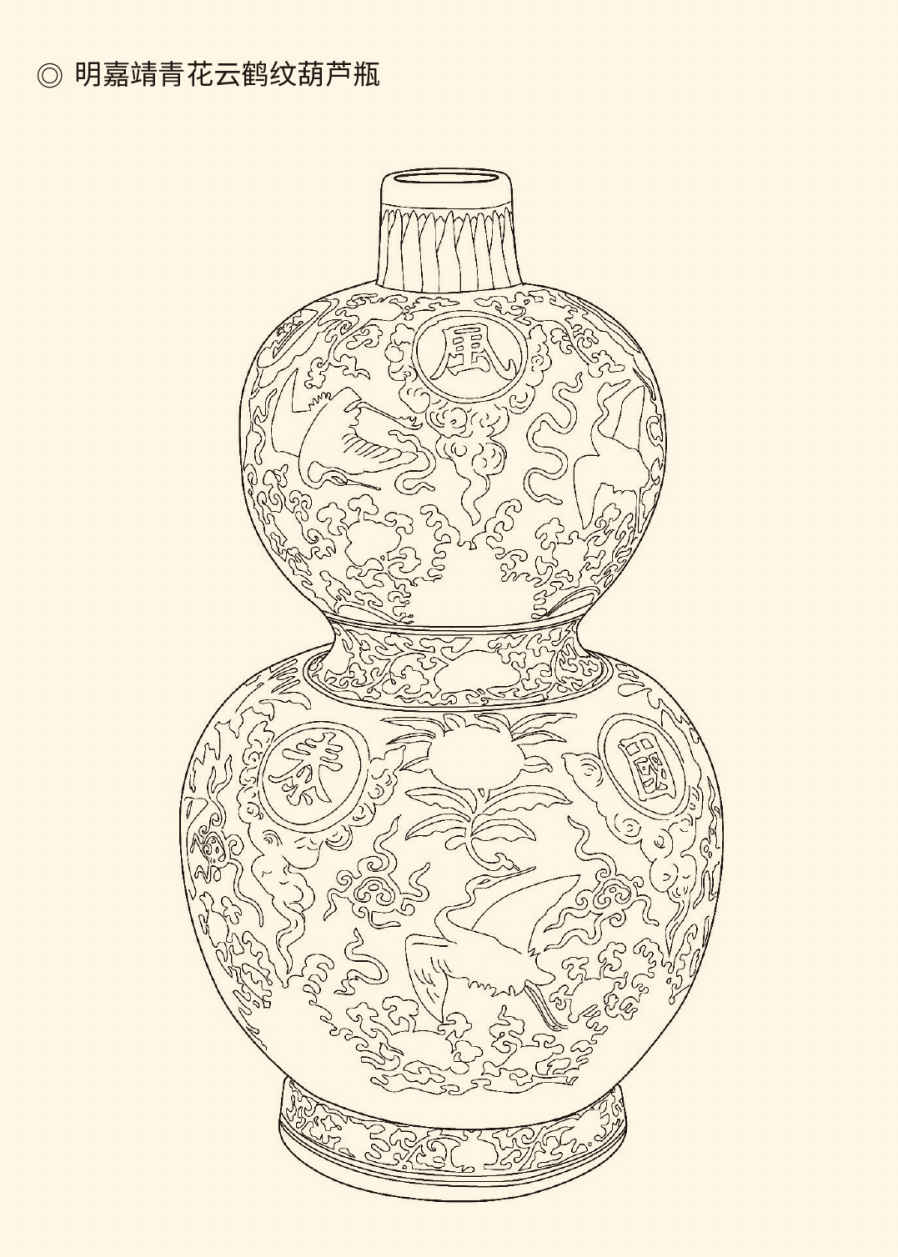
这其实很可疑。

奸臣的反面是忠臣。也就是说，他们首先是臣，忠和奸则都是对君而言，也只存在于君臣关系之中。忠于君主的是忠臣，背叛的是叛臣，暗中使坏的则是奸臣。

那么，严嵩可曾陷害过皇帝？

没有，为了尽忠报主而奋不顾身的记载反倒可见。嘉靖三十三年，道士新发明的丹药问世。皇帝很想服用，又心存疑虑，便让严嵩以身试法。十月三日，严嵩得药五粒，立即开始体验，第三天就提交了实验报告，九日和十五日又报告两次。结论是：这种铅汞化合物，还是慎用为好。

急不可耐的皇帝其实也吃了，感觉相同。



因嘉靖帝个人偏好，道教色彩浓重的器皿于嘉靖二十年前后大量涌现。云鹤纹、八卦纹、葫芦纹、回纹、灵芝纹都是典型的道教题材，造型则包括葫芦瓶、香炉等，也都与道教相关。本品藏于中国陶瓷馆。

于是，此药停用。

但是皇帝不甘心，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再赐仙丹。这一次的不良反应更为严重。据第二年六月的报告，严嵩遍身燥热异常，不可一忍，至冬发为痔疾，痛下淤血二碗，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。这时严嵩已七十六岁，却心甘情愿充当实验室的小白鼠，还忍了十一个月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奸臣？[[40]](#_40_Yi_Shang_Jian_Yan_Song___Jia)

对此，皇帝也心知肚明，所以绝不允许动严嵩。

当然，即便贴心服务如宦官，奴颜媚骨如弄臣，但只要架空皇帝，盗用皇权，便仍然是奸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就是这样来定性的。他说，严嵩贿赂侍从，从而提前得知圣意之爱憎、言行之取向，于是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。通政司负责下情上达，严嵩让其义子把持，所有的奏折都先由严嵩过目，于是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。东厂与锦衣卫是纠察缉访机关，而严世蕃与之私相交结，于是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。言官、谏官和监察官员都由严嵩任命，于是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。各部堂司稍有才干者，都被严世蕃威胁利诱网罗门下，稍有不满的则逐出京师，于是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。如此这般，谁说不奸？[[41]](#_41_Jian___Ming_Shi__Yang_Ji_She)

那么，是这样吗？

不是，至少不完全是。只要问一个问题就能明白：如果陛下之喉舌当真皆贼嵩之鹰犬，杨继盛指控严嵩十罪五奸的疏文又岂能送达御前？中国古代的文臣上书，总是喜欢铺陈排比夸大其词，全然不管皇帝的读后感，此为一例。

嘉靖震怒，也不奇怪。

实际上这位皇帝虽然是个混蛋，却不昏庸。别看他在位四十五年，二十七年不视朝，整天躲进深宫修仙祈福，然而朝廷里飞过一只苍蝇，他都知道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。皇帝甚至在某天自言自语说：徐阶呀徐阶，你固然不错，可严嵩已经老了嘛！你就不能耐心等待几年吗？[[42]](#_42_Jian__Ming__Wang_Shi_Zhen)

那么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

嘉靖三十七年三月，徐阶入阁才六年，他与严嵩还一团和气，做人也还夹着尾巴。四年之后，严嵩失宠，工部尚书雷礼改换门庭投靠徐阶，被严嵩痛骂，嘉靖又悄悄写手敕给徐阶说：严嵩骂的其实不是雷某，是爱卿你。[[43]](#_43_Jian_Yu_Shen_Xing___Gu_Shan)

这种皇帝，岂是昏君？

平心而论，嘉靖其实很会做皇帝。在他那里，但凡需要实际操作的都是小事，可以也应该交由臣工们去处理，自己要抓的是纲，那就是最能体现皇权的人事权。不过，就连这也被他精简到只管内阁和六部尚书的任命，其他不问。

当然，这个大权，不容旁落。

徐阶就非常懂得这一点。嘉靖四十年十一月，对严嵩已不满意的皇帝，密谕次辅徐阶举荐内阁大学士，徐阶便立即密奏回答：选择辅臣是人君天职。只要陛下乾纲独断，投机取巧钻营窥测的不正之风，自然就能刹住。[[44]](#_44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嘉靖读后，激赏。

严嵩则更加失落。他只好在客人来访时开瓶好酒，神秘兮兮地说：这是皇上赐给老臣的，徐阶他们都没有呢！[[45]](#_45_Jian_Xu_Xue_Mo___Shi_Miao_Sh)

威风八面的严嵩，其实可怜。

实际上皇帝也给过他脸色看，事情则因仇鸾而起。这个家伙由于诬告曾铣和夏言，被严嵩从牢房里捞了出来，从此事严嵩如父。但是没过多久，仇鸾就成为大将军，后来更是势焰熏天，炙手可热，严嵩却仍然把他当儿子。这下子仇鸾受不了啦，反目为仇的他向皇帝历数严嵩的种种不法。皇帝似乎也听了进去，对待严嵩的态度骤然变冷。

具体表现，就是不再召见这位首辅。

嘉靖翻脸比翻书还快，严嵩的脸皮却比城墙还厚，仍然到西苑候着。有一次，他看见徐阶和李本奉旨入直，便尾随而行，到了西华门却被卫士挡住。严嵩只能眼巴巴看着徐阶和李本昂首直入，然后回家跟儿子抱头痛哭。

这时，严嵩成为首辅才四年。[[46]](#_46_Jian___Ming_Shi__Yan_Song_Ch)

当然，仇鸾死后，严嵩又咸鱼翻身，甚至还享受了皇帝派龙舟将他从内阁接到西苑的特殊待遇，顾问之勤竟至一日数札。然而，正当朝野上下都认为皇帝离不开严嵩，对严嵩言听计从时，嘉靖又故意不问意见乾纲独断，或者故意当众反对严嵩的主张，让自以为得计的严嵩碰一鼻子灰。[[47]](#_47_Jian___Ming_Shi__Yan_Song_Ch)

现在，还能说这个“奸臣”架空了皇帝吗？

大明帝国这四十五年，也其实是嘉靖当家，只不过治国修仙两不耽误，尽职而不累，尽兴而不废。严嵩则终其一生只是宠臣而非权臣，否则不会既保不住党羽心腹，也保不住自己，而且一旦倒台便身败名裂，如丧家之犬。[[48]](#_48_Shi_Cheng_Li_Bu_Shang_Shu_Qu)

问题是，这家伙又为什么能得势二十年呢？

因为正如嘉靖会做皇帝，严嵩也会做臣子。他很清楚那个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宋已经一去不复返，自己之所处是皇帝独断专行的时代。所以，抢皇帝的风头不行，偷他的权力也不行，唱对台戏就更不行，只能补台。比方说，嘉靖刚愎骄横，明察独断，严嵩就柔媚谨慎，可怜兮兮地如飞鸟依人。结果，贪腐无能的他与厉害的皇帝竟形同鱼水。[[49]](#_49_Qing_Can_Kan___Ji_Shi_Ben_Mo)

这个牧羊人也当然可以薅羊毛，牧场主不管嘛！

何况嘉靖皇帝还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护短。别人的性命一钱不值，自己的面子比天还大。所以严嵩若想害人，只要抓住这个心理煽风点火就行。同样，徐阶和林润要铲除邪恶伸张正义，也只能捏造一个“通倭谋反”的罪名，因为这是皇帝最为痛恨，自己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的。[[50]](#_50___Ming_Shi__Yan_Song_Chuan)

根子，岂非正在这里？

事实上明代的特点，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，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，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，唯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。原因，大约是嘉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权力，放弃过控制，而精神上自我阉割的严嵩比太监还太监。[[51]](#_51___Ming_Shi__Jian_Chen_Chuan)

严嵩也不是天生的恶人。他身材高大，眉目清朗，声音洪亮，才华横溢，名重一时。重返官场后也还算正派，能跟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嘉靖的胡作非为。但是，严嵩很快就被皇帝的“雷霆之怒”吓破了胆，从此踏上媚上邀宠和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，害了帝国也害了自己。[[52]](#_52_Jian___Ming_Shi__Yan_Song_Ch)

难怪清人谷应泰说：

非特嵩误帝，帝实误嵩。[[53]](#_53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的确如此。

这样的皇帝，岂非该骂？

当然，而且骂他的人也很快就出现了。

[[40]](#_40_1)以上见严嵩《嘉靖奏对录》卷九、卷十。

[[41]](#_41_1)见《明史·杨继盛传》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四。

[[42]](#_42_1)见（明）王世贞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卷四。

[[43]](#_43_1)见于慎行《谷山笔麈》卷四。又，据《明史·宰辅年表二》，嘉靖三十二年七月，徐阶晋柱国，任次辅。

[[44]](#_44_1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四。但该书将时间记为嘉靖四十年十二月是不对的，因为新辅臣是十一月入阁。

[[45]](#_45_1)见徐学谟《世庙识余录》卷二十二。

[[46]](#_46_1)见《明史·严嵩传》。按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阶入阁，八月收仇鸾大将军印，则此事应在这一期间。

[[47]](#_47_1)见《明史·严嵩传》。

[[48]](#_48_1)史称吏部尚书缺，嵩力援欧阳必进为之，甫三月即斥去；赵文华忤旨获谴，嵩亦不能救，可为证明。

[[49]](#_49_1)请参看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四。

[[50]](#_50_1)《明史·严嵩传》说：帝英察自信，果刑戮，颇护己短。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，戕害人以成其私。

[[51]](#_51_1)《明史·奸臣传》说，有明一代，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。求之外廷诸臣，盖亦鲜矣。惟世宗朝，阉宦敛迹，而严嵩父子济恶，贪醟无厌。

[[52]](#_52_1)见《明史·严嵩传》。

[[53]](#_53_1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四。

# 第三章 海瑞反腐



## 海瑞上疏

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初一，海瑞下狱。[[1]](#_1_Jian___Ming_Shi__Shi_Zong_Ben)

当时的海瑞职任户部云南司主事，官阶正六品。这样的事务官在京师可谓多如牛毛，海瑞却有些特别——他并没有考中过进士，之前的官职则只是正七品的知县。因此照理说原本只能在边远贫穷的小县调来调去，哪里能够成为京官还进了户部？而且算起来还可以说是升了两级。[[2]](#_2_Ju___Ming_Shi__Zhi_Guan_Zhi_Y)

原因就更奇怪，居然是他敢于顶撞上司。

被海瑞顶撞过的上司不在少数，其中最有名的是胡宗宪和鄢懋卿。胡宗宪在嘉靖三十三年出任抗倭总督，三十六年兼任浙江巡抚，而海瑞在次年到浙江淳安县做知县，正好是胡宗宪下级的下级，中间隔着严州的知府。[[3]](#_3_Qing_Can_Kan___Ming_Shi____Zh)

可以说，胡宗宪是海瑞最不能得罪的。



明代遗留下来的一处驿传建筑，始建于明朝洪武八年（1375），位于江苏省高邮市，是中国邮驿“活化石”，也是全国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。图为1995年发行的特种邮票。

何况，这位封疆大吏还官风凌厉，气势逼人，境内官民无不凛然畏惧。海瑞却不管三七二十一。某一天，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，耀武扬威，颐指气使，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，还把驿丞倒吊起来。海瑞也毫不客气，立即下令将其拘捕，胡公子随身携带的数千两银子也没收充公。

抓了人以后，海瑞一本正经地派人快马加鞭给胡宗宪呈上一份公文，声称久闻总督大人节望清高，爱民如子而教子甚严。所以此人必系假冒，其随身所携也必系赃银。胡宗宪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却只好自认倒霉，不了了之。[[4]](#_4_Jian___Ming_Shi__Hai_Rui_Chua)

用同样的办法，海瑞又对付了鄢懋卿。

嘉靖三十九年三月，鄢懋卿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，奉旨巡视浙江等地盐务。依明代制度，中央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是都察院。长官叫都御史，正二品，又叫总宪。副长官叫副都御史，正三品，又叫副宪。副宪原本位高权重，又是钦差大臣，请问有谁敢惹这个家伙？拍马屁都唯恐不及。

当然，身为监察官员，鄢懋卿也要做官样文章，便装模作样明发通令，声称本院素性简朴，不喜逢迎，因此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，毋得过为华奢，靡费里甲。地方官接到宪牌无不会心一笑，很少有人把这些话当真。

海瑞却在鄢懋卿将到未到之际，规规矩矩地上了一个写着“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瑞谨禀”字样的禀帖。禀帖先是照录鄢懋卿的通令原文，接着又说据悉钦差大人所到之处，接待逢迎与宪牌所言完全两样。每桌酒席耗银三四百两，小便器也要用银子打造，厕所里都挂着绫罗绸缎，等等。

接下来海瑞表示，自己完全被弄糊涂了，真不知该如何是好：欲从宪牌，则惧招尤；欲从传闻，则恐违宪意。因此恳请大人明示，到底怎样做才对。鄢懋卿看了禀帖，一肚子火气发作不得，只好不过严州，绕道而去。[[5]](#_5_Jian_Wang_Guo_Xian___Hai_Zhon)

这可真是有理有力有节，堪称敢于斗争，善于斗争。

鄢懋卿当然不会善罢甘休，事实上他也想方设法实施了打击报复。只不过海瑞洁白无瑕，并无差错，鄢懋卿的后台老板严嵩却轰然倒台。中国古代官场历来就是以人划线选边站队的。严嵩和鄢懋卿既然被确定为奸贼，反对他们的也就一律都是好官，何况海瑞还是以卑微之职对抗令人谈虎色变的权臣。这样的英雄如果不能加以表彰，委以重任，不但是帝国的奇耻大辱，更是吏部的严重失职。[[6]](#_6_Ju___Hai_Zhong_Jie_Gong_Nian)

于是，严世蕃被捕下狱一个月前，海瑞升官。

户部主事是一个不大不小、不上不下的职位，甚至不必每日到部办公，主要任务是积累做官的资历。海瑞却是认真负责的人。没有小事可做，也就只好去琢磨大事，而帝国的现状又实在堪忧。深思熟虑之后，他那份著名的《直言天下第一事疏》便摆在了皇帝的御案之上。[[7]](#_7_Jian___Hai_Zhong_Jie_Gong_Nia)

这时严世蕃已经死了七个月，内阁首辅早是徐阶。然而朝政依旧糜烂，风气也依旧腐朽，到处都是马屁精，说真话的凤毛麟角。海瑞认为，根本原因是朝野上下对皇帝都已经失去信心，个个离心离德。用他的原话说就是：

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！

那么，信任危机因何而起？

当然是因为嘉靖太不像话。二十多年不上朝，反倒任意怀疑甚至屠杀臣僚，这是不君；听信术士谗言，跟亲生儿子面都不见，这是不父；与皇后分居，躲在西苑炼仙丹，这是不夫。三纲五常，居然一纲都谈不上，说得过去吗？

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原本应该成为道德楷模的皇帝竟昏聩多疑，刚愎残忍，自私虚荣，就只能造成“吏贪官横，民不聊生，水旱无时，盗贼滋炽”的局面。难怪老百姓要说嘉靖这个年号的意思，就是“家家皆净”了！[[8]](#_8_Jian___Hai_Rui_Ji____He___Min)

啊！直接打脸啊？

这样的奏疏皇帝从未见过，也不会有人见过，便是出于好奇也会把它看完，但看完之后的震怒也可想而知。据说他当场就把奏折摔在地下，气急败坏地狂喊：来人啦！马上把这家伙抓起来，不要让他跑了！

站在旁边的宦官黄锦却不紧不慢地说：陛下放心！此人素有痴名，早已买好棺材，与家人诀别，不会逃跑的。

嘉靖听罢，一声长叹，又捡起奏本一读再读。

黄锦所说半真半假。上疏之后，海瑞确实拿了二十两银子请一位同乡安排后事，然后从容不迫地赴朝房待罪。别人都替他担心，他却神情自若，谈笑风生，批评朝中大臣有如甘草。不过，当时海瑞的家眷在海南，诀别家人云云多半是道听途说，甚至是黄锦变相地替他求情。事实上海瑞的直言不讳让许多人肃然起敬，以至于朝野轰动，举世瞩目，上自九重，下及薄海，内外无不知有所谓海主事者。[[9]](#_9_Jian___Ming_Shi__Hai_Rui_Chua)

现在轮到皇帝纠结了。

嘉靖很清楚，海瑞所言句句是实，只是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过一星半点。因此震怒之余竟有些感动，觉得真正的忠臣就该如此。何况海瑞对他的天赋并不怀疑，反倒认为在汉文帝之上，只要幡然悔悟便可尽洗积弊，直追尧舜。

这番话说得嘉靖心潮澎湃，差点就要全盘接受。但他又对首辅徐阶表示，自己老迈年高身体不好，因此就算想改也无能为力。实际上皇帝最为纠结的是，如果同意海瑞，就得承认自己既是昏君，又是暴君。这当然万万不可，他也只能不断地自言自语：此人算得上比干，朕却不是殷纣王。

海瑞的奏疏，也一放就是数月。

到了次年二月，越想越气的皇帝终于下令，将海瑞关进诏狱，后来又移到刑部的牢房。但是，尽管嘉靖曾经批准过许多人的死刑，对海瑞的处理却一直没有明确表态。如此又过了十一个月，这个当了四十五年皇帝的人终于死去。在徐阶代为起草的遗诏中，他几乎承认了自己所有的错误。

海瑞是在牢房里得到消息的。当时，他看见监狱负责人端来酒肴盛情款待，以为死刑在即，便坦然进食。但当对方告诉他万岁爷已经驾崩，并祝贺他出狱有望时，海瑞却放声号哭，继之以呕吐，最后晕倒在地。[[10]](#_10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Ha)

出狱后的海瑞理所当然地成为英雄，同时也成为帝国的麻烦。内阁和吏部都认为，对于海瑞最好的安排是让他担任品级较高而实权较小的职务，因为他的精神固然可嘉，做法却不可效法，也不宜提倡。然而海瑞却不领情。升到正四品的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后，他给新皇帝上了一份奏折，宣称像他这样连闲饭都吃不好的官员，其实应予革退。[[11]](#_11_Jian___Hai_Rui_Ji)

朝廷无奈，只好给他实权。

结果，中央和地方都鸡飞狗跳。

[[1]](#_1_2)见《明史·世宗本纪二》。

[[2]](#_2_2)据《明史·职官志一》，户部设十三司，其官郎中正五品，员外郎从五品，主事正六品。从正七品越过从六品而至正六品，是破格。

[[3]](#_3_2)请参看《明史》之《胡宗宪传》和《地理志五》。

[[4]](#_4_2)见《明史·海瑞传》。

[[5]](#_5_2)见王国宪《海忠介公年谱》和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五百一十，两书所记不尽相同。另据《明史·鄢懋卿传》，鄢懋卿此时的职务应该是左副都御史。此事《海瑞集》和《明史·海瑞传》也有记载，同时还请参看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。

[[6]](#_6_2)据《海忠介公年谱》，嘉靖四十年海瑞原本应该升为嘉兴府通判，但因鄢懋卿党羽弹劾，次年改任兴国知县。

[[7]](#_7_2)见《海忠介公年谱》。《明史·海瑞传》称上疏在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是不对的，因为这个月的初一他就下狱了。

[[8]](#_8_2)见《海瑞集》和《明史·海瑞传》。

[[9]](#_9_2)见《明史·海瑞传》和《海忠介公年谱》，又请参看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。

[[10]](#_10_2)以上见《明史·海瑞传》。

[[11]](#_11_2)见《海瑞集》。

## 廉政风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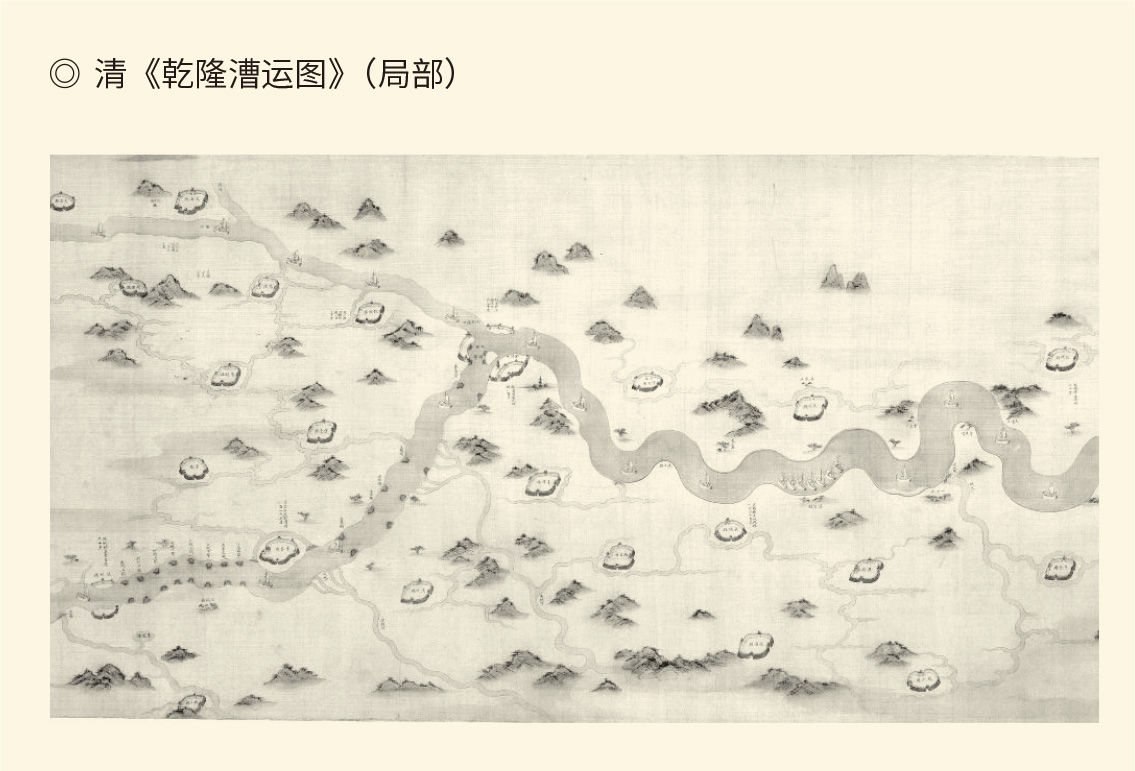
海瑞新职务的全称，是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十府。这一长串头衔中，只有最前面的佥都御史是本职，正四品。后面的都是任务不是职务，包括巡抚。巡抚二字本是动词，意思是巡察抚慰。正如总督的本义，是总理督察。到清代，动词变名词，总督和巡抚才成为职务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巡抚是有实权的。

在海瑞那里吃了哑巴亏的胡宗宪，就是浙江巡抚。

海瑞巡抚的地方也非同一般。首先是南京应天府，然后有镇江府、常州府、苏州府和松江府等等，非富即贵。何况他还兼理浙江省杭州、嘉兴和湖州三府的税粮。任务之重和权力之大，在他一生中可谓登峰造极。

海瑞也摩拳擦掌，准备大干一场。



描绘了自洞庭湖和岳州府开始，经长江、大运河至北京的水道路线。明时漕粮份额之分配，以南直隶和浙江地区为重，覆盖海瑞巡抚之应天、苏州、常州、镇江、松江、徽州、太平、宁国、安庆、池州十府和广德州，以及监理税粮之区域。原图藏天津博物馆。

举措则有大有小。

小的是整顿风气。海瑞下车伊始，就颁布他的《督抚条约》三十六条。这些规定具体而细致，比如巡抚出巡，当地官员不得出城迎接，更不得设宴招待。工作餐可以有鸡鱼肉各一样，但不得供应鹅和黄酒。境内的公文，一律使用廉价纸张，后面也禁止留有空白。忠靖凌云巾和宛红撒金纸之类奢侈品，斗糖斗缠之类零嘴甜食，大定胜饼桌席之类有铺张浪费嫌疑的习俗，也在严查之列，必须不见踪影。

宪令一出，官民人等无不愕然。应天十府官员纷纷请求改调他处，有的甚至自动离职。缙绅之家则把朱漆大门改成黑色，弄得苏州城里好像都在操办丧事。就连江南织造太监也夹起了尾巴，把自己的轿夫由八人减至四人。[[12]](#_12_Yi_Shang_Jian___Hai_Zhong_Ji)

廉政风暴，就这样掀起。

海瑞却还要打大老虎。

大老虎就是地方豪强，主要由乡绅构成。乡绅包括退休官员和有文化的地主，往往同时也是宗族长老。其中，心地善良作风正派的，可以帮助官府维持治安，敦风化俗；怙恶不悛为富不仁者，则包揽讼词，武断乡曲，鱼肉百姓，成为地道的土豪劣绅。而后者最大的问题，是通过巧取豪夺大量占有土地，同时又依仗特权拒不按照实际田亩缴纳粮税。

结果，耕者无其田，而税收无由出。

海瑞当然不能坐视不管。

隆庆三年十二月，也就是接任巡抚半年后，海瑞巡视了辖区内的松江府。松江现在属于上海，当时则与常州和苏州同为帝国财政的主要来源地，也是官僚权贵的集中点，豪门巨富数不胜数，土地兼并的问题也最为严重，以至于到巡抚大人行台提出控诉的农民，竟达近万人之多。[[13]](#_13_Jian___Hai_Rui_Ji__Bei_Lun_Z)

更麻烦的是，最大的老虎是徐阶。

徐阶是松江府华亭县人。由于数代没有分家，因此家族成员多达数千。占有土地的数字也很吓人，数十万亩。这就很难说是他的家人诚实劳动所得，理应退还原主。海瑞既然在他的《督抚条约》中宣称，本院执法一视同仁，退田运动也不管对方是阁老还是尚书，当然不能对徐阶破例。[[14]](#_14_Xu_Jie_Jia_Zu_De_Tu_Di__Huan)

这时徐阶已经退休，也很给海瑞面子，不但退田，还造册呈上。海瑞看了却哭笑不得，因为徐阶只是象征性地退了些许，很明显地是想敷衍了事，蒙混过关。

那么，又该如之何呢？

海瑞多少有些纠结。他倒不畏权贵，徐阶却对他有救命之恩。徐阶在嘉靖怒不可遏时密奏说：海瑞之言的狂悖众所周知，动机则无非沽名钓誉，所以杀他反倒是成全。更何况他敢于直言，是因为知道陛下圣明。圣度如天如地，自然也无所不容。唯其能容所难容者，才足见所容之大。[[15]](#_15_Jian_Xu_Jie___Shi_Jing_Tang)

嘉靖这才打消要杀海瑞的念头。

徐阶的话并不好听，但是管用，而且“主圣则臣直”也实际上肯定了海瑞，只不过要先拍嘉靖的马屁，非如此不能将其从那暴君的虎口中救出。不难想象，当时徐阶如果煽风点火添油加醋，十个海瑞也得粉身碎骨。

海瑞不能以怨报德。

然而对于此事，海瑞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，君子爱人以德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帮助他改正错误，挽回影响。事实上只要民田一退，民愤便可平息，闲言碎语也可以消弥。因此海瑞给徐阶写信：最近查阅退田名册，更加感到阁老的盛德出人意表。可惜退数不多，希望再加清理为幸。[[16]](#_16_Jian_Huang_Bing_Shi___Hai_Zh)

徐阶的回应，却是托首辅李春芳写信疏通。

海瑞依然苦口婆心。他回信说，存翁（徐阶号存斋）为小人蒙蔽，产业之多，令人骇异。如今民风刁险，退田如不过半，只怕对他自己不利。何况以区区半产，换来百年之后的安宁，岂不划算，何必要因小失大呢？[[17]](#_17_Jian___Hai_Rui_Ji__Fu_Li_Shi)

显然，海瑞是想维护徐阶的，只是不肯牺牲原则。或许在他看来，坚持原则才是最好的维护。想想也是，徐阶既然号称名相，难道愿意背着“为富不仁”的千古骂名？

据说，徐阶勉强接受了海瑞带有强迫性的要求，但海瑞也把文官集团得罪了个干净。要知道，明不是宋。宋代文官的待遇极高，也能与皇帝共治天下，所以王安石他们才会以天下为己任。明的天下却是朱家的，官员的俸禄也低。如果没有额外的好处，除了海瑞，谁又肯来做这赔本生意？

海瑞，却眼看就要断了大家的财路。

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对海瑞的弹劾几乎与他在任上的改革同步进行，而且同样出手极重，攻势凌厉。给事中舒化的奏章还算客气，说海瑞早年以风节称著，不失鲠直之臣，但政令乖谬，恐非人情。戴凤翔的攻击就要猛烈得多，指控海瑞包庇奸民，鱼肉缙绅，沽名乱政。这三顶帽子扣下来，如果不是因为海瑞清廉到无可挑剔，简直就要算颠覆罪了。[[18]](#_18_Jian___Ming_Shi__Hai_Rui_Chu)

朝廷的态度十分审慎。隆庆四年正月十四日，内阁传达皇帝批复：海瑞节用爱人，勤政任怨，留抚地方如故。但到二月二十五日，就下令海瑞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，改派他人巡抚应天十府了。消息传出，境内民众号哭于道。这些卑微的小民当然回天无力，只好将他的画像供在家里。[[19]](#_19_Jian___Ming_Mu_Zong_Shi_Lu)

然而就在海瑞等待交接的时候，朝廷又突然宣布南京本有户部，因此总督南京粮储一职其实多余，应予裁革。这就明摆着是要让海瑞没有着落了。于是海瑞愤而辞官，自己跑回海南老家，而且一去就是十五年。[[20]](#_20_Jian___Ming_Shi__Hai_Rui_Chu)

当然，海瑞也并没有就这样一走了之。他给内阁大臣写了封辩驳信，满腔悲愤地说：人情世态，天下事亦止是如此而已矣，能有成乎？母子天性，熙熙山林，舍此不为而日与群小较量是非，万求一济，何益！何益！[[21]](#_21_Jian___Hai_Rui_Ji__Zai_Qi_Ge)

海瑞真是伤心透了。

廉政风暴却就此烟消云散。官场恢复平静，或者说继续死气沉沉，尽管也依然暗流涌动。只有海瑞，戏剧性地退出舞台，站在聚光灯下仅仅八九个月。想当初，朝野上下都把他视为英雄，为他的直言不讳击节叫好。现在，贫苦无告的小民更加崇敬这位罕见的清官，内阁却看他如怪物，恨不得帝国官员的行列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个名字。[[22]](#_22_Qing_Can_Kan_Huang_Ren_Yu)

这可真是悲莫大焉。

但，为什么呢？

[[12]](#_12_2)以上见《海忠介公年谱》和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引《海瑞集》和《国朝献征录》。

[[13]](#_13_2)见《海瑞集·被论自陈不职疏》。

[[14]](#_14_2)徐阶家族的土地，黄秉石《海忠介公传》称数十万亩，其他文献则有说二十四万亩的，有说四十万亩的，据说最后被落实为六万亩，并被没收，但已在海瑞离任之后。海瑞的宪令则见《海瑞集·督抚条约》。

[[15]](#_15_2)见徐阶《世经堂集》卷三。

[[16]](#_16_2)见黄秉石《海忠介公传》。

[[17]](#_17_2)见《海瑞集·复李石麓阁老》。

[[18]](#_18_2)见《明史·海瑞传》，又见《明穆宗实录》卷四十一、四十二。

[[19]](#_19_2)见《明穆宗实录》卷四十一、四十二，《明史·海瑞传》。

[[20]](#_20_2)见《明史·海瑞传》和《高文襄公文集》。

[[21]](#_21_2)见《海瑞集·再启阁部高中玄诸公》。

[[22]](#_22_2)请参看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。

## 复出悲剧

事情也许得从后面说起。

万历十三年正月十日，也就是海瑞辞官十五年后，朝廷突然作出决定，起复他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二月十一日又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，由正四品升到正三品。到次年二月三日，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。我们知道，北京的都察院有左右两位长官，南京政府却唯有右都御史一人。因此海瑞就是正二品的最高监察官员，只不过是南京的。[[23]](#_23_Qing_Can_Kan___Ming_Shi__Zhi)

这里面的信息耐人寻味。

的确，管升官的吏部和管罢官的都察院，无疑是帝国最重要的中央政府部门。然而南京政府却又形同虚设，担任再高的职务也没有什么可以作为。那么，将原本闲散之人特地调回来任此闲职，还步步高升，究竟用心何在？

首辅申时行一语道破天机。

他给海瑞写信说：

维公祖久卧山林，于圣朝为阙典。[[24]](#_24_Jian___Si_Xian_Tang_Ji____Ju)

这话说得很客气。明清两代的习俗，百姓称县官和州官为父母，知府和巡抚为公祖。申时行是长洲县人，家乡属于苏州府。将曾经担任过应天巡抚，并且驻节苏州的海瑞称为公祖，就是以海瑞治下的草民自居了。至于字面意思，就更是漂亮：让公祖久卧山林，对于圣朝实在是憾事。

可惜这话经不起推敲：既然如此，早干什么去了？

因此，于圣朝为阙典，当不得真。要当真的，是“公祖久卧山林”——老公祖长期住在乡下，对朝廷和官场并不甚了然。只是如不起用清官，又如何彰显政治清明？

潜台词也很清楚：做做摆设就好，别惹什么是非！

海瑞却不是做摆设的人。何况他已七十三岁，对繁华的都市生活又没有兴趣，犯得着千里迢迢来做花瓶吗？实际上这位前反贪英雄还没有离开海南岛，就已经先声夺人。他给万历皇帝上了份奏折，声称现在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就是因为惩罚的力度不大，贪腐的成本太低，因此应该实施太祖皇帝成法：贪污八十贯者绞，更为严重的剥皮实草。



这幅明代古画描绘了明朝中晚期南京地区繁华的市井生活。

此言一出，朝野侧目。

不过，很多人还是不太在意。因为海瑞的奏折自称是以行将就木之身，效法古人的尸谏。所谓尸谏，则是上书之后就自杀，以死抗争。但是海瑞并没有去死，还升了官，因此无妨看作一个久居山林不通世故之人的疯话。

没想到，海瑞玩真的了。

有一次，某个御史招了帮艺人在家里演戏，海瑞得知后就要按照太祖成法实施杖刑。这下子官场沸腾了。因为谁都知道，徒有虚名的南京政府其实没有正经事可做，吃喝玩乐也实在难以算作过错和罪行。如果连这都要追究，那么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南京的“官员俱乐部”岂不要解散？[[25]](#_25_Yi_Shang_Zou_Zhe_He_Shi_Jian)

于是，猖狂贪腐和不那么贪腐的都群起而攻之。

这回反对派改变了策略，攻击海瑞是伪君子。因为海瑞之所以威望崇高，全在道德高尚。这就要力证其伪，比方说接到任命竟不辞让，反倒强调要变卖家产才能赴任，这不是既骄狂又虚伪吗？这样的伪君子，靠得住吗？

此外，则是海瑞以圣人自居之类无中生有之词。

面对如此无聊的污蔑诽谤和人身攻击，青年学生和低级官员纷纷站在了海瑞一边。争辩据说旷日持久，并不糊涂的皇帝也终于表态：海瑞屡经荐举，故特旨简用。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，且指切朕躬，词多迂戆，朕已优容。

至于海瑞的工作安排，他也同意吏部的意见：职务应予保留，但不宜掌实权。批示说：当局任事，恐非所长，而用之以镇雅俗、励颓风，未为无补，合令本官照旧供职。[[26]](#_26_Yi_Shang_Jian___Ming_Shen_Zo)

海瑞看到圣谕一定伤心至极。好嘛！说来说去，还是要他做摆设。何况，有道德的人不能当局任事，岂非就连纲常伦理和祖宗成法，也被看作了表面文章？于是，他一连七次递交辞呈，却照例不准。看来，帝国已经下定决心，要把海瑞当作活化石供在南京，以便宣称自己是以德治国的。

◎明代文官俸禄表（以年计）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文官品级 | 俸禄（石） | 文官品级 | 俸禄（石） |
| 正一品 | 1044 | 从一品 | 888 |
| 正二品 | 732 | 从二品 | 576 |
| 正三品 | 420 | 从三品 | 312 |
| 正四品 | 288 | 从四品 | 252 |
| 正五品 | 192 | 从五品 | 168 |
| 正六品 | 120 | 从六品 | 96 |
| 正七品 | 90 | 从七品 | 84 |
| 正八品 | 78 | 从八品 | 72 |
| 正九品 | 66 | 从九品 | 60 |

明初付给官员大米，但洪武朝结束前，仅部分薪俸以大米支付，之后大米比例不断下降，其余以诸如纸钞（几无实际价值）、丝、棉，最后是白银等其他商品付给。薪俸中大米折成其他形式，不按市场比率折算，而按人为确定的低比率。《明史》叹曰：“自古官俸之薄，未有若此者！”（据《剑桥中国明代史》）

悲剧，也其实正在这里。

实际上，尽管海瑞真心诚意地希望，官员们都能够按照太祖皇帝的圣训廉洁自律，却不知麻烦的制造者正是朱元璋本人。这家伙一方面很不道德地霸占了天下，另方面又极其苛刻地要求臣僚无私奉献，将俸禄的标准定得极低，以至于海瑞只能在衙门里种菜，母亲过生日才买肉两斤。[[27]](#_27_Jian___Ming_Shi__Hai_Rui_Chu)

那么请问，除了海瑞，谁能清廉如此？

做不到就只能装。装到嘉靖和万历那会儿，没有人不在俸禄之外另开财源。大家对此都心照不宣，皇帝对此也睁眼闭眼。否则以嘉靖之精明，岂能不知严嵩是贪官？圣明天子尚且放任自流，内阁和都察院又为什么要多管闲事？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贪得有厌，适可而止，便是清廉。

这，可以说是当时官场的默契和共识。

然而，大家都装糊涂，海瑞却偏认死理。况且，作为从基层干起的官员，他很清楚贪官污吏是怎样做手脚的，因此也总能在具体而微的细节上堵住漏洞。比如他规定，工作餐的标准视地方物价高低而定，至多纹银三钱，连蜡烛和柴火等开支也计算在内，一分一厘都不得超标。[[28]](#_28_Jian___Hai_Rui_Ji__Du_Fu_Tia)

不能说海瑞不对。事实上，没有可量化的标准，廉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。问题是当真如此，则不但官员和胥吏没有了生财之道，就连国家机器也不能正常运转。要知道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，其实是默许了润滑剂的。

默许，就只能暗箱操作，就只能互相关照。

因此，海瑞的廉政风暴便让所有人都尴尬和为难。公开反对他吧，没有道理。当真依了他吧，不可操作。更为麻烦的是，正如暗地里的东西永远摆不到桌面上，帝国也绝不能承认不需要道德楷模。因此万历皇帝的决定，无妨说是当时的最佳选择。海瑞既然是忠臣，难道就不能服从吗？

何况，朝廷也没觉得委屈了他。

海瑞留在了职位上，但没有尸位素餐，而是尽其所能为民众排忧解难，以至于人们暂时地忘记了南京右都御史只是闲职，反倒感觉当年那个应天巡抚又重新归来。当然，扭转整个社会风气的想法，也多半只能存在于他的文集中。[[29]](#_29_Jian_Huang_Bing_Shi___Hai_Zh)

孤军奋战的海瑞力不从心，也不合时宜。

但，历史记住了他。

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，海瑞病逝于南京，留下的积蓄竟不够殓葬之资，还得靠同僚捐助。出殡那天，南京城不少店铺自动停止营业，普通民众白衣白冠为之送行，队伍延绵逶迤长达百里，哀声不绝于道。人民用自己的方式，为这位善良刚毅正直清廉的官员，献上了最诚挚的感激和哀思。[[30]](#_30_Jian___Ming_Shi__Hai_Rui_Chu)

海瑞甚至在民间照例被神化。有故事说，京城抓了作祟的妖怪，皇帝审问时还十分嚣张，对谁都不放在眼里。最后万历说：再敢胡闹，就送到南京海瑞那里去！这个妖怪当时便吓破了胆，再也不敢说一个字。[[31]](#_31_Jian__Ming__Chen_Jian___Huan)

这，恐怕是申时行他们没有想到的。

其实，重新招回海瑞原本就很怪异，因为早在万历元年正月吏部就已有定论：海瑞秉忠亮之心，抱骨鲠之节，天下信之。然夷考其政，多未通方。止宜坐镇雅俗，不当重烦民事。这就跟十三年后万历的批示如出一辙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又要把他请回南京呢？心血来潮，还是另有玄机？[[32]](#_32_Jian___Ming_Shen_Zong_Shi_Lu)

当然是后者。

只不过，事情还得从徐阶说起。

[[23]](#_23_2)请参看《明史·职官志四》。

[[24]](#_24_2)见《赐闲堂集》卷三十六。

[[25]](#_25_2)以上奏折和事见《明史·海瑞传》，把南京政府称为“官员俱乐部”是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的说法。

[[26]](#_26_2)以上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七十二、一百七十三。

[[27]](#_27_2)见《明史·海瑞传》。

[[28]](#_28_2)见《海瑞集·督抚条约》。

[[29]](#_29_2)见黄秉石《海忠介公传》。

[[30]](#_30_2)见《明史·海瑞传》。

[[31]](#_31_2)见（明）陈建《皇明从信录》卷三十五。

[[32]](#_32_2)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九万历元年正月戊戌条。

## 官场风波

徐阶担任首辅之后，就开始谋划将来。

将来不能不想。徐阶二十一岁踏入仕途，在北京的官场磨砺了四十多年，伴嘉靖如伴虎，傍严嵩如傍狼，深知是非之地不可以久留，也不可能久留。这就要未雨绸缪，安排好退休之后。否则，严嵩的结局没准就是自己的下场。

首先被徐阶看中的是李春芳。

李春芳是扬州兴化人，比徐阶小七岁，科举考试的辈分晚了八届。徐阶是嘉靖二年的探花，李春芳则是二十六年的状元。因此李春芳在徐阶面前，是晚辈和后学。更重要的是，此君为人谦虚谨慎，低调平和，从不气势凌人。徐阶将他引入内阁，便此刻有助手，将来有保障。[[33]](#_33_Jian___Ming_Shi__Li_Chun_Fan)

事实证明，这步棋下对了。

但引入高拱，却大错特错。

高拱是河南新郑人，比徐阶小九岁，辈分晚六届，嘉靖二十年的进士。照理说，他也应该以后学自居，对徐阶引他入阁表示感谢。可惜高拱并不。因为高拱认为，自己是裕王的老师，裕王则迟早会当皇帝。所以，他不但不买账，反倒认为徐阶有投机取巧和讨好卖乖之嫌，结果两人不和。[[34]](#_34_Jian___Ming_Shi__Gao_Gong_Ch)

失望之后，徐阶又想到了张居正。

张居正是荆州江陵人，比徐阶小二十二岁，也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，跟李春芳同届，又跟高拱同事，曾经分别担任过国子监的正副长官，也都是裕王的老师。只不过，高拱为人飞扬跋扈，暴躁乖张，张居正则胸有城府又侠肝义胆。徐阶受严嵩排挤的时候，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，张居正却坦然地正常来往，结果徐阶心存感激，严嵩也另眼相看。[[35]](#_35_Jian___Ming_Shi__Zhang_Ju_Zh)

这样的人，当然可靠。

于是，徐阶做了件出格的事。

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，皇帝驾崩，徐阶负责起草遗诏。按照惯例，首辅可以自己单独执笔，也可以邀请其他阁臣商量。徐阶却撇下高拱等人，约了还只是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张居正。这在张居正固然是知遇，对于高拱却是奇耻大辱。于是在第二年，高拱便唆使党羽齐康以“儿子和家人横行乡里为非作歹”为罪名，上书弹劾徐阶。[[36]](#_36_Qi_Cao_Yi_Zhao_Shi_Jian___Mi)

这下子矛盾公开化了。给事中欧阳一敬首先发难，指控高拱和齐康是奸党。齐康也提出反诉，说对方是奸党。不过徐阶这边显然人多势众，不但群起反攻，还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宫门之外，对着齐康破口大骂吐口水。[[37]](#_37_Jian___Ming_Shi__Ou_Yang_Yi)

没有记载显示张居正有何表现，想来左右为难。徐阶对他有知遇之恩，高拱于他则亦师亦友。因此，头脑清醒的他选择了保持中立，并不轻率地意气用事。[[38]](#_38_Qing_Can_Kan_Chen_Li_Rong)

张居正不蹚浑水，海瑞却一头撞了进来，指责齐康甘为鹰犬，陷害好人，高拱则既狡诈又凶残，是朝廷祸患。因此高拱应该罢官，齐康应该判刑。这时，海瑞出狱不久，声望正隆，再加上南京的言官和御史们也纷纷响应，弹劾高拱的奏折雪片般飞来，皇帝再喜欢高拱也无能为力。[[39]](#_39_Jian___Ming_Shi__Hai_Rui_Chu)

结果，高拱辞职，齐康罢官。[[40]](#_40_Jian___Ming_Shi__Gao_Gong_Ch)

隆庆元年五月，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高拱黯然神伤地离开北京。仅仅十四个月后，徐阶也退休。他将未了之事和自己的晚年，都托付给已是武英殿大学士，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衔的张居正。张居正也对恩相慷慨承诺：大丈夫既以身许国许知己，唯鞠躬尽瘁而已，他复何言！[[41]](#_41_Jian___Zhang_Ju_Zheng_Ji__Da)

一年后，海瑞巡抚应天十府。

谁都没有想到，徐阶的厄运从此开始，因为海瑞之前是力挺徐阶，攻击高拱的。他的奏折甚至说，徐阁老执政以来忧勤国事，建树甚多，岂容诽谤？然而巡视松江府时，海瑞却大吃一惊。原来为官清正的那位名相，在自己的家乡竟然有如此恶行。徐阶的人设轰然坍塌，威望跌入低谷。[[42]](#_42_Jian___Ming_Shi__Hai_Rui_Chu)

◎明代三公、三孤人数及秩品表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名称 | 人数 | 秩品 | 所属 |
| 太师 | 无定员 | 正一品 | 三公 |
| 太傅 | 无定员 | 正一品 | 三公 |
| 太保 | 无定员 | 正一品 | 三公 |
| 少师 | 无定员 | 从一品 | 三孤 |
| 少傅 | 无定员 | 从一品 | 三孤 |
| 少保 | 无定员 | 从一品 | 三孤 |

三公泛指协助皇帝处理国务的高级官员，具体官职历代有所变动，至宋定为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元、明、清沿用。三孤，又称三少，为三公的辅官。自宣德、正统以后，三公、三孤成为虚衔，为勋戚文武大臣的加官、赠官。

雪上加霜的是，海瑞巡视松江府的一个月前，高拱重新回到了内阁。此人出京时就享有许多荣誉头衔，卷土重来后更是气宇轩昂，咬牙切齿要报徐阶那一箭之仇，便指令苏州知府蔡国熙协同办案。蔡国熙也是主张反腐倡廉的，跟海瑞一拍即合，更兼证据确凿，徐阶哪里扛得住？[[43]](#_43_Jian___Ming_Shi__Gao_Gong_Ch)

张居正不能不管。

于是，这位有着从一品荣衔的内阁大臣，话里有话地给正四品的蔡国熙写了封信，声称坊间纷纷传言，徐公的三个儿子被捕，是因为地方官揣摩高阁老有此之意。这恐怕就是误会了。自古以来爱恨情仇，不及其子。何况高公向来光明正大，宅心平恕，岂会愿意看到令人不快的结果？[[44]](#_44_Jian___Zhang_Tai_Yue_Wen_Ji)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蔡国熙只好网开一面。

张居正釜底抽薪，高拱也打退堂鼓。他既害怕别人说他公报私仇，也不希望海瑞志得意满，便明确告诉蔡国熙没有要抓徐公子的意思。接着，他又写信给徐阶，坦然表示两人虽有过节，却既不敢废朝廷之法，以德报怨，更不敢借朝廷之法，以怨报怨。相反，倒不无兔死狐悲的心情。[[45]](#_45_Jian___Gao_Gong_Quan_Ji____Z)

高拱既然抽身，徐阶自然解围。

海瑞却被暗算了，也被孤立了。要知道，徐阶、高拱和张居正可是名臣中的名臣，大佬中的大佬。得罪了这三位就等于跟所有人翻脸，何况他的廉政风暴本来就是跟整个官场作对。只不过，他没有想到官官相护竟至于此。

壮志难酬的海瑞也只能挂冠而去，并在临行前上书朝廷痛斥阁部玩忽职守，假公济私，首鼠两端，混淆是非，简直不像男人。这脾气发得就连好好先生李春芳都难接受，私下对人说：海瑞这么讲，那我岂不变成老太婆了吗？[[46]](#_46_Jian__Ming__Zhou_Hui___Jin_L)

后来成为首辅的张居正，也当然不会欢迎海瑞重新回到官场，尽管这样的建议时有提出。同样，在张居正去世并且被清算之后，请回海瑞便成了政治正确。唯其如此，海瑞也只能被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因为那原本就是做秀。

不过，这已经不关张居正什么事。

海瑞回乡尽孝之后，北京的官场继续内讧，根本原因则在于高拱不能容人。结果，恃才傲物的赵贞吉，颇负盛名的殷士儋，阿弥陀佛的李春芳，老实巴交的陈以勤，全都忍无可忍地离开了内阁，高拱和张居正则升为首辅和次辅。

这时，是隆庆五年十一月。[[47]](#_47_Jian___Ming_Shi__Zai_Fu_Nian)

张居正能够留下来，也有多种原因。高拱于他原本亦师亦友，两人的政见也基本相同。再加上张居正以“只补台不拆台”的态度甘居副手，自然成为公认的最佳搭档。

因此，他们有了短暂的蜜月期。

但是，当内阁只剩下两个人时，相辅相成便变成了一山不容二虎。而且，张居正营救徐阶，也让高拱警惕。他当然知道自己树敌甚多，迟早难免被弹劾。按照制度，大臣遭遇弹劾必须回避。到那时，自己的命运岂非由张居正左右？

于是，高拱请求隆庆皇帝任命新的阁臣。

然而得到的圣旨，却是内阁不必添人。高拱立即意识到这是张居正在背后做了手脚，而且是与宫中太监合谋。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说，那个湖北佬不走正道，有什么想法就让太监以皇上的名义批出，自己却袖手旁观，佯为不知。

事实证明高拱判断无误。隆庆六年三月下旬，弹劾高拱的行动果然发生，只不过未能得逞。最后，此事以张居正向高拱登门谢罪了结，新的阁臣也在第二个月到任。但是高拱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因为他能够屹立不倒，全仗隆庆的绝对信任。可惜才过两个月，那皇帝就死了，而张居正与宫中太监的结盟，则还有更重要的人物支持。[[48]](#_48_Yi_Shang_Jun_Jian_Gao_Gong)

[[33]](#_33_2)见《明史·李春芳传》。

[[34]](#_34_2)见《明史·高拱传》。

[[35]](#_35_2)见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。

[[36]](#_36_2)起草遗诏事见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，高拱唆使齐康弹劾徐阶事见《明史·徐阶传》。

[[37]](#_37_2)见《明史·欧阳一敬传》。

[[38]](#_38_2)请参看陈礼荣《张居正：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》。

[[39]](#_39_2)见《明史·海瑞传》和《海瑞集·论劾党邪言官疏》。其实高拱并不很坏。他才智魄力都超过徐阶，生活也很清苦简朴。他的门生蔡国熙任苏州知府时也很称职，跟海瑞合作也很好。所以后来海瑞编文集时，对自己这篇奏疏有所反省。

[[40]](#_40_2)见《明史·高拱传》。

[[41]](#_41_2)见《张居正集·答上师相徐存斋》。

[[42]](#_42_2)见《明史·海瑞传》。

[[43]](#_43_2)见《明史·高拱传》。

[[44]](#_44_2)见《张太岳文集》卷三十四。

[[45]](#_45_2)见《高拱全集》之《与苏松蔡兵备书》和《与存斋徐公书一》。其时蔡国熙已任苏松兵备道副使，故云。

[[46]](#_46_2)见（明）周晖《金陵琐事》卷一。

[[47]](#_47_2)见《明史·宰辅年表二》。不过，高拱和张居正升任首辅和次辅是在当年五月，内阁只剩下他们俩人在十一月。

[[48]](#_48_2)以上均见高拱《病榻遗言》卷二。另据《明史·宰辅年表二》，高仪在隆庆六年四月入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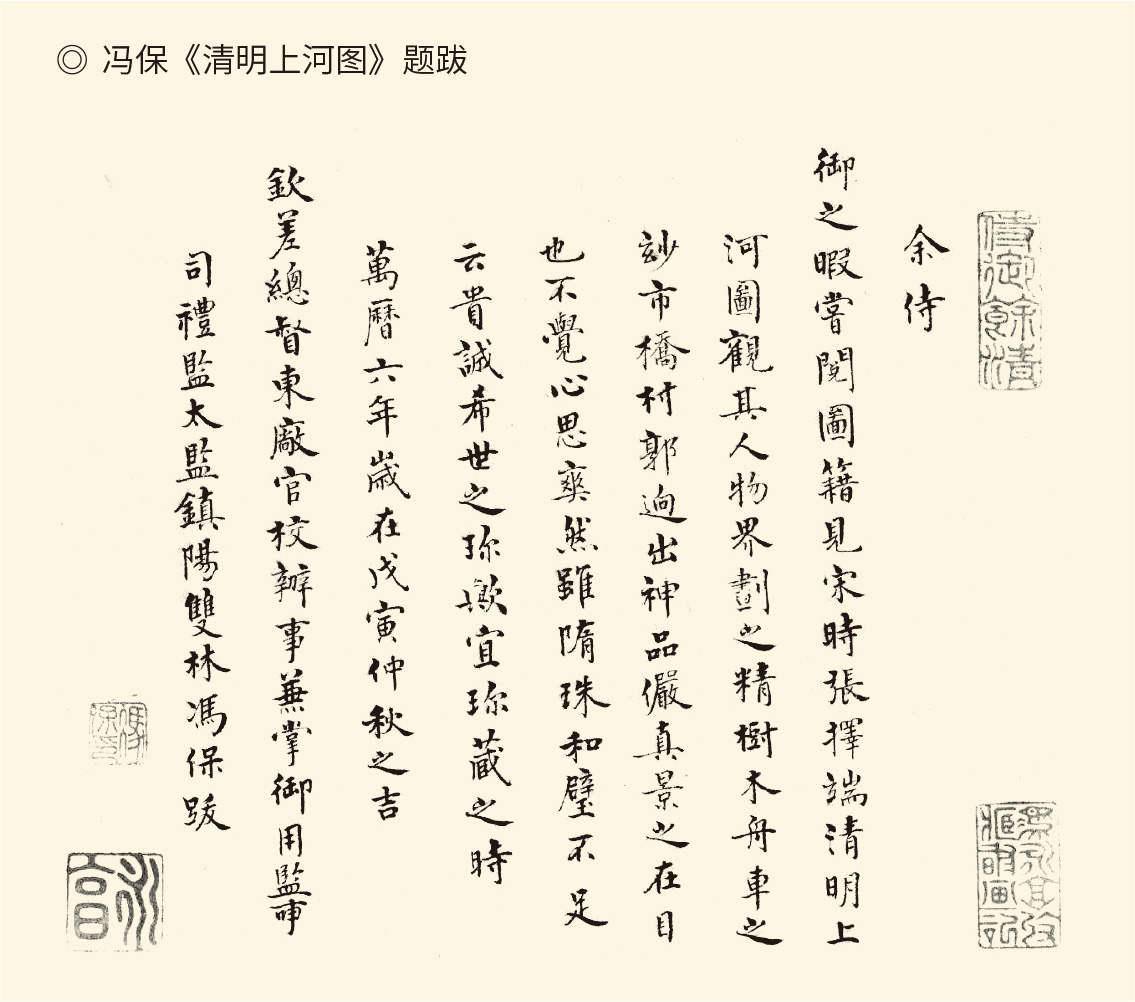
## 高拱被逐

与张居正结盟的叫冯保。

冯保在太监当中是个异类，不但知书达理，还写得一笔好字，曾经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上题跋。明代宦官机构，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。司礼监的长官是掌印太监，相当于内阁的首辅；次为秉笔太监兼掌东厂，相当于次辅。隆庆初的冯保就是这样的二号人物，他当然还想做老大。

高拱却跟冯保过不去。在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时，先后两次安排了别人。这就逼得冯保与张居正勾结。张居正为了对付高拱，也不顾士大夫的体面，跟冯保拜为兄弟。这种事很为读书人不齿，高拱当然不屑。可惜皇帝信任冯保，高拱举荐的头号太监又来自尚膳监，除了做饭，不会别的。[[49]](#_49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Fe)

所以，如果要搞阴谋，高拱不是对手。



何况张居正反应灵敏，早就看出皇帝病入膏肓，也早就写好了文件交给冯保。于是，五月二十五日隆庆病重，冯保就宣读了皇帝的遗诏。第一条是对太子的：朕不行了，皇帝你做。第二条的内容，则是要内阁三大臣与司礼监共同辅佐新君。念完之后，在场的人都号啕大哭。

次日，隆庆驾崩。

这件事有些奇怪，因为从来没有宦官受顾命的。更奇怪的是，皇帝死后又有遗诏：着冯保掌司礼监印。但，遗诏是当众宣布的。要司礼监同受顾命，更是隆庆的意思，因为他本人也在场，还抓着高拱的手说：以天下累先生，事与冯保商榷而行。这就显然不能说是冯保和张居正矫诏。[[50]](#_50_Ci_Shi_Zhen_Wei_Qing_Can_Kan)

吃了暗亏的高拱决定发起进攻。

他心中策划的第一步，是奏请新皇帝将司礼监的权力交还内阁。只要权归内阁，对付冯保就易如反掌。不过，这份奏折必须由辅臣联名，所以又让心腹去知会张居正。张居正满口答应，还笑着说：这不就是扔掉只死老鼠吗？[[51]](#_51_Jian___Ming_Shi__Gao_Gong_Ch)

六月十日，奏折送达御前。

这天是新皇帝登基的日子。高拱匆忙上奏，其心急火燎可想而知。然而这时的万岁爷，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万历皇帝的朱翊钧只有十岁，当家做主的其实是两个人——他的嫡母陈皇后和生母李贵妃，也许再加司礼监掌印冯保。

万历跟他两位母亲的关系都很好。他当太子时，陈皇后由于生病住在别宫。他就每天早上都跟随生母去请安，嫡母也只要听见太子的脚步声就高兴。皇后拿起经书考问，太子则无不朗声作答，后宫里竟是充满欢乐的气氛。[[52]](#_52_Jian___Ming_Shi__Shen_Zong_B)

想当时，被万历称为“大伴”的冯保或许在场。

冯保当然也是皇后和贵妃信任的人，李贵妃甚至通过他与张居正结盟，条件是让她与皇后并尊。这个要求后来得到了实现：陈皇后尊为仁圣皇太后，她为慈圣皇太后，看不出多少区别。不过这是后话。现在他们要做的，是齐心协力去对付高拱。只有扳倒高拱，三个人才都能如愿以偿。[[53]](#_53_Jian___Ming_Shi__Xiao_Ding_L)

那就立即行动起来。

六月十四日，宫中传话令内阁、五府和六部皆至。高拱认为自己的奏折起作用了，兴高采烈带领群臣前往。他甚至交代张居正：如果有问题，就由我来回答。我说不通，你再接着来，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件事给办成了。

张居正哼哼哈哈，不置可否。

于是，一行人来到会极门，宣诏太监却已捧着圣旨走了出来。待群臣跪下，太监便说：张老先生接旨！

这话让高拱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他是首辅，应该说“高老先生接旨”才对啊！那个太监却不管高拱怎么想，只管展开文书照本宣科：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，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，通不许皇帝主管。不知他要何为？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。高拱便着回籍闲住，不许停留！

会极门外，鸦雀无声。

高拱如遭雷击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也无法辩驳。因为这是以皇后懿旨、皇贵妃令旨和皇帝圣旨名义发布的，等于是终审判决。何况两宫和皇帝还训斥了群臣：你们大臣受国家厚恩，当思竭忠报主，如何只阿附权臣，蔑视幼主？今后都要洗心涤虑，用心办事。如再有这等的，处以典刑！[[54]](#_54_Yi_Shang_Jian_Gao_Gong___Bin)

那么，还有谁敢帮高拱求情呢？

只有跪在旁边的张居正，将面如死灰汗流浃背全身瘫软的前首辅扶了起来，又让两个小官架走。实际上，这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，正是他和冯保的杰作。当然，他们也是被逼出来的。两天前，高拱已经草拟了皇帝的批文，又发动言官弹劾冯保，还故意将副本在内阁公布。罪名之严重，是冯保目中无君，竟敢在新皇帝即位时站在御座之上。[[55]](#_55_Jian_Fan_Shu_Zhi___Wan_Li_Hu)

冯保魂飞魄散，张居正却要他将计就计。[[56]](#_56_Jian__Ming__Wen_Bing___Ding)

计策很快就有了。隆庆驾崩后，高拱曾失声痛哭：十岁的太子，如何治天下？这原本是忧国之言，冯保在宫中转述时却变成了：十岁的孩子，怎么能做人主？这话不但让皇后和贵妃大吃一惊，就连那小皇帝也勃然变色。[[57]](#_57_Jian___Ming_Shi__Feng_Bao_Ch)

结果，便有了母子三人的联署下旨。

张居正却还要惺惺作态，与另一位阁臣联名上书，恳请两宫和皇帝收回成命，甚至表示愿意与高拱同进退。这当然不会被批准，反倒被警告不得官官相护，有负国家。张居正又向高拱表示，要为他申请驿站交通的特权。高拱听了一声冷笑：阁老就不怕再来“护党负国”的训斥吗？

他们两人，已经回不到从前。

心高气傲的高拱，第二天就坐了辆驴车出宣武门，途中竟然被锦衣卫的缇骑轮番追赶。这样狼狈不堪地走到良乡真空寺，张居正申请的驿站交通批文也到了。高拱仍然耿耿于怀，用河南家乡话说：这个人真是又做师婆又做鬼！[[58]](#_58_Yi_Shang_Jian_Fan_Shu_Zhi)

平心而论，这件事张居正做得还是真心实意，哪怕只是出于内疚。高拱也接受了安排，改乘驿车回家乡。万历六年张居正回江陵葬父路过新郑，两人见面，又老又病的高拱竟放声大哭。当年七月二日，高拱在家中去世，留下《病榻遗言》四卷，从自己的角度回顾了那段历史。此书在后世广为流传，重塑了张居正的形象，也留下许多疑团。[[59]](#_59_Gao_Gong_Zu_Ri__Jian_Yue_Tia)

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。

高拱出京后，另一位同僚惊恐而死，张居正成了唯一的阁臣。六月十九日，皇帝在云门台单独召见了他。当时他正因为覆视先帝陵墓中暑生病，在家休息。清晨接到圣旨立即匆忙赶来，陛下却已经在宝座上等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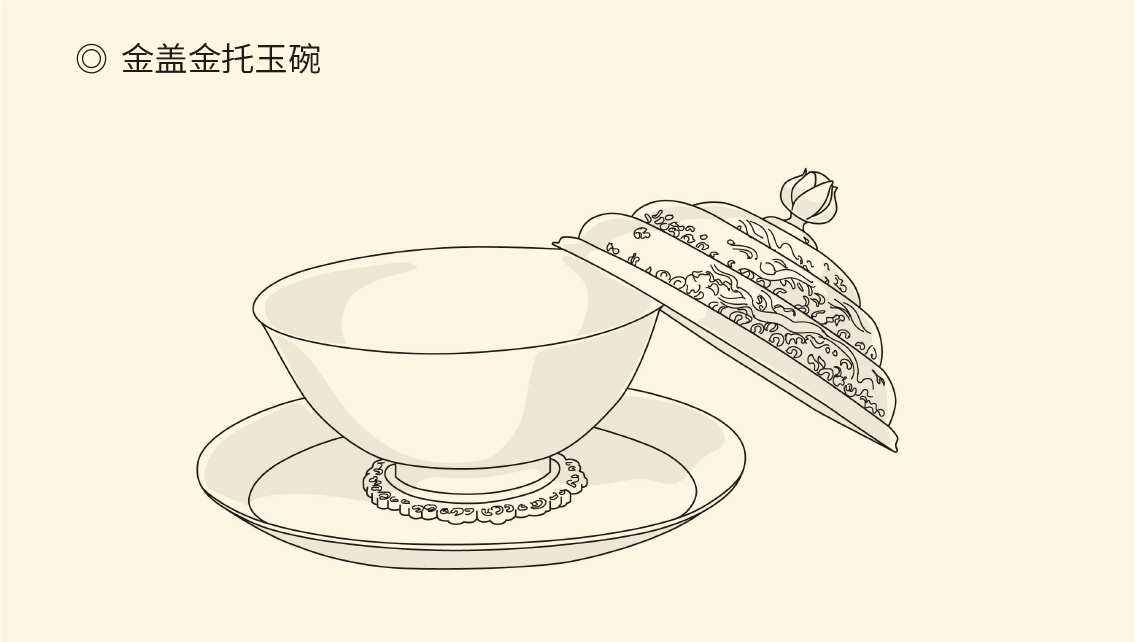
张居正照例向皇帝行礼。

小皇帝说：先生为父皇寝陵，辛苦受热。

张居正赶紧叩首谢恩。

小皇帝说：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。

张居正说：臣叨受先帝厚恩，亲承顾命，敢不竭力尽忠以图报称。方今国家要务，唯在遵守祖制，不必纷更。至于讲学亲贤，爱民节用，又君道所先，乞圣明留意。



明神宗定陵陪葬品，1956年出土，现藏定陵博物馆。

小皇帝说：先生说的是。

张居正说：天气盛暑，望皇上保养圣躬。

小皇帝说：知道了。

又吩咐身边太监：与先生酒饭喫（吃）！[[60]](#_60_Yi_Shang_Jian___Ming_Shen_Zo)

两个人都没有再说，许多话尽在不言中。小皇帝很清楚自己治不了国，必须依靠这位四十八岁的阁臣。张居正同样明白，幼主独相的机会千载难逢，应该趁机大展宏图。什么海瑞，什么高拱，甚至徐阶，都可以挥手告别。

张居正的时代开始了。

[[49]](#_49_2)以上见《明史·冯保传》。

[[50]](#_50_2)此事真伪请参看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。

[[51]](#_51_2)见《明史·高拱传》和（明）王世贞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卷七。

[[52]](#_52_2)见《明史·神宗本纪一》。

[[53]](#_53_2)见《明史·孝定李太后传》。

[[54]](#_54_1)以上见高拱《病榻遗言》卷三。

[[55]](#_55_1)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所引诸文献。

[[56]](#_56_1)见（明）文秉《定陵注略》卷一。

[[57]](#_57_1)见《明史·冯保传》。

[[58]](#_58_1)以上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所引诸文献。

[[59]](#_59_1)高拱卒日，见岳天雷《高拱年谱长编》。高拱与张居正见面，见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卷七。高拱大哭，是因为罢官之后冯保仍然要陷害他。此事比较复杂，这里不展开。

[[60]](#_60)以上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二，参看《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一。

# 第四章 张居正治国



## 冰火两重天

万历元年二月春分，成国公朱希忠和兵部尚书谭纶受命代天子祭祀日坛。或许由于感冒，谭纶咳嗽不止，结果立即遭到御史景嵩等三人的弹劾。理由是：这位要员如果连自己的咳嗽都管不住，又如何能够管理全国的军政？

奏折照例送达御前。

此刻皇帝刚刚即位八个月，年龄也才十一岁，却马上明白这是小题大做，无事生非，便批复说：这所奏，着吏部看了，就问景嵩等要用何人，会同吏科推举来看！

吏部当然提不出方案，也不认为谭纶应该罢免。小皇帝便又一声冷笑批示说：咳嗽小疾，何至去一大臣？这厮每（们）一经论劾，即百计搜求，阴唆党排，不胜不止。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，朕将何以治天下？

结果，那三个家伙连降三级，撵出北京。[[1]](#_1_Yi_Shang_Jian___Ming_Shen_Zon)

从用词和语气看，御批应该出自万历，至少也是他口述后由太监记录的。这件事是否让臣僚们对皇帝刮目相看不得而知，但可以肯定，万历更像聪慧早熟的祖父嘉靖，而不是父亲隆庆。也许，这就是所谓“隔代遗传”吧！

当然，再聪慧早熟，也是孩子。

于是，首辅张居正便为小皇帝做出安排：每个月三六九日视朝，其他日子上课。这个计划顺利进行。隆庆六年十二月十七日，张居正还呈上了名叫《帝鉴图说》的书。这是他专门为小皇帝准备的，里面都是故事。作为学习榜样的九九八十一个，应该警戒的六六三十六，全部配插图。这样图文并茂的书很为小皇帝所喜欢，常常放在自己身边。[[2]](#_2_Jian___Ming_Shen_Zong_Shi_Lu)



万历元年纯忠堂刊本。

次年二月初二，又开经筵。

经筵始于宋代，是专门为皇帝讲解经典的活动。由于讲完之后还要赐宴，所以叫经筵。经筵的饭菜特别精美，而且允许随行人员持饭盒候在旁边，吃不完可以带回家。[[3]](#_3_Jian_Fan_Shu_Zhi___Wan_Li_Hua)

这可真是体面而实惠。

课程则枯燥乏味。四书五经，能有趣吗？小皇帝却居然听进去了，就连讲官错了一个字都被他发现。张居正也只好替讲官求情，说是他们亲近天颜，难免紧张。而且无伤大雅的无心之过，似乎应该慈悲为怀，宽容为好。

小皇帝点了点头：是的。

又说，朕也是怕他们惭愧，没敢当面指出。[[4]](#_4_Jian_Fan_Shu_Zhi___Wan_Li_Hua)

这实在要算好学生，也算好皇帝。

张居正当然也是优秀教师。有一次，讲到宋仁宗不喜欢珠宝，小皇帝说：国之所宝，在于贤臣，珠玉何益！张居正马上就因势利导：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五谷养人，金玉却既不能吃又不能穿，只是徒费民财，确实不该看重。

小皇帝又问：木棍也能伤人，秦始皇为何要毁兵器？

张居正回答：为了团结民心。天下之患，往往在于防不胜防之处。秦之灭亡，就仅仅因为几个戍卒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。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



明神宗定陵出土。万历皇帝专用酒壶，以黄金铸成，壶身点缀宝石。现藏定陵博物馆。

小皇帝点头：是的。[[5]](#_5_Jian___Ming_Shen_Zong_Shi_Lu)

这样的对话，很是不少。

事实上这对君臣兼师生的关系，可谓鱼水。尽管皇帝对臣僚可以直呼其名，万历却不管人前人后，都恭敬地以“先生”或“元辅张先生”称之。万历二年五月八日，皇帝甚至亲手调制辣面请老师服用，还要在场的次辅陪吃，原因则是听说张居正偶患腹痛，而热辣之食可以治疗。[[6]](#_6_Jian___Ming_Shen_Zong_Shi_Lu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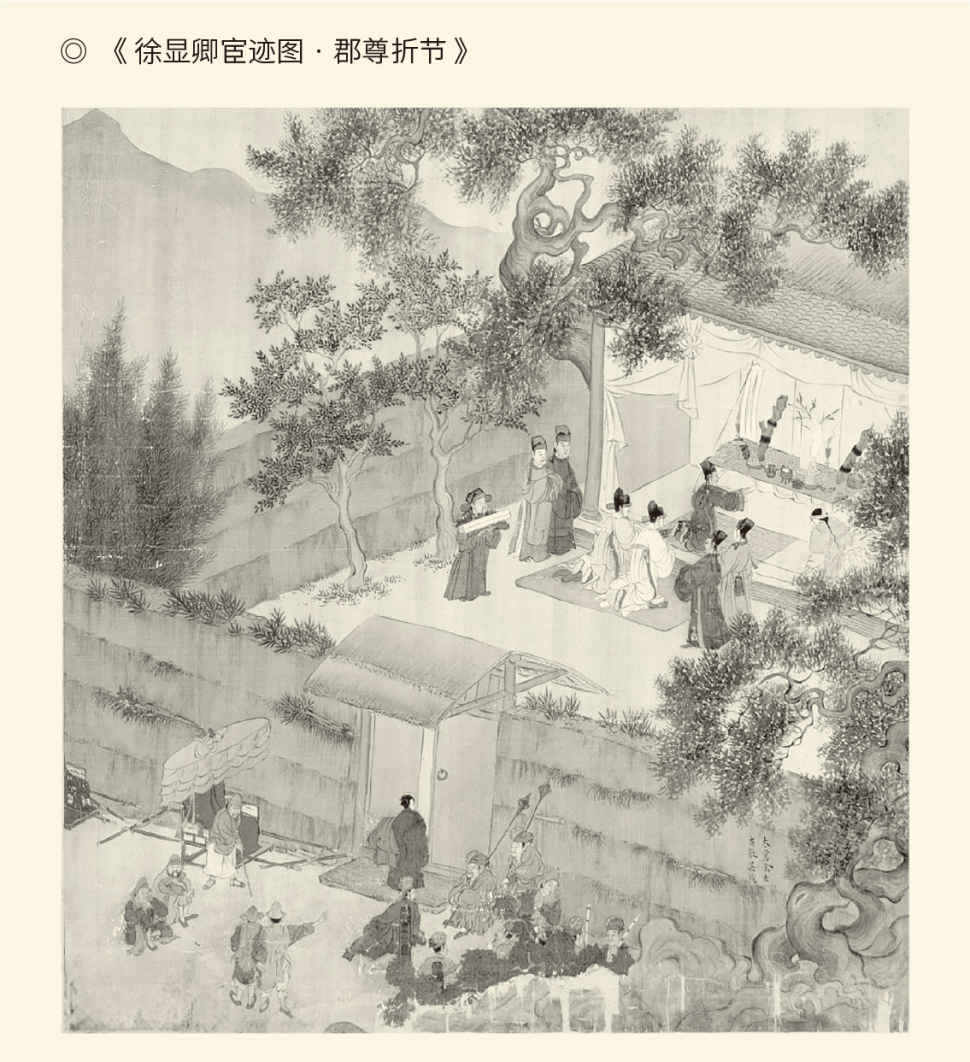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最邪乎的还是夺情。

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，张居正的父亲在江陵去世。按照当时的制度，张居正必须从听到噩耗的二十五日开始，停止工作二十七个月，叫丁忧。这时皇帝虽然已经十五岁，还是觉得离不开张居正，便立即下旨不予批准。这样做虽然违背伦理和法制，却又是皇帝的特权。也就是说，至尊天子有权为了国家利益，剥夺臣僚丁忧服丧之情，所以叫夺情。

依据史学界的主流观点，张居正也不愿意离岗，因为他的改革刚刚开始。甚至还有人认为，他是在与冯保事先商定了“夺情”之计后，才申请丁忧的。但即便如此，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也不能公然破坏制度。那些反对他的人，则有理由发起攻击。因为帝国一贯宣称孝治天下，一个辅臣，如果竟不能履行孝子的基本职责，凭什么说他是忠诚可靠的？

于是，车轮战开始。张居正不断上书请求丁忧，万历帝不断下旨夺情，反对派则坚持不懈地轮番抗议。他们的文件在内阁和宫中来回传递，还要送到午门廊房抄写，结果朝野上下议论纷纷，各种舆论沸沸扬扬。

如此这般地相持十八天后，折中方案出笼：张居正居家服丧七七四十九天，仍到内阁办公。上班时青衣角带，归府后戴孝披麻，同时辞去俸禄。这点损失后来都由皇帝的各种赏赐补了回来，所得远远超过了他的薪水。那些反对派则被痛打一顿发配边疆，成为不知何时就会引爆的炸弹。[[7]](#_7_Yi_Shang_Jian_Fan_Shu_Zhi___W)



描绘明人徐显卿丧父，宾客前来吊唁的场景。图册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但，张居正虽然可以在职，却不能不葬父。这件事拖到了次年三月，元辅张先生终于在十一日向皇帝辞行。实际上头天皇帝已经派太监送去路费，也传达了“以朕为念，方是大孝”的意思，但见了张居正还是说：先生近前来些！

张居正便走到御座前。

万历帝恋恋不舍地说：先生到家事毕，即望速来。国家事重，先生去了，朕何所依托？

张居正叩首谢恩，又唠唠叨叨交代了许多事情，尤其是希望皇帝注意饮食起居，多加保重。然后又表示，自己穿着孝服，不便向两宫皇太后辞行，请皇上转奏。

皇帝说：知道了。长途保重，到家勿过哀。

话毕，两个人都哭。

直到张居正退出，还听见皇帝对旁边的太监说：我有好些话要与先生说。见他悲伤，我亦哽咽，说不得了。

这可真是情深意切。

六月十五日，葬父已毕的张居正抵达京郊。皇帝不但派司礼监太监在真空寺接风，而且传达了这样的旨意：张先生如果在中午之前进城，那就即刻召见。如果在午后，那就请先生回府歇息。毕竟，天热路长，远来辛苦。

如此，又堪称体贴入微。

母以子贵。张居正的母亲在三个月后来到北京时，皇帝和两宫都派太监郊迎，仪从之煊赫招致路人围观如堵，赏赐之多更是让人羡慕不已。皇帝和太后甚至以近于家人之礼对待张老太太，这可是少有的殊荣，也是少有的情感。要知道如前所述，万历帝并非糊涂虫，亲切乃是发自内心。[[8]](#_8_Yi_Shang_Jian_Fan_Shu_Zhi___W)

张居正本人更是步步高升。高拱下台之后，即任中极殿大学士，居首辅之位。万历四年十月，加衔左柱国。九年十一月，加太傅衔。十年六月，晋升太师。[[9]](#_9_Jian___Ming_Shi__Zai_Fu_Nian)

这就非同一般。明代官制，正一品的太师、太傅和太保号称三公，只授予勋贵。文臣至多加衔从一品的少师、少傅和少保，号称三孤。严嵩的头衔，便只是少师。张居正却由太傅而太师，虽非空前绝后，也是极为罕见。[[10]](#_10_Jian___Ming_Shi__Zhi_Guan_Zh)

不过，这好景也长也不长。

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，张居正病逝。半年之后的十二月初八，冯保被贬到南京守陵并被抄家。只过了三个月，万历十一年三月初二，张居正被追夺所有官阶，次年四月初九又被抄家。他的罪行，则在八月十三日昭告天下。[[11]](#_11_Jian___Ming_Shi__Shen_Zong_B)

这可真是冰火两重天。

但，为什么呢？

恐怕是因为他得罪人太多。

[[1]](#_1_3)以上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十，又《万历邸钞》元年卷。

[[2]](#_2_3)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八。

[[3]](#_3_3)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引《涌幢小品》卷二。

[[4]](#_4_3)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引《万历起居注》。

[[5]](#_5_3)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十八。

[[6]](#_6_3)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二十五。

[[7]](#_7_3)以上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及其所引，又请参看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。

[[8]](#_8_3)以上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及其所引。

[[9]](#_9_3)见《明史·宰辅年表二》。

[[10]](#_10_3)见《明史·职官志一》。

[[11]](#_11_3)见《明史·神宗本纪一》。

## 艰难改革

张居正得罪的，首先是官场。

得罪是因为改革，改革是因为缺钱。隆庆三年，皇帝向户部要三十万两银子，得到的报告却是国库亏空一百五十万两之多。隆庆无奈，只好大打折扣，改为索银十万。[[12]](#_12_Jian___Zhang_Wen_Zhong_Gong)

没有钱，就什么都谈不上了。

然而张居正的改革，却是先政治后经济。事实上，国库空虚不是因为天下贫困，财源枯竭，而是国家机器早已运转不灵。当然，转还是转的：衙门题覆，殆无虚日。可惜敷奏虽勤，而实效盖鲜。也就是说，空转。[[13]](#_13_Suo_Yin_Jian___Zhang_Wen_Zho)

这个问题说来话长。我们知道，从秦汉开始，中华帝国就是依靠官僚政治、律令秩序和文书制度来管理的。实际上，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领土国家，这也是成本最低的管理方式。同时带来的弊端，则是文牍主义。官员们醉心于文书的撰写和制作，对实际效果却漠不关心。[[14]](#_14_Qing_Cha_Kan_Wu_Zong_Guo_Zhu)

明中叶的情况就是这样。言官和部院，只要自己的主张被朝廷认可，并作为公文发出，便万事大吉。地方官则自行判断，决定立即执行还是拖延。就算问起来，也是上之督之者虽谆谆，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，因为反正无法问责。[[15]](#_15_Suo_Yin_Jian___Zhang_Wen_Zho)

如此陋习，非改不可。

改革的方案叫考成法，这就要利用六科。六科是都察院之外的独立监察机关，办公地点在午门，职责是对六部进行对口监督，比如吏科监督吏部，户科监督户部。各科设都给事中为长官，正七品。给事中若干，从七品。以七品芝麻官监督二三品的尚书和侍郎，是一种精巧的设计。[[16]](#_16_Jian___Ming_Shi__Zhi_Guan_Zh)

有了六科，事情就好办了。张居正规定，以后所有需要执行的决定，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，明确完成的期限，登记在册，还要编号。同时另造文册一式两份，分送六科和内阁存档。到了期限，先由部院考查地方官。部院考查若有包庇隐瞒，由六科纠察。六科纠察不力，内阁处分。

这就叫：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。

严格地说，这只是技术性改良，不是制度性改革。而且万历皇帝的批复也留有余地：未完之事如果是紧要的，可以另立期限。不紧要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免除不计。[[17]](#_17_Suo_Yin_Jian___Zhang_Wen_Zho)

即便如此，也引起轩然大波。

反对当然因为牵涉到利益。前面说过，明代官员的俸禄非常之少，维持起码的体面都很困难。这就需要上上下下都达成默契：地方官对豪强的偷税漏税睁眼闭眼，京官则接受地方官的孝敬，等于分成。如此这般，粮赋岂能收足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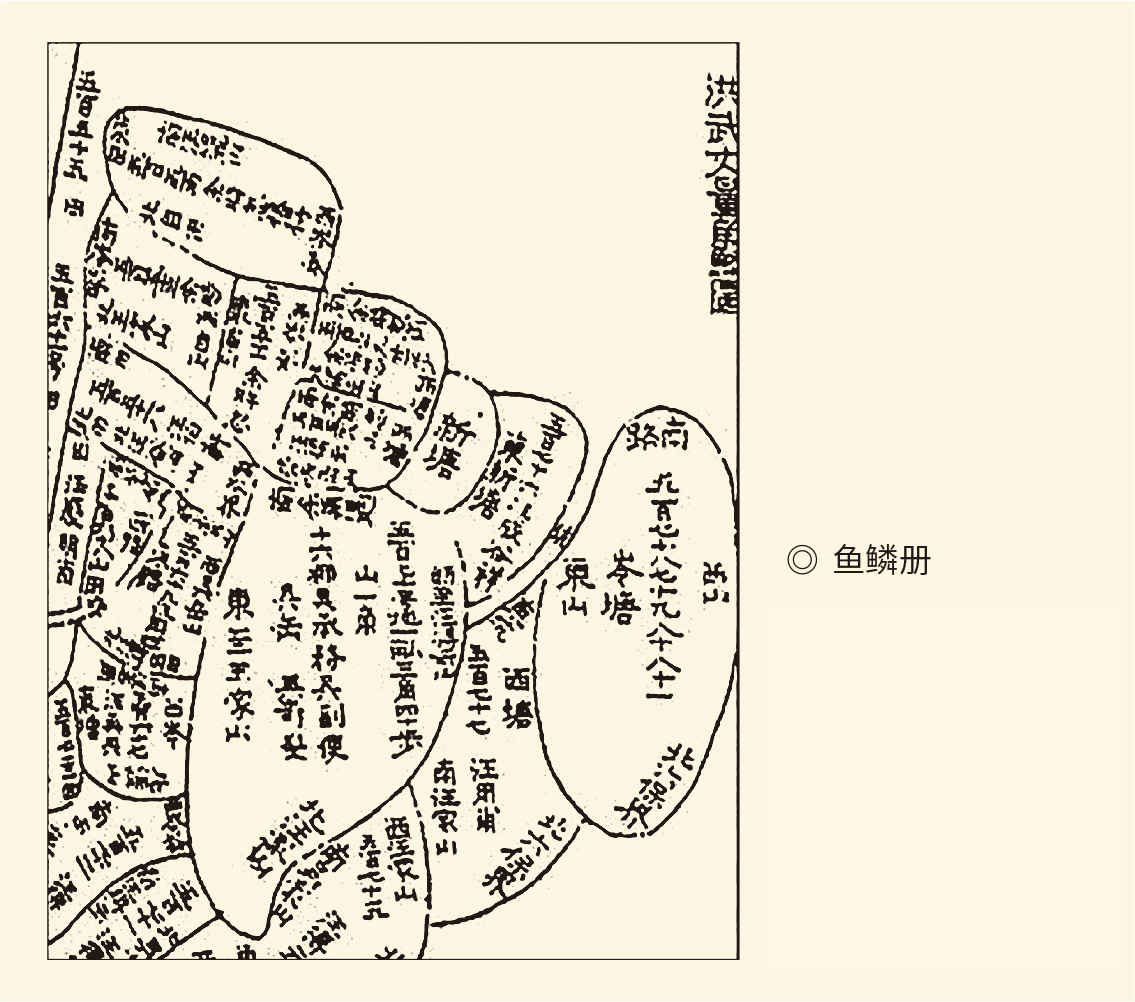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就算满朝清官，张居正也是得罪人的。明代官员的选拔主要靠科举，而科举只考八股文，不考执行力。考成法却不看学历看能力，这让做惯了官样文章的情何以堪？

当然，抗议被强行压了下去。万历三年十二月，十三岁的皇帝甚至这样下旨处分反对派：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！结果，是他们的下场一个比一个惨，以至于若干年后人们提起来，还咬牙切齿，义愤填膺。[[18]](#_18_Bei_Wan_Li_Xia_Zhi_Tong_Da_D)

考成法则坚定不移地得到实施，而且卓有成效。最能让所有人不再说三道四的是：改革五年之后，京师国库的存粮竟是隆庆元年的三倍，完全兑现了张居正夸下的海口：考成一事，行之数年，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。[[19]](#_19_Yi_Shang_Qing_Can_Kan_Fan_Sh)

于是，一条鞭法被推上了议事日程。

这种新的税赋制度并非张居正的发明，早在嘉靖十年便已试行。简单地说，就是将国家对土地征收的田赋、无偿使用劳动力的徭役以及其他杂征，全部总为一条，合并征收银两，按亩折算缴纳，所以叫“一条鞭法”。



一种土地登记簿册，将房屋、山泽、田地依序排列，接连绘制而成，为民间田地总册。南宋时已有，明朝洪武年间下令各州县编造。

新法的好处，当然首先是简化了税制，方便征收，同时也解放了生产力。尤其是出力的徭役货币化以后，农民可以安心种田，也可以到市镇打工，这又促进了商品经济。经济繁荣了，国家的财政收入自然增加。因此万历九年后，一条鞭法虽然时行时废，时废时行，却终于定为国策。[[20]](#_20_Yi_Shang_Qing_Can_Kan_Fan_Sh)

张居正功不可没。

不过，实施一条鞭法，就必须重新丈量土地。这当然又是得罪人的事，土豪劣绅和宗室豪强无不抵制。好在，皇帝鼎力支持，张居正信任的户部尚书精明强干，更兼有考成法督促官员，这项工作顺利完成。据万历十年户部统计，全国隐藏和漏报的土地竟多达一百四十七万余顷，数量惊人。[[21]](#_21_Shu_Ju_Qing_Can_Kan_Chen_Li)

看来，改革先政治后经济，是对的。

与此同时，张居正的路也走到了头。

其实早在万历八年，他身边的人就已有警觉，刑部侍郎刘一儒还写了封信来提醒。刘一儒说，自明公辅政，立省成之典，复久任之规，申考宪之条，严迟限之罚。故大小臣工无不诚惶诚恐，奉公守职，治功既精明矣！[[22]](#_22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这当然是对改革的肯定，话说得也很到位。严迟限之罚就是考成法，申考宪之条则是对官员们的定期考查。立省成之典即精简机构，淘汰冗员；复久任之规，则是规定知县和知州必须任满六年才能升迁，以保证地方官尽职尽责。

以上四条措施，没有一项不是必需的，也没有一项不得罪人。因此刘一儒便善意地提醒，在改革初见成效之后应该适当调整执行力度。他说，政严则苛，法密则扰，操之过急必定人情不堪。高明的执政者不能只看治理的功效，更要看本体，而天下大治之本，在于举国上下的元气浑厚。

应该说，这是沉稳之策，也是肺腑之言。实际上刘一儒是张居正的儿女亲家，而且为官清正，为人淡泊。张居正被清算时，亲朋好友中只有他没人追究。张家败落后，他又将儿媳妇带来的嫁妆统统还回去，作为资助。因此，这位谦谦君子若非觉得很有必要，不会对张居正说这些话。[[23]](#_23_Jian___Ming_Shi__Liu_Yi_Ru_C)

可惜，张居正听不进去。

其实，锐意改革虽然没错，锐意过头却并不好，某些人也没必要得罪。张居正却不管不顾，我行我素。他特别痛恨言官和御史，一言不合便重拳出击，不计后果。更糟糕的是竟然不把其他内阁成员当作同僚，而看作下属。次辅张四维便在他那里受够了窝囊气，岂能不怀恨在心伺机报复？

后来清算张居正，指挥官便是张四维。[[24]](#_24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)

张居正对自己的处境当然不会毫无感觉，他甚至写信给徐阶和李春芳，感叹自己执政九年获罪甚多，只怕连脑袋都保不住。因此他惶惶不安地问徐阶：吾师何以教之？又万般无奈地问李春芳：翁素怜我，何以策之？[[25]](#_25_Jian_Zhang_Ju_Zheng___Da_Sha)

可惜，两位前首辅都是惊弓之鸟，并无良方。

现任首辅的身体却越来越差。万历九年七月，张居正就大病一场，多日不能到内阁办公。后来虽然幸而康复，次年二月却又旧病复发，终于不起。三月初九，张居正请求在家办公获准。六月初九请求退休，不准。十八日，他在病榻上写下最后一份密奏，二十日便与世长辞。[[26]](#_26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如此说来，五十八岁的张居正是以身殉职。

然而正是这一点让人起疑。因为根据张居正自述，他的病应该是痔疮，而且在三月份动了外科手术。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何至于撒手人寰呢？因此有人认为是他吃多了壮阳药，药毒入脑，祸及全身。问题在于，尽管申请退休的奏疏写得可怜兮兮，自称仅存皮骨，已是行尸走肉，皇帝却并不批准，张居正也没有真退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也有三种判断。一是张居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二是他贪恋权力，死不松手。第三种可能则是：万历存心要累死张居正，因为皇帝的心里已经恨透了他。[[27]](#_27_Yi_Shang_Jun_Jian_Fan_Shu_Zh)

那么，真相如何？

[[12]](#_12_3)见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一《请停取银两疏》。

[[13]](#_13_3)所引见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三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》。

[[14]](#_14_3)请查看吴宗国主编《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》中所收的阎步克《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》一文。

[[15]](#_15_3)所引见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三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》。

[[16]](#_16_3)见《明史·职官志三》。

[[17]](#_17_3)所引见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三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》。

[[18]](#_18_3)被万历下旨痛打的官员叫傅应祯，皇帝的话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四十五，其他人的结局请参看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。

[[19]](#_19_3)以上请参看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及其所引日本学者研究成果，张居正的话见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二十《答山东抚院李渐庵言吏治河漕》。

[[20]](#_20_3)以上请参看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和陈礼荣《张居正：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》有关论述，不同之处不讨论。

[[21]](#_21_3)数据请参看陈礼荣《张居正：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》。

[[22]](#_22_3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一，下引亦同。其中原文“鰓鰓（读如喜喜，恐惧貌）奉职”不易理解，改译。

[[23]](#_23_3)见《明史·刘一儒传》。

[[24]](#_24_3)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张居正传》和《张四维传》。

[[25]](#_25_3)见张居正《答上师相徐存斋二十八》和《答石麓李相公》。

[[26]](#_26_3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一。

[[27]](#_27_3)以上均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和陈礼荣《张居正：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》的有关论述及其所引。另，张居正患痔疮，在他的奏疏和给徐阶的信中都有提及，为他动手术的是徐阶派来的医生，见朱东润《张居正大传》引《给假治疾疏》和《答上师相徐存斋三十一》。

## 冯保被逐

有几个事实值得注意。

万历十年二月初八，张居正上书皇帝为民请命。起因是当时征收税粮，先要将当年所收抵扣往年所欠，结果是农民总也还不完国家的债。事实上小农经济靠天吃饭，正常情况下当年的收入也只够当年，哪里能够多交？因此张居正提出将万历七年以前的欠粮一笔勾销，以减轻百姓的负担。皇帝批准了这个提议。据正史记载，诏书一下，中外大悦。[[28]](#_28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在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中，这是张居正生前最后一项政策制定，紧接着他就旧病复发，卧床不起了。何况六月初九和十一日他两次请求退休，万历却批复说：朕方切永赖，乃屡以疾辞，忍离朕耶！那么请问，张居正又能如何？对于这位政治家死在岗位上的选择，是不是可以善意理解呢？[[29]](#_29_Wan_Li_Huang_Di_De_Pi_Fu__Ji)

存心累死张居正的说法，也不大能够成立。

时间表显示，万历十年三月张居正多次请病假，皇帝都是批准了的。在病榻上办公，则由他自己提出，不能算是被逼迫。六月十四日，皇帝派司礼监太监探视，手敕中虽然说了“忍离朕耶”之类的重话，但他同时也说：朕知先生竭力为国，致此劳瘁。然不妨在京调理，阁务且总大纲，令次辅等办理。先生其专精神，省思虑，自然康复。[[30]](#_30_Qing_Can_Kan_Fan_Shu_Zhi___W)

应该说，这是真心挽留，而且通情达理。

因此真相也许是：皇帝和其他人都以为张居正的病不过痔疮而已，只有医生和他自己心中有数，又不敢说。结果是形势急转直下，回天无力，四天以后皇帝就不得不派太监来问后事了。而且，万历第二天就下旨，让张居正推荐的两位新阁臣入阁。如果皇帝并不尊重和信任这位首辅，完全可以哼哼哈哈拖上些时日，因为第三天张居正就去世了。[[31]](#_31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不妨回放一下：

六月初九，张居正请求退休。

十一日，再次请求退休。

十四日，皇帝挽留张居正。

十八日，皇帝问后事，张居正推荐新阁臣。

十九日，皇帝命令这两位新阁臣入阁。

二十日，张居正卒。

这个时间表，难道不能说明问题？

但，有个细节也不能忽略，那就是张居正推荐又被皇帝认可的新阁臣，只有一人到职。没有就任的叫潘晟，是冯保的老师，当时赋闲在家。任命发布后，御史和给事中们立即纷纷上书群起而攻之，来势汹汹。结果，兴冲冲走在途中的那位老兄又接到新的圣旨：着潘晟以新衔致仕。[[32]](#_32_Jian___Ming_Shi____Zhi___Zai)

可怜的潘晟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
不妨再看时间表：

十八日，张居正推荐潘晟。

十九日，皇帝命令他入阁。

二十日，张居正卒。

二十三日，潘晟以武英殿大学士的新衔退休。

这可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。

备受打击的是冯保。毕竟，潘晟好歹得到了内阁大学士的名分，冯保却再没机会在朝廷安插代理人。实际上，冯保之所以势焰熏天，全靠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撑腰。但是万历六年二月皇帝大婚后，那位圣母就离开乾清宫，住回慈宁宫了。现在内阁又没了自己人，冯保能继续吗？

这就要看万历的态度。

如果是十年前，在娃娃皇帝的三位监护人中，冯保应该是地位最低却又最可怕的。因为只有他，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，还什么事都管。这是太后交代的任务，也是太后赋予的权力。因此小皇帝要做小动作，比如玩耍，就得安排亲信放哨，听见“大伴来矣”便正襟危坐，做刻苦读书状。

不能说三位监护人不对。太后和张居正都真心实意希望万历成为好皇帝，冯保也一样。内阁送来白莲，翰林院送来白燕，他都要对张居正说，主上年幼，千万不要用奇珍异宝来勾起他的玩心。冯保也约束家人子弟，不得倚仗权势为非作歹，以至于京师的街谈巷议，竟是好评如潮。[[33]](#_33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Fe)

可惜冯保和张居正都忘了，皇帝也是人，也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，以及少年该有的童心。而且他还会成长，成年后还要亲政。到时候，天子还会任由他们摆布吗？

恐怕不会，弄不好恰恰相反。

转折点在万历八年。二月十八日，皇帝在先农坛举行了象征着亲耕农田的耕籍礼。然后在三月份，又奉两宫皇太后并率后妃，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拜谒祖陵。这两件事意味着十八岁的皇帝已经成年，可以亲政。因此，张居正便在三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两次申请退休，哪怕请长假也好。[[34]](#_34_Jian___Zhang_Wen_Zhong_Gong)

慈圣皇太后却断然否决。她当即明确告诉皇帝：与张先生说，内外一切政务，尔尚未能裁决，边事尤为紧要。待辅尔到三十岁，那时再作商量。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！[[35]](#_35_Jian___Wan_Li_Qi_Ju_Zhu____W)

万历和张居正，心里都暗暗叫苦。



出土于明神宗定陵，为明代皇帝龙袍。

跃跃欲试的皇帝固然挨了当头一棒，熟知历史的张居正更是知道权臣从来没有好下场，除非做王莽和曹操。刘一儒在这年八月写信给他进行规劝，也肯定不是一时兴起。可惜张居正没有退路，只能义无反顾地死而后已。

只是，他不该犯不过脑子的错误。

十一月十二日晚，皇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，在乾清宫管事太监孙海和客用的簇拥下，小衣窄袖，持刀走马，醉醺醺地夜游别宫。冯保得知，立即向太后举报。慈圣皇太后也不含糊，身着青衣不戴簪环，宣布要召集阁臣谒告太庙，废掉胡作非为的皇帝，直到皇帝痛哭流涕长跪不起方才罢休。

但，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，是逃不掉的了。

罪己诏照例由张居正起草。这时，张居正如果稍微有点头脑，就应该对年轻的皇帝稍做回护，至少打个圆场。但是他没有，还把文章写得难堪之极，让至尊天子自己看了都会满脸通红，恨不得边抄写边掉眼泪。[[36]](#_36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1)

皇帝的心里，肯定恨死了冯保。

何况，孙海和客用虽然被逐出皇宫，愿意为万岁爷报仇雪恨，顺便为自己捞取好处的何愁没有。事实上宫中许多人都看出了苗头。有次，冯保伺候皇帝写大字，皇帝却用毛笔饱蘸墨水甩向身着红袍的他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让张居正都目瞪口呆，皇帝则若无其事，书写完毕就回宫。[[37]](#_37_Jian___Wan_Li_Ye_Huo_Bian)

所以，张居正一死，司礼监秉笔太监张鲸等人便为万历密谋策划拔去眼中钉的方案。朝官们也里应外合，纷纷上书弹劾冯保，某个御史甚至提出此人有死罪十二条。

皇帝还是害怕：如果伴伴上殿来，可怎么办？

张鲸等说：既奉皇爷处分，渠怎敢来？

于是皇帝下旨：冯保发南京新房闲住。

这是万历十年十二月初八的事，之后是抄家。抄没的田产和房产经户部和工部变卖，共得银八万八千两左右，其他金银财宝也数量可观。此后，虽然还有人提出要杀冯保，万历却决不答应。当然，冯保悄无声息地客死南京，他也不管。[[38]](#_38_Jian___Ming_Shi__Feng_Bao_Ch)

不过，万历和慈圣母子对于抄家都兴趣盎然。因为皇弟潞王马上就要大婚，宫中缺钱用。于是皇帝告诉太后：办此不难。年来廷臣无耻，尽献张、冯二家耳！

太后说：不是已经抄家了吗？必可得。

皇帝说：冯保狡猾，卷款而逃。[[39]](#_39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没奈何，只能再抓条大鱼。

张居正在劫难逃。

[[28]](#_28_3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一。

[[29]](#_29_3)万历皇帝的批复，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二十五。关于张居正旧病复发的具体时间，据刘朋考证，很可能是在万历十年二月初九之后，二月二十日之前。

[[30]](#_30_3)请参看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。

[[31]](#_31_3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一。

[[32]](#_32_3)见《明史》之《宰辅年表二》《张居正传》《冯保传》，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二十五，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及其所引。

[[33]](#_33_3)以上见《明史·冯保传》。

[[34]](#_34_3)见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九《归政乞休疏》《再乞休致疏》。

[[35]](#_35_3)见《万历起居注》万历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癸亥条。

[[36]](#_36_3)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张居正传》和《冯保传》，《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一，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和陈礼荣《张居正：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》的有关论述及其所引。事件发生时间据《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一，但该书将小宦官名记为孙海客。今从《明史》。

[[37]](#_37_3)见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。

[[38]](#_38_3)见《明史·冯保传》，参看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所引。

[[39]](#_39_3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一。

## 清算张居正

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，也就是冯保被逐六天后，反攻倒算的号角吹响。有个御史上疏朝廷，公开指控张居正贪滥僭窃，招权树党，忘亲欺君，蔽主殃民，罪状共十四条。

此疏一上，舆论哗然。

这时，二十岁的皇帝刚刚亲政半年，当然不会放过树立权威的机会，便立即朱笔批复，大意是：朕对张居正，可谓虚心委任，宠待甚隆。没想到他竟不思尽忠报国，反倒怙宠行私，殊负恩眷。然而，姑念其系先帝付托，又有十年辅佐之功，且已过世，故不予追究，以全始终。尔等臣工，则应奉公守法，忠于职守，报效国家，不必追言往事。[[40]](#_40_Yi_Shang_Jian___Ming_Shen_Zo)

皇帝的心思很清楚：张居正肯定有罪，但如果追究起来自己也脱不了干系。可惜这很难两全。比方说，被打击迫害的官员们要不要平反？五年前，由于反对夺情，上书之人都被廷杖，有的差点被活活打死，有的落得终身残疾，还有一位官员的妻子将被打掉的肉腌制收藏，可谓刻骨铭心。[[41]](#_41_Jian_Fan_Shu_Zhi___Wan_Li_Hu)

此事不要说当事人，就连旁观者也要鸣不平。

万历只好妥协，要吏部查明奏来。[[42]](#_42_Jian___Ming_Shen_Zong_Shi_Lu)

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此例一开，不可收拾，种种往事都被追言。而且两个月后，也就是万历十一年的二月，皇帝自己也对陈年老账发生兴趣，一件旧案重新浮出水面。[[43]](#_43_Ci_Shi_Qi_Yin_Yu_Nan_Jing_Bi)

故事的梗概大约是这样的：

万历元年正月十九，十一岁的小皇帝早朝出乾清门，突然看见一个宦官模样的人慌慌张张走过。左右抓住审问，发现那人只是无须男子，自称名叫王大臣，袖子里还有把刀。

皇帝下旨：拿送东厂究问。

究问是当然的，因为谁都会怀疑有幕后指使，但是交给冯保主管的东厂却无法让人放心。实际上，按照流行已久的说法，张居正暗中与冯保合谋，要栽赃高拱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得逞。更可笑的是，当左都御史葛守礼、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和东厂提督冯保三堂会审时，照例要先挨板子的王大臣竟大呼冤枉：原说许我富贵的，为什么打我？

冯保一声断喝：谁是幕后指使？说！

王大臣瞪着眼睛回答：就是你，还问什么问？

冯保气急败坏：那你怎么说是高阁老？

王大臣答：你教我说的，我又怎么会认识他老人家？

冯保无奈，只好将王大臣永远变成哑巴。[[44]](#_44_Yi_Shang_Jian___Ji_Shi_Ben_M_1)

此案十分可疑。至少，即便张居正和冯保当真起了陷害高拱的心思，他们也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蠢。事实上，万历产生兴趣，是因为南京兵部郎中陈希美以此弹劾冯保，理由也并非冯保和张居正栽赃高拱。相反，他直接指控冯保就是王大臣的幕后指使。这当然罪大恶极，皇帝也才传旨：此事如何这每（么）就了？查原问官与冯保质对。

可惜，这种做法就连张居正的敌人也觉得不靠谱。首辅张四维上奏说：事经十年，罪犯已决，希孝又死。陈希美奏王大臣系冯保潜引，亦无的据。若复加根究，恐骇观听。

皇帝也只好置之不问。[[45]](#_45_Yi_Shang_Jian___Ming_Shen_Zo)

这时是万历十一年闰二月初二。但到三月初二，皇帝就下旨褫夺了张居正的上柱国和太师赠官。八月初九，又追夺他的文忠公谥号。这就等于向朝野上下公开宣布：张居正已被帝国抛弃，对他的清算也不必再有任何顾虑。[[46]](#_46_Jian___Ming_Shi__Shen_Zong_B)

想来在这段时间里，皇帝恐怕听了许多让他不快的检举揭发，尤其是张居正回乡葬父时的作威作福。据说，这个人一路走来摆足了谱，所到之处无不成为重灾区。地方官不但要出境迎接并担任向导，见了他还要长跪不起行大礼。

最为夸张的是张居正的步辇。这个由三十二名轿夫驱动的巨无霸，竟然前有客厅，后有卧室，还有小僮两人。所过州邑之接风宴席更是水陆杂陈，菜品上百，那张居正还百般挑剔，说是没有可以下筷子的地方，吃不饱饭。[[47]](#_47_Jian__Ming__Wang_Shi_Zhen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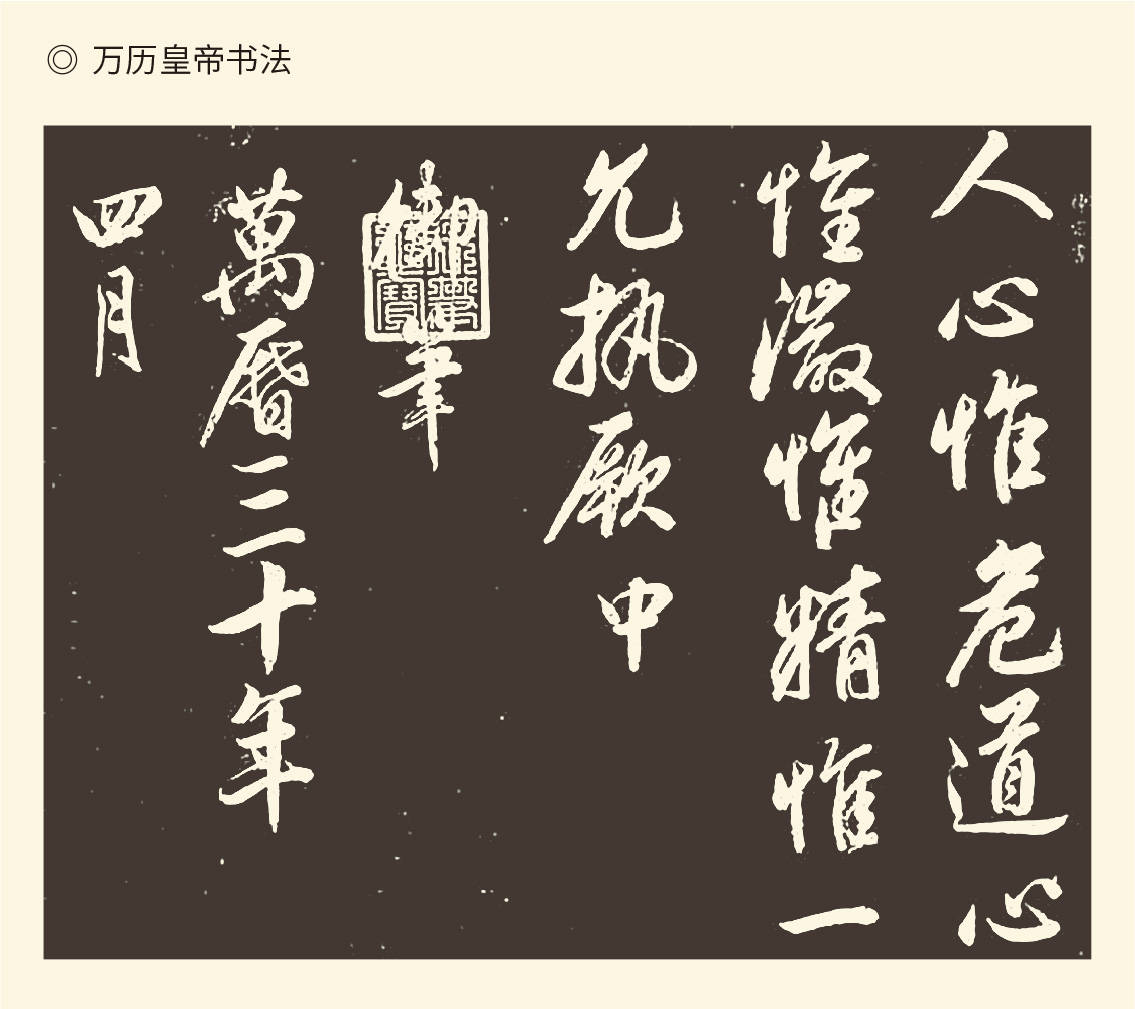
诸如此类的故事应该很多，真实性当然未免可疑。不过张居正威风八面多半确实，而那些细节即便打个对折也足以让陛下愤怒。想当年，十二岁的小皇帝要在元宵节那天晚上布置灯会放烟花，张居正都不同意，还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勤俭节约的道理。他自己倒好，食前方丈还嫌不够！

那些花销，难道不是民脂民膏？

更让人气不过的是态度。讨论元宵晚会时，善解人意的冯保提出可以偶一为之，小皇帝也兴致勃勃地说：朕观一度即与千百观同。张居正却毫不让步，还变本加厉要求皇帝将例行赏赐也免了。他也不想想，这大明是谁的天下！

其实两天前张居正已经让陛下扫兴。那小皇帝由于写得一笔好字，曾经多次赐字给大臣，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又为张居正写了一幅。换了别人都只会感激皇恩浩荡，这位师相却在第二天把皇帝教训了一顿。张居正说，帝王之学当务其大，陈后主和宋徽宗那样有才艺的都是亡国之君。所以陛下的字就算直追钟繇和王羲之，又有什么好处？[[48]](#_48_Yi_Shang_Liang_Shi_Jian___Mi)

此后，皇帝再也不向群臣炫耀书法。



据黄全信主编《中国历代皇帝书法精品》。

这日子，简直就像在少管所。

不过现在，万历开始觉得自己可以像个皇帝了，而特权也应该很好地使用。何况他对于张居正的家产，也有着浓厚的兴趣。于是，十二年四月初九，抄家的旨意借着一个由头得以下达，执行人是司礼太监张诚和刑部右侍郎丘橓。

丘橓是个清官。嘉靖末年被罢官出京时，随身行李只有旧衣一箱，图书一捆。万历十一年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，他坐了辆柴车就上路。张居正却认为他性格孤僻行为乖张。因为丘橓担任兵科给事中时，湖广巡抚送了五两银子，居然也去举报，害得那人丢了官。这样的人，岂能重用？[[49]](#_49_Jian___Ming_Shi__Qiu_Shun_Ch)

所以，让丘橓主持抄家，结果就可想而知。

钦差大臣是五月初三进城的，丘橓甚至还给太夫人送了米肉。两天后，尽管是端午节，又逢张居正六十冥寿，丘橓还是带着如狼似虎的锦衣卫官佐，进入早被湖广巡抚任养心严密封锁的张家大门。事实上他已经打过招呼，这回就是要让张家子弟身无立锥之地，而且一锥都不能有。[[50]](#_50_Guan_Yu_Zhang_Ju_Zheng_Chao)

后面的故事惨不忍睹，清官下手也比贪官还狠，更何况丘橓还预设了二百万两银子的抄家指标。这当然根本就完不成任务，便只好刑讯逼供，掘地三尺。最后，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尽，留下遗书指名道姓对丘橓等人说：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，何忍陷人如此酷烈？

这样一来，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。

实际上，早在抄家令颁布之时，就有许多官员挺身而出表示反对，其中竟不乏当年被张居正排挤的人。这种正义感谁都不能忽略，物伤其类更是人之常情。因此在首辅申时行等人的劝说下，万历总算高抬贵手，给张居正的老母亲留下生活所需，但对抄没的张家财产毫不放松。他甚至不厌其烦地详细交代处理方式，连门前的石兽和牌坊都不放过。

最后的结论是：张居正污蔑亲藩，侵夺王坟府第，钳制言官，蔽塞朕聪，专权乱政，罔上负恩，谋国不忠。念效劳有年，免于开棺戮尸云云。这是万历十二年八月十三日皇帝的批示，里面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君臣师生之情。[[51]](#_51_Yi_Shang_Jian_Fan_Shu_Zhi)

一代名臣，竟以免于开棺而盖棺。

全面评价张居正是一件困难的事，因为不少记录者带着自己的主观偏见，以至于史实的真伪都难以鉴别，学术界对此也众说纷纭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作为教育者，张居正是失败的。他殚精竭虑，严防死守，生怕稍有闪失，真心诚意希望陛下成为尧舜之君，结果却是适得其反。那个孩子在被扼杀了所有童趣之后，连起码的同情心也都没有了。

这是一个悲剧。

[[40]](#_40_3)以上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三十一。

[[41]](#_41_3)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所引。

[[42]](#_42_3)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三十一及《万历邸钞》万历十年壬午卷。

[[43]](#_43_3)此事起因于南京兵部郎中陈希美的奏疏。万历十一年二月，陈希美上疏，首论冯保于万历元年正月“乃潜引一男子王大臣，白昼挟刃，直至乾清宫门”行刺，“王大臣既已伏诛，而保系首祸之人，乃夤缘漏网”，因此“恳乞圣明，亟加诛戮”。见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《万历疏钞》卷二十陈希美《罪人既得天讨难容恳乞圣明亟加诛戮以绝乱萌以安宗社疏》。

[[44]](#_44_3)以上见《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一。

[[45]](#_45_3)以上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三十四。

[[46]](#_46_3)见《明史·神宗本纪一》及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四十。

[[47]](#_47_3)见（明）王世贞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卷七。

[[48]](#_48_3)以上两事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三十三，《国榷》卷六十九，《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一。

[[49]](#_49_3)见《明史·丘橓传》，丘橓举报湖广巡抚事见朱国祯《涌幢小品》卷十三。

[[50]](#_50_3)关于张居正抄家事，陈时龙先生结合丘橓《望京楼遗稿》等史料整理出的时间表，应该可靠。张居正的生日，据《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登科录》为五月五日，万历十年五月五日皇帝为张居正庆生，在《明神宗实录》和《万历起居注》中都有记载，应该可靠。张敬修所作《张文忠公行实》作五月初三，恐为刊误。

[[51]](#_51_3)以上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和陈礼荣《张居正：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》的有关论述及其所引。

## 谋国与谋身

海瑞说，张居正工于谋国，拙于谋身。[[52]](#_52_Jian___Xu_Xiu_Si_Ku_Quan_Shu)

这话是在什么时候对谁说的，已无从稽考，就连是不是海瑞所言也无法确认。但，两人有过书信往来是真的，相互同情也有可能。事实上他们都对帝国的现状不满，也都主张改革。区别仅仅在于，海瑞要反腐，张居正要治惰。

两个人结局不同，原因或许在这里。

的确，反腐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，就连腐败分子也不敢公然反对，更不用说正派人。所以，尽管海瑞的廉政风暴刮得应天十府落叶满地，高拱和张居正却都不约而同地表示适度的肯定。高拱就说：海君所行，谓其尽善，非也；而遂谓其尽不善，亦非也。张居正也有“海刚峰之在吴，其施为虽若过当，而心则出于为民”云云。

嘿嘿，至少动机是好的。

高拱和张居正的这些话，都是对海瑞的继任所言，因此值得认真分析。高拱的原文是：若于其过激不近人情处不加调停，固不可；若并其痛惩积弊、为民作主处悉去之，则尤不可矣。这“尤不可”三字，显然要比张居正所谓“不必尽变其法，以徇（曲从）人也”更加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。

然而同时，两人也都认为海瑞过激或过当。不过张居正只是说说而已，高拱却讲出了道理。他说：天下之事，创始甚难，承终则易。海君当极弊之余，奋不顾身，创为剔刷之举，此乃事之所难。其招怨而不能安，势也。

当然，高拱的意思，是要继任者接着做下去。因为如果反其道而行之，则会失去民心，不利于国也不利于己。何况事情是海瑞开的头。贪官和乡绅们就算有怨气，又岂能发到后来人头上？只要不“过激不近人情”就行。[[53]](#_53_Yi_Shang_Suo_Yin_Jun_Jian)

看来，此公虽属正直，也很世故。

高拱说这些话，目的当然是要继续整治徐阶。但“极弊之余”四个字，却也无意中道出官场真相：贪腐也好，懈怠也罢，都由来已久，积重难返，岂能毕其功于一役？

张居正却比火暴脾气的高拱还要操切。

操切就是鲁莽急躁。操切而且苛严，几乎是当时朝臣对张居正改革的同感和共识。这就有点像王安石。不过王安石本来就是急性子，张居正却是胸有城府的。他甚至还这样劝过海瑞：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。公骤而矫以绳墨，宜其不能堪也。好嘛！一省尚且如此，况乎全国，况乎举朝？[[54]](#_54_Jian_Zhang_Ju_Zheng___Da_Yin)

因此他雷厉风行急于求成，就应该另有原因。

示范作用或许是原因之一。事实上，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，为此必须提高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所有举措便都得立竿见影，卓有成效，由此证明改革不但必要而且可能。否则红口白牙的，谁相信呢？

另一个原因，或许是有紧迫感。尽管张居正不断将自己的执政理念灌输给小皇帝，但他对未来其实没底。明朝毕竟是皇权至上的时代，而人是会变的。因此，必须抢在那孩子亲政之前将生米煮成熟饭，庶几可成不世之功。

但是张居正这样做，合理不合法。因为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官职以后，明代就没有宰相，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政治秘书。尽管民间仍然习惯性地将他们称为相爷或相公，当真以宰相自居却是违法，张居正就犯了这忌讳。

后来他被清算，这是罪状之一。

问题是这种制度本身并不合理。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，如果像万历这样尚未成年又该如何？抱歉的是朱元璋并没有留下相应的解决方案。这时的首辅和阁臣要想严守制度，就只能当维持会会长混日子，熬到皇帝亲政。

可惜张居正太想做事，又可惜他做事的环境太好。两宫皇太后完全放手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又通力合作。也许，正是这过于优越的条件让他忘乎所以，毫无顾忌地向王朝积弊和官场陋习发起进攻，全然不管那会触动整个文官集团的神经系统，损害相当多官员的既得利益和将得利益；而那些升官发财计划泡汤的人，又往往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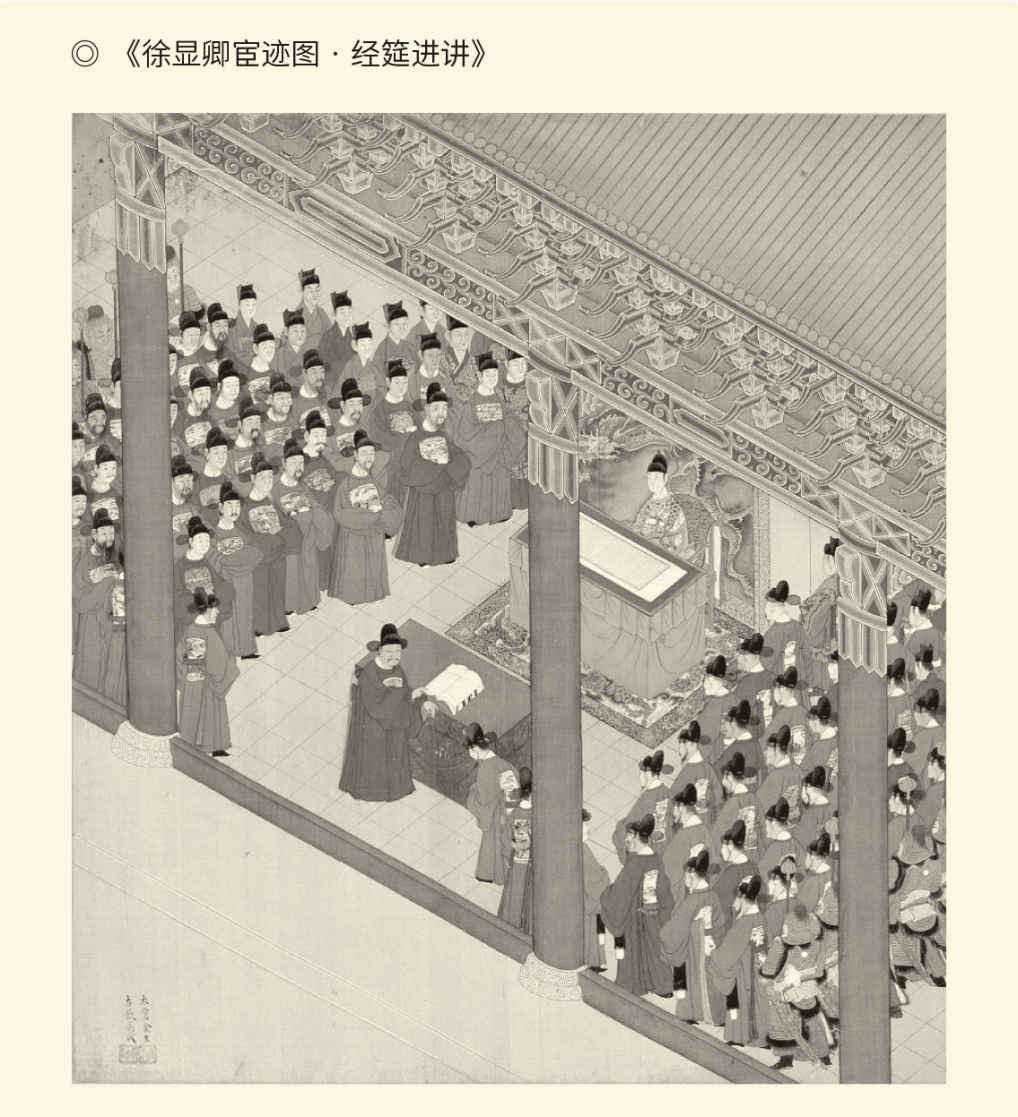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在万历十二年五月，张家被丘橓他们整治得生不如死的日子里，已经接替张四维担任首辅的申时行，也只能这样替他们求情：窃见故臣居正虽以苛刻擅专，自干宪典，然天威有赫，籍没其家，则国典已正，众愤已泄矣。[[55]](#_55_Jian___Ming_Shen_Zong_Shi_Lu)

众愤已泄，呵呵！

显然，申时行很清楚张居正犯了众怒，而且这“众”还包括万历在内。据正史记载，某次上课，小皇帝误将“色勃如也”的勃读作“背”，张居正竟然声色俱厉地纠正说：这个字要念勃！小皇帝吓了一跳，其他人也大惊失色。[[56]](#_56_Jian___Ji_Shi_Ben_Mo____Juan)

这种态度，没必要吧？

结果不难想象，到了清算的时候，问题可就不是错别字那么简单了，何况张居正也并非洁白无瑕。为了排挤高拱而大权独揽，他跟冯保少不了私下里的交易，倒张运动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突破口。只不过现在已经无法证实，哪些事情是真，哪些是假。但士大夫交结宦官，是引起公愤的。[[57]](#_57_Jian___Ming_Shi__Zhang_Ju_Zh)



描绘万历帝经筵场景。

问题在于，无论公愤还是私愤，也不至于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发泄。这就只能理解为积怨太深。是啊，当年张居正是那样地神圣不可侵犯，容不得半点批评，因言获罪和敢怒不敢言的都只能忍着。然而忍着就是攒着，时间越长积攒的怨恨就越多。口子一开，便火山爆发，洪水滔天。

请问，这是谁之过？

实际上，张居正原本有三个选择：要么像海瑞那样干干净净，无懈可击，那就真可以只为理想而奋斗。要么像徐阶那样委曲求全，维持局面，也不妨碍发家致富。再就是接受刘一儒的建议，在厉行改革的同时兼顾安定团结，培养举国上下的浑厚元气，把敌人搞得少少的，朋友搞得多多的。

可惜，三条路他都没选。

不敢妄测张居正的心理。也许他过于自信，自以为秉公执法，老成谋国，问心无愧，不必也不屑于左右周旋。也许他身不由己，无法也无意改变官场，只能和光同尘。也许他心存侥幸，不认为皇帝会恩将仇报，翻脸不认人。

也许吧，也许。

当然，张居正也可能别无选择。海瑞就说，官员的考核往往习为两可活套之辞，事鲜指实，语无分明。为此，他还专门制定了《考语册式》来执行。这就跟张居正的做法简直如出一辙。只不过，海瑞根本没想要为自己打算。[[58]](#_58_Jian___Hai_Zhong_Jie_Gong_We)

这样看，张居正更可悲。

问题是，就算工于谋身又如何？严嵩倒是会这个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跟张居正的区别，只是活着被打倒，或者死后被清算，活受罪的严嵩还要更惨一些。就连同样工于谋身的徐阶，也不过保全了性命，但体统无存，颜面尽失。

那个时期的风云人物，不是身败，就是名裂。[[59]](#_59_Zhe_Shi_Huang_Ren_Yu_Xian_Sh)

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故事和人物关系链：夏言攻倒张璁，却被严嵩暗算。徐阶扳倒严嵩替夏言复仇，退休后又被高拱打击。张居正驱逐高拱为徐阶出了气，自己则差点被开棺戮尸，高拱的回忆录《病榻遗言》反倒广为流传。

这就是嘉靖十四年到万历十二年，大明王朝内阁的连台好戏，时间跨度半个世纪。亲操权柄的万历皇帝也没有兴奋多久，很快就从“事事由朕独断”变成三十年不朝，以至于清人异口同声：明之亡，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。[[60]](#_60_Jian__Qing__Zhao_Yi___Nian_E)

那么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[[52]](#_52_3)见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《神庙留中奏疏汇要》吏部卷一官应震《为救时旧相论定多年仰祈昭雪沉冤以慰忠魂以开相业事疏》引海瑞语。

[[53]](#_53_3)以上所引均见《高文襄公集》卷七，《张太岳集》卷三十四。高拱和张居正写信的对象是接替海瑞担任应天巡抚的朱大器，号东源，《张太岳集》误作东园。

[[54]](#_54_2)见张居正《答应天巡抚海刚峰》。

[[55]](#_55_2)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四十九。

[[56]](#_56_2)见《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一。

[[57]](#_57_2)见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。

[[58]](#_58_2)见《海忠介公文集》卷九。

[[59]](#_59_2)这是黄仁宇先生《万历十五年》的观点。

[[60]](#_60_1)见（清）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，张廷玉等撰《明史·神宗本纪赞》也持此说。

# 第五章 万历谢幕



## 怠政与敛财

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，朝廷大小官员，从内阁大臣到六部堂司再到言官御史，齐刷刷地跪伏在文华门。官员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奏本，请求皇帝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。而且看那架势，批复恐怕还得立即下达。[[1]](#_1_Jian___Ming_Shi__Shen_Zong_Be)

如此请示工作，实属罕见。

这其实是被逼无奈。万历十八年以后，到四十八年七月驾崩，三十年间皇帝只上过两次朝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和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。面都见不到，群臣心里如何踏实？

不踏实的感觉早就有了。十四年九月底，皇帝便开始称病不朝，那时他才二十四岁。因此礼部的一个官员就说，头晕眼黑这样的病，不是年轻人该得的。不宜有而有之，则上伤圣母之心，下骇臣下之听。皇上可别吓唬人。[[2]](#_2_Jian___Ming_Shen_Zong_Shi_Lu_1)

万历却不管，说不上朝就不上朝。

这倒也罢了，反正“政由宁氏，祭则寡人”的模式古已有之，能够祭祀天地祖宗也算尽职。可惜，这件事皇帝也不想做。万历十九年四月初一是他最后一次祭祖，以后就全由别人代劳。看来，他连祖宗都不想见，何况臣下。[[3]](#_3_Jian___Ming_Shi__Shen_Zong_Be)

当然，陛下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，单独召见阁臣的事情也时有发生，但多半偶一为之。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，由于给生母慈圣皇太后做寿，万历御皇极门接受群臣祝贺，然后又与首辅王锡爵谈话。辞别时，王锡爵可怜兮兮地说：今日见皇上，不知再见何时？可见首辅见他，也不容易。[[4]](#_4_Jian___Ming_Shen_Zong_Shi_Lu)

皇帝的“正当理由”是身体不好。他对王锡爵说：朕也要与先生每（们）常见，只是朕体不时动火。这是一件不大说得清的事。要说装病，恐怕夸张。有太医院在，生龙活虎的人可怎么装？数十年编造病状也很麻烦。但要说丧失工作能力，同样夸张。更何况，万历还是挺管事的。

管得最多的，是弄钱。

弄钱是因为开销多缺口大。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，陛下为诸皇子婚事索要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，户部的回答竟是国库已空。这可怎么过日子？尽管那日子过得也太奢侈。但皇帝是不能寒酸的，尤其当年张居正还老讲什么勤俭节约。即便为了出这口鸟气，也不能紧紧巴巴，缩手缩脚。[[5]](#_5_Jian___Ming_Shi__Shen_Zong_Be)

◎万历朝部科谏阻宫廷消费条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部门 | 内容 | 结果 | 时间 |
| 户部 | 反对增供用库黄蜡 | 不从 | 元年三月癸未 |
| 工部 | 反对内织染局额外增加上供物品的生产原料 | 同意 | 元年五月庚子 |
| 光禄寺 | 请停造供应器皿 | 同意 | 元年十一月壬寅 |
| 工部 | 反对织染所增添蓝靛物料 | 同意 | 二年二月甲子 |
| 工科 | 武清伯李伟造坟给价三万，与蒋轮多寡悬殊，乞收回成命 | 章下工部 | 三年三月甲子 |
| 户科 | 内库银两缺乏，传取光禄寺银十万，乞收回成命 | 下不为例 | 三年八月壬申 |
| 兵科 | 反对御马监滥讨马匹三千，且请清查该监马匹草料 | 给半免查 | 三年九月戊午 |
| 工部 | 反对宗庙等处供应竹木板枋照例运济造办 | 同意 | 三年十月己丑 |
| 户科 | 执奏供用香品照嘉靖六、七两年例只派八万斤，而非供用库所要求的二十八万斤 | 同意 | 四年三月庚戌 |
| 工科 | 议寝内承运库织造请求 | 减半 | 四年三月丁巳 |
| 工科 | 停止内织染局苏杭织造 | 减三分之一 | 四年六月壬戌朔 |
| 户科 | 停止大婚用金珠宝石等采买 | 不从 | 四年六月丁丑 |

截取至万历大婚准备之前。此后宫廷消费开始新一轮扩张，群臣谏阻多不奏效。（据王慧明论文《万历初期宫廷财政视角下的张居正改革》）

当然，皇帝花钱，也不完全是报复性消费。有些事仍属必须，比如打仗和修复宫殿。不过他最想做的，还是要绕过六部广开财源，增加内帑。这就只能依靠太监。于是，负责采矿的矿监和负责税赋的税监，便被发明出来。[[6]](#_6_Qing_Can_Kan_Fan_Shu_Zhi___Wa)

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，首批矿监被派往京畿，没过多久便迅速扩大到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浙江和陕西五省。十月二十二日，税监也到了通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派出首批矿监的七天前，仁圣皇太后病逝。皇帝因病缺席了嫡母葬礼，之后却并没有耽误派出税监，力度之大不像病人所为。[[7]](#_7_Jian___Ming_Shi__Shen_Zong_Be)

这可真是尽孝无力，敛财有方。

结果也令皇帝满意。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，共得银五百多万两。这个数字虽然比不上农业税和盐税，但要比关税和商税多。可惜陛下并不知道，他那点收入远远不及那些太监的进账，仅仅广东税监李凤就贪污了五千万两，敲诈勒索得来其他财物还不计算在内。这皇帝，岂非冤大头？

地方上却苦不堪言。想想看，太监哪里懂采矿？也只能胡来，要么遍地开花乱挖，要么借此名义刮地皮。反正作威作福是会的，横征暴敛是会的，贪赃枉法是会的。何况他们系皇帝委派，又直接向内库进奉，政府官员管不了，也没有制度保障。除了搞乱经济，激起民变，岂能有他！

太监监管矿税，祸国殃民。

万历却对此心心念念。其他人的奏章，事情再急也爱理不理，矿监和税监的却随到随看随批。三十四年正月，云南发生民变，作恶多端的矿税太监杨荣被杀死并焚烧，皇帝听说居然几天不吃饭，直到惊动慈圣皇太后才肯进食。[[8]](#_8_Yi_Shang_Jian_Fan_Shu_Zhi___W_1)

这倒真该叫作有病。

好在，到三十三年十二月，他总算不采矿了，却也继续不上朝，不见人，不批奏章，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出缺也不补，就连吏部尚书的职位空着他都不管。很难判断皇帝这样耍无赖是不是要跟内阁和群臣赌气，但是中央部门正职首长长期空缺，开此先例恰恰与派遣矿税太监同时。

也就是说，都在万历二十四年。

国家机器眼看无法运转。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，忍无可忍的首辅赵志皋上书皇帝痛心地说，吏部掌印无官，四司诸务停阁；朝廷和地方官员旧者不升，新者无职；监察部门无人无力，狐鼠豺狼一切不问，各处司道郡县官员悬缺未补者甚多。凡此种种，可都是祖宗二百年来未有之事啊！[[9]](#_9_Jian___Ming_Shen_Zong_Shi_Lu)

那又如何？万历无动于衷。

这时，赵志皋已经七十四岁。他原本就性格懦弱，被人看不起，此刻夹在皇帝和朝臣之间更是左右为难。万般无奈之余，赵志皋只好在第二年宣布养病，一养就是三年，最后病死在官邸，得到了太傅的头衔和文懿的谥号。[[10]](#_10_Jian___Ming_Shi____Zhi___Zha)

缺官不补则一如既往。到万历三十年，六部缺正职首长尚书三名，副职首长侍郎十名，中央言谏监察部门缺官九十四名。省级地方官，缺中央特派员巡抚三名，相当于省长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共六十六名，另缺知府二十五名。应该派遣御史巡行的差务全国原本有十三处，竟九处无人。[[11]](#_11_Jian_Fan_Shu_Zhi___Wan_Li_Hu)

三十二年群臣齐伏文华门请愿，并非没有道理。

此后问题越来越严重。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十七日，阁臣叶向高向皇帝报告：中央九大政府部门，正副首长硕果仅存八人，坚持上班的正职一人，副职二人，其余五人全都杜门不出，内阁也只有他自己在岗，实际处于半瘫痪状态。

皇帝却还是无所谓。[[12]](#_12_Jian___Ming_Shen_Zong_Shi_Lu)

其实，万历的怠政岂止缺官不补。四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叶向高的总结是：典礼当行而不行，章疏当发而不发，人才当用而不用，政务当修而不修，议论当断而不断。总之该做的事情统统不做，就连朝臣提出辞职有时都置若罔闻。[[13]](#_13_Jian___Ming_Shen_Zong_Shi_Lu)

没奈何，大家只好自己走人。

四十年九月，首辅李廷机拜疏自去。

四十一年七月，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。

同年九月，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。

四十二年八月，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。[[14]](#_14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Sh)

意思很清楚：这活咱干不了啦！

走的这些人，可都在要害部门。

实际上那个李廷机早就罢工。他是万历三十五年五月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入阁的，第二年十月就请病假，还杜门谢客拒不赴阙。此后四年，他名义上是首辅，实际上养病，最后选择了自行下岗，真正在内阁工作只有十一个月。[[15]](#_15_An___Ming_Shi__Zai_Fu_Nian_B)

其他时间，就靠叶向高维持。

叶向高当时其实年富力强，只有五十多岁，但同样深感心力交瘁，终于在四十二年八月成功辞职。想想也是，独木难支的他为了增置阁臣，奏章竟写了上百份。最高监察官员都御史十年无人担任，六部尚书只剩赵焕一人，后来还拜疏自去，陛下却始终不肯补员，换谁都会觉得心灰意冷。[[16]](#_16_Jian___Ming_Shi__Xie_Xiang_G)

看来，这位皇帝真是“怠于临政，勇于敛财”了。[[17]](#_17_Jian_Meng_Sen___Ming_Qing_Sh)

何以如此却是个谜，甚至从晚明开始便众说纷纭。有人认为，是不该让申时行这样不讲原则只知迁就的，担任内阁首辅的重任。万历的偷懒和耍赖，也都是他惯出来的。[[18]](#_18_Jian_Fan_Shu_Zhi___Wan_Li_Hu)

真是这样吗？

那就来看申时行。

[[1]](#_1_4)见《明史·神宗本纪二》，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三百九十九，《万历起居注》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条。

[[2]](#_2_4)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七十九。

[[3]](#_3_4)见《明史·神宗本纪一》。

[[4]](#_4_4)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二百六十六。

[[5]](#_5_4)见《明史·神宗本纪二》。

[[6]](#_6_4)请参看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。

[[7]](#_7_4)见《明史·神宗本纪一》，该年《万历邸钞》。按，仁圣皇太后病逝是在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，首批矿监被派往京畿在当月二十日，太后的葬礼在九月二十二日，派出税监在十月二十二日。

[[8]](#_8_4)以上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及其所引。

[[9]](#_9_4)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三百零六，该年《万历邸钞》。

[[10]](#_10_4)见《明史》之《赵志皋传》和《宰辅年表二》。

[[11]](#_11_4)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所引。

[[12]](#_12_4)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四百八十二。杜门不出的是尚书孙丕扬，尚书李化龙，侍郎萧云举，副都御史许弘纲，通政使张养志，坚持上班的是都御史孙玮，侍郎翁正春以及刘元霖。

[[13]](#_13_4)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五百一十。

[[14]](#_14_4)以上见《明史·神宗本纪二》。

[[15]](#_15_4)按《明史·宰辅年表二》，李廷机于万历三十六年十月开始养病，以后杜门注籍，不赴阁。而按《明史·李廷机传》及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四百五十三，则李自当年四月起即已累疏乞休，杜门数月不出。

[[16]](#_16_4)见《明史·叶向高传》。

[[17]](#_17_4)见孟森《明清史讲义》。

[[18]](#_18_4)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及其所引。

## 首辅申时行

苏州吴县人申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的状元。这样的首辅并不多，前面一位就是好好先生李春芳。万历六年，张居正回乡葬父，申时行被推荐入阁，排名第五。十一年四月论资排辈升到首辅，十九年九月以太傅衔致仕。四个月前皇帝又上了朝，之后就只有二十三年正月这一次朝会记录。[[19]](#_19_Jian___Ming_Shi____Zhi___She)

呵呵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

这恐怕很难说是巧合。然而要将万历皇帝不视朝归罪于申时行，也不大能够讲通。因为统计数据表明，申时行担任首辅后，视朝次数明显增加。十一年只有13次，十二年就变成38次。接下来，十三年37次，十四年41次，曲线呈上升趋势。以后的次数虽然锐减，十五年和十八年各7次，十七年只有2次，但十六年也有18次，不比以前少。[[20]](#_20_Zhe_Ge_Shu_Ju_You_Liu_Peng_G)

◎万历视朝次数统计表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年份 | 视朝次数 |
| 十年（张居正卒后） | 16 |
| 十一年 | 13 |
| 十二年 | 38 |
| 十三年 | 37 |
| 十四年 | 41 |
| 十五年 | 7 |
| 十六年 | 18 |
| 十七年 | 2 |
| 十八年 | 7 |
| 十九年 | 1 |
| 二十三年 | 1 |
| 合计 | 181 |

本表为刘朋据《明神宗实录》《万历起居注》整理。

他的不视朝，应该另有原因。

申时行主持阁务的八年却值得注意。这八年几乎决定了帝国今后的走向，刚开始的想法反倒单纯。亲操权柄的皇帝绝不愿意再出现张居正和冯保，申时行同样不希望重蹈恩相的覆辙。这个共同的目标其实得以达成。朝廷里固然再没有可以抗衡或者代行皇权的人物，功成身退的申时行也在家乡平静地度过了二十三年离职生涯，活到八十岁才去世，诏赠太师衔，谥文定，比严嵩、高拱和张居正的结局都好。[[21]](#_21_Jian___Ming_Shi__Shen_Shi_Xi)

如此，堪称善于谋身。

这里面未尝没有性格和为人的原因。舆论也公认，严嵩阴毒，高拱跋扈，张居正霸道，申时行谦和。更重要的是他严守君臣的界线，不以帝师自居，而以辅臣自任。尽管万历一直客客气气称他为先生，申时行却绝不会有非分之想。

他给自己的定位，就是打工仔加和事佬。

表面上看，这未免过于乖巧圆滑，显得没有担当。然而正是这并不高尚的定位，让他得以行善积德。万历十七年十二月，七品芝麻官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，鉴于皇帝陛下久不视朝，祭祀祖宗也让别人代理，便学习海瑞写了《酒色财气四箴疏》给万历，直言不讳地批评陛下圣体违和，根本原因是酗酒、好色、贪财和乱发脾气。这种病非药物可治，只有戒掉那些不良嗜好和陋习，才能够有光明的前途。[[22]](#_22_Jian___Ming_Shi__Luo_Yu_Ren)

万历看完，恨不得杀了那家伙。

雒于仁倒不怕死。他明确表示，只要陛下肯听他的批评和建议，他愿意马上就刑。这就杀不得了，杀了就等于承认他说得对，而皇帝是绝对不肯承认的。相反，他见到申时行便极力进行自我辩解，声称酒色财气一条都没有。

申时行当然知道雒于仁所言不虚，此人上疏那年皇帝视朝便只有两次。但他不能附和，更不能反驳陛下，只好含糊其辞打圆场说：此无知小臣，误听道路之言……

万历马上打断：他还是出位沽名！

申时行也立即顺着说：是啊是啊！皇上若重处之，适成其名，反损皇上圣德。唯宽容不较，乃见圣德之盛。

万历点头：倒不是损了朕德，却损了朕度。

但他又说：朕气他不过！

申时行只好和稀泥。他建议将奏疏留中不发，同时传谕大理寺，让他们暗示雒于仁因病请辞。结果，是该官被罢但没有受到廷杖，皇帝的面子和他的屁股都得到了保全。[[23]](#_23_Yi_Shang_Jian_Fan_Shu_Zhi)

这个滑头耍得善意。

实际上，酒色财气有没有，还真不能摆到桌面上，除了装糊涂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。只是申时行没有想到，万历却学会了耍赖皮。以后遇到难题，甚至仅仅心情不好，就来个装聋作哑，留中不发。哪怕事情十万火急，也如此。

但这怪不了申时行。恰恰相反，这个事件证明了万历的不视朝，并非他的责任。按照雒于仁的说法，陛下身体不好也是真的，只不过事出有因而已。但，皇帝的私生活又哪里是申时行管得了的？也只能说些“清心寡欲”的空话。何况留中不发的事情也早已有之，史载十五年十月大学士申时行请发留中章奏就是证明。那时，雒于仁还没上书。[[24]](#_24___Ming_Shi__Shen_Shi_Xing_Ch)

不过，最让申时行为难的，还是张居正。

事实上，张居正把他拉进内阁，培养成接班人，原本是希望自己在将来得到关照的。这一点申时行没能做到，也做不到。他只能听任万历定张居正的罪，抄他的家，顶多能为老太太求点情。但是当有人捕风捉影捏造罪名，要将张居正以大逆论处，开棺戮尸时，申时行毅然出手救援。他向皇帝指出，此奏以暧昧之词诬人谋反，如若查办，只怕谗言就会接踵而至，这可不是清明之朝该有的气象。万历最怕别人说自己是昏君，张居正这才保住了最后的体面。[[25]](#_25_Jian___Ming_Shen_Zong_Shi_Lu)

考成法却只能废除。这不仅出于“去张居正化”的政治需要，也出于申时行自己的考量。在他看来，张居正除了有过度自信﹑严峻细刻﹑得理不让人﹑生活做风不够检点等等问题外，最大和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完全不懂如何治国。

当然，申时行没有说过这句话，但应该认真想过考成法的初衷和利弊，结论是弊大于利，得不偿失。事实上，税赋能否如额征收，盗匪能否按时捕获，并不完全取决于官员的努力和能力。如果以此作为考评的条件，不是导致基层弄虚作假，就是逼得他们诬良为盗，这又岂是圣朝气象？

就连提高行政效率，也没有必要。帝国的治理目标原本不高，只要黎民不饥不寒，官员不吵不闹，就是太平，那又何必提高能力和效率？相反，政令的雷厉风行，考绩的公平认真，只会给文官集团带来恐惧和不安。官不聊生必定朝野动荡，因此维持政府的低效和低能反而是人间正道。

太平无事，无事即太平。

于是，万历十五年考察京官时，申时行高抬贵手，网开一面，大小官员都得以各安其位，被罢免或降职的少到只有三十三个，且都供职于无关紧要的部门，算是考绩制度得到严肃执行的一个象征。结果上上下下好评如潮。[[26]](#_26_Jian_Huang_Ren_Yu___Wan_Li_S)

朝廷走出了张居正的阴影。

申时行的好日子却也到了头。正如张居正不知道稳定比效率重要，这位和事佬也忘记了官场还需要洗牌。如果总不洗牌，就不会出现新的赢家，游戏也就做不下去。何况朝廷养了一大帮言谏官员和监察官员，他们要尽职尽责就得找茬挑毛病，以至于这些人跟内阁竟势同水火，相互为仇。[[27]](#_27_Jian___Ming_Shi__Shen_Shi_Xi)

其实早在万历十三年，对申时行的攻击就开始了。有人企图以寿宫（皇帝死后的陵墓）选址不当为由，要求申时行下台，同时密谋另推三辅王锡爵继任。幸亏二十三岁的皇帝并不糊涂，他愤怒地斥责那些人说，阁臣职在佐理，难道是风水先生？王锡爵则因为闹事的有自己的门生，而宣布引咎辞职。他说：大臣不能帅群臣，师长不能训弟子，老成而为恶少年推荐，三条有一条，都该自己走人！[[28]](#_28_Jian_Fan_Shu_Zhi___Wan_Li_Hu)

阴谋这才未能得逞。

想想也真是可悲。海瑞以身作则，希望能够以道德清除积弊，引来怨声四起；张居正锐意革新，试图运用法令振作精神，结果抗拒横生；申时行妥协安抚，极力靠调和来维持团结，终至纷争不已。他们都败给了无形的敌人。

心灰意冷而且无力支撑的申时行只好辞职，第十一次时万历也没好意思挽留，何况两天前次辅许国已经离去。其实这时京城里充满紧张的气氛，皇帝与廷臣闹僵，左右逢源的和事佬也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受气包。因为他们都陷入了一个大麻烦，以至于陛下对文官集团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。他在此后拒不视朝，甚至不批奏章不补官，这是原因之一。

这个麻烦，就是立储。

[[19]](#_19_4)见《明史》之《申时行传》和《宰辅年表二》。

[[20]](#_20_4)这个数据由刘朋根据《明神宗实录》和《万历起居注》统计。两书所载不尽相同，也可能都有遗漏，但比例应该不会错。

[[21]](#_21_4)见《明史·申时行传》。

[[22]](#_22_4)见《明史·雒于仁传》。

[[23]](#_23_4)以上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及其所引。

[[24]](#_24_4)《明史·申时行传》称：章奏留中自此（雒于仁案）始。但《明史·神宗本纪一》又称：万历十五年冬十月庚申，大学士申时行请发留中章奏。这里不争论。

[[25]](#_25_4)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四十九及《明史·申时行传》。

[[26]](#_26_4)见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及其所引。

[[27]](#_27_4)见《明史·申时行传》。

[[28]](#_28_4)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及其所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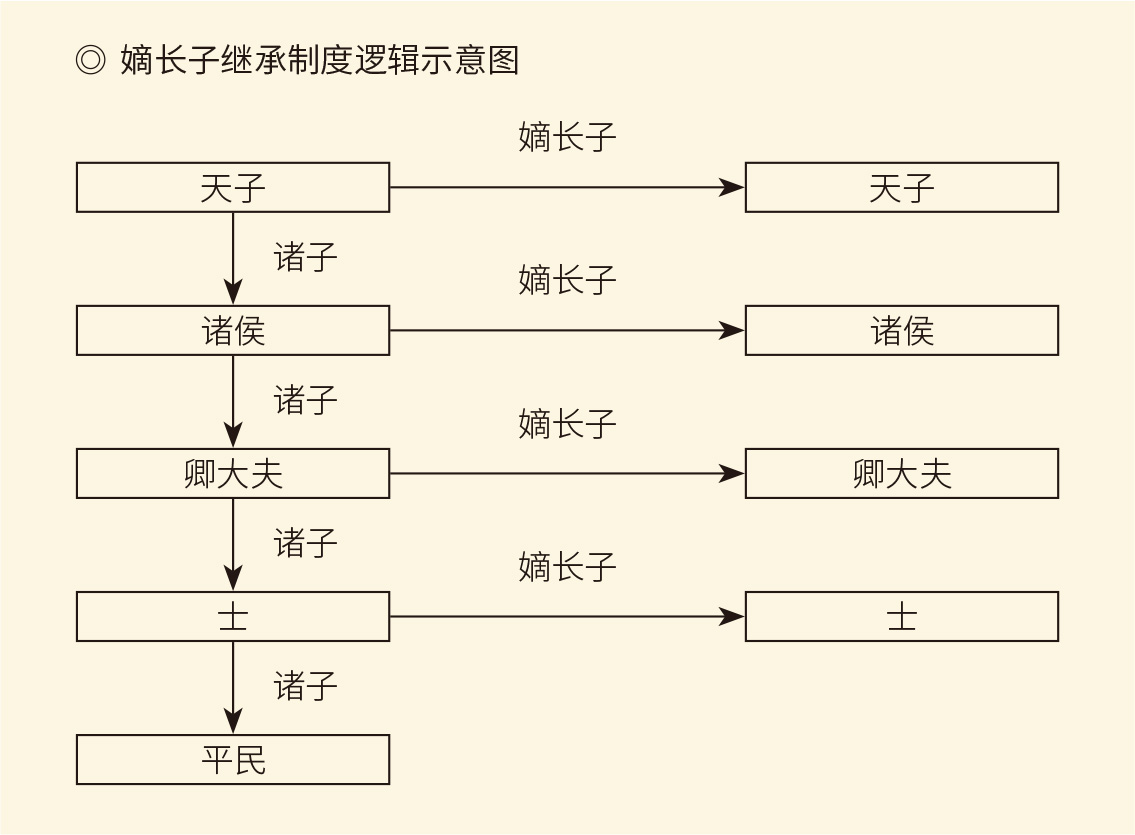
## 立储风波

万历十年八月，也就是张居正去世两个月后，恭妃王氏生下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——皇长子朱常洛。照说这在皇家是天大的喜事，对于本朝却很不幸。因为王氏原本慈宁宫的宫女，在陛下看望太后时被弄上了床。若非慈圣皇太后豁达大度又盼孙心切，这个可怜的女人根本就封不了妃。

三年多以后，麻烦来了。

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，皇三子朱常洵出生。他的母亲是陛下最宠爱的女人郑氏，早在十二年八月就封为贵妃。子以母贵，更兼偏爱，这孩子岂非会夺储位？要知道，皇后没有儿子，皇次子朱常溆又夭折了，连生母是谁都不清楚。本朝历来主张以礼治国，太子作为国本又岂能不备受关注？

责任落到了首辅申时行身上。



申时行不敢怠慢。皇三子即将满月时，他就赶紧领衔上书请立东宫，而且话说得很明确：国本系于元良，主器莫若长子。这就打响了旷日持久拉锯战的第一枪，而这第一枪是很奇怪的。因为这时皇帝才二十四五岁，皇后难道就不会也生儿子？皇后的儿子是嫡长子，比皇长子高贵多了。

万历却批示说：元子婴弱，稍俟二三年举行。

呵呵，他也不提皇后这茬。

相反，皇帝决定将郑贵妃升格为皇贵妃。于是朝野上下无不变得高度警惕，纷纷上书请立太子。当然，他们也不敢反对册封郑妃，只是提出应该也将恭妃封为皇贵妃。这倒不失为妥协方案，万历却歇斯底里大发雷霆：这册封事，非为储贰。尔等岂能妄测上意，怀疑朕立幼废长？

看看，做贼心虚，不打自招吧？

其实，万历那点小心思谁都看得出，他就是要立郑贵妃的儿子。但这不但违背祖宗成法，会被舆论谴责，就连慈圣皇太后也不以为然。某天，皇帝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，太后便问：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，如何打发他？

皇帝撇撇嘴说：他是宫女的儿子。

太后勃然变色：你难道不是？

皇帝猛醒，吓得扑通跪下，半天不敢起身。

没错，慈圣皇太后原本也是宫女。

宫女的儿子，怎么就做不得太子？

万历自知理亏，只好公开表态：立储以长幼为序，祖宗家法，万世当遵。朕仰奉成宪，俯察舆情，岂肯以私意违拂公论？国本有归，朕已明白晓示，待期举行。

哈哈，又不打自招。私意是啥？说来听听！

所以，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斗争。皇帝理亏气短，且孤立无援，但执拗倔强。群臣理直气壮，又有太后支持，却不敢粗心大意。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，皇帝在毓德宫召见申时行等内阁大臣四人。在谈完雒于仁的奏疏后，申时行不失时机地旧话重提：皇长子已九岁，望皇上早定大议。

万历说：朕无嫡子，长幼自有定序。

为了让大家放心，陛下在申时行等人已经退下后，又把他们叫回来与皇长子和皇三子见面。不过，尽管当时皇帝的心情很好，也很像慈父的样子，还牵着皇长子的手，但对于立储之事仍不松口，依然说：朕念无嫡子，所以从容。[[29]](#_29_Ci_Shi_Bei_Long_Zhong_Di_Ji)

申时行等人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请定出阁讲学日期。由于这项权利为太子独享，因此能够实现也算进步。皇帝自己是过来人，心知肚明，当然不予理睬。这下子群情激愤，吏部尚书率领同僚集体请愿，内阁大臣称病不朝引咎辞职，就连郑贵妃的兄弟也出来说，皇贵妃曾跪请立皇长子云云。

皇帝只好宣布：明年筹备，后年册封。

然而到了第二年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本来就不相信皇帝的人们忍不住了，有的弹劾申时行阴谋易储，有的请示准备工作的日程。皇帝立即抓住机会大耍无赖。他批示说：父子至亲，已有明谕，岂待你辈烦扰邀功！本欲过寿节举行，这厮辈屡屡催激，其册立之事，着改于二十一年行。

赖皮耍到这个份上，当然舆论哗然。这时申时行虽然还想做和事佬，却被视为两面派，只好灰溜溜下台。接任首辅的王家屏干不下去，也退休。这样到了二十一年，皇帝只好请回在太仓老家尽孝的王锡爵担任首辅，同时提出一个自鸣得意的解决方案：皇长子、三子和五子暂并封王，等到数年之后再考虑东宫问题。他的理由是：皇后还年轻。如果现在就立储，过两年她又生了，是封王呢，还是俩太子？

这时他倒想起了皇后。

王锡爵左右为难。他倒是想顺从皇帝，无奈其他多数人都不同意。抗议书雪片般飞向御前，还有人来到内阁与王锡爵辩论，态度最为坚决的是工部主事岳元声。

王锡爵问：那你们说该怎么办？

岳元声说：除了挽回，别无商量。

王锡爵说：以诸位的名义报告皇上，可以吗？

岳元声说：就是元声为首，廷杖或充军随便！

王锡爵说：皇长子跟三子和五子的仪仗还是有区别。

岳元声说：那是办事员的事，不是阁臣的事。

王锡爵哑口无言。

下属和学生也来劝他。他们说，一旦三王并封，册立太子就不知何年何月，甚至弄不成。到时候要追究责任，谁能保证皇上把往来文件都公之于众？浑身是嘴都说不清。两个学生还哭：老师，那可是灭族之祸，要遗臭万年啊！

王锡爵毅然决定迫使皇帝收回成命，甚至不惜这样警告陛下：太子至今不定，天下不疑皇贵妃而谁疑？皇贵妃不自任以为己责而谁责？万历只好取消三王并封的动议，也同意明年让皇长子出阁读书，但有个附加条件：皇三子与皇长子同时举行出阁典礼，理由是两人的年龄相等。

王锡爵说：差了四岁，怎么相等？

万历只好让步。但他又出幺蛾子，要预算。负责此事的内承运库太监揣摩帝意，开了份天价账单。

户部说：开支太大。

皇帝说：没有钱吗？那就多等几年。

户部只好勉为其难，皇长子朱常洛的出阁典礼也在二十二年二月初四举行，其实没花多少钱。王锡爵终于完成历史使命，便在三个月后的五月二十三日告老还乡。[[30]](#_30_Jian___Ming_Shi__Shen_Zong_B)

然而冠礼、婚礼和册立太子礼，则被拖了又拖。甚至确定了册立日期后，皇帝还要不停地找借口延迟，一会是钱粮不足，一会是册宝未完，不一而足。只是这些托词都被首辅沈一贯顶了回去：缺什么以后补，日期不能变。

皇长子这才成为皇太子，虚龄二十。

这时，已是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，次年二月十三日又举行了婚礼。三天后的深夜，陛下突然在启祥宫紧急召见首辅沈一贯。他悲切地说：沈先生来！佳儿佳妇（指皇太子和太子妃）今付与先生。先生辅佐他做个好皇帝，有事还谏正他，讲学勤政。朕见先生这一面，舍先生去也！[[31]](#_31_Yi_Shang_Ben_Jie_Suo_Shu_Chu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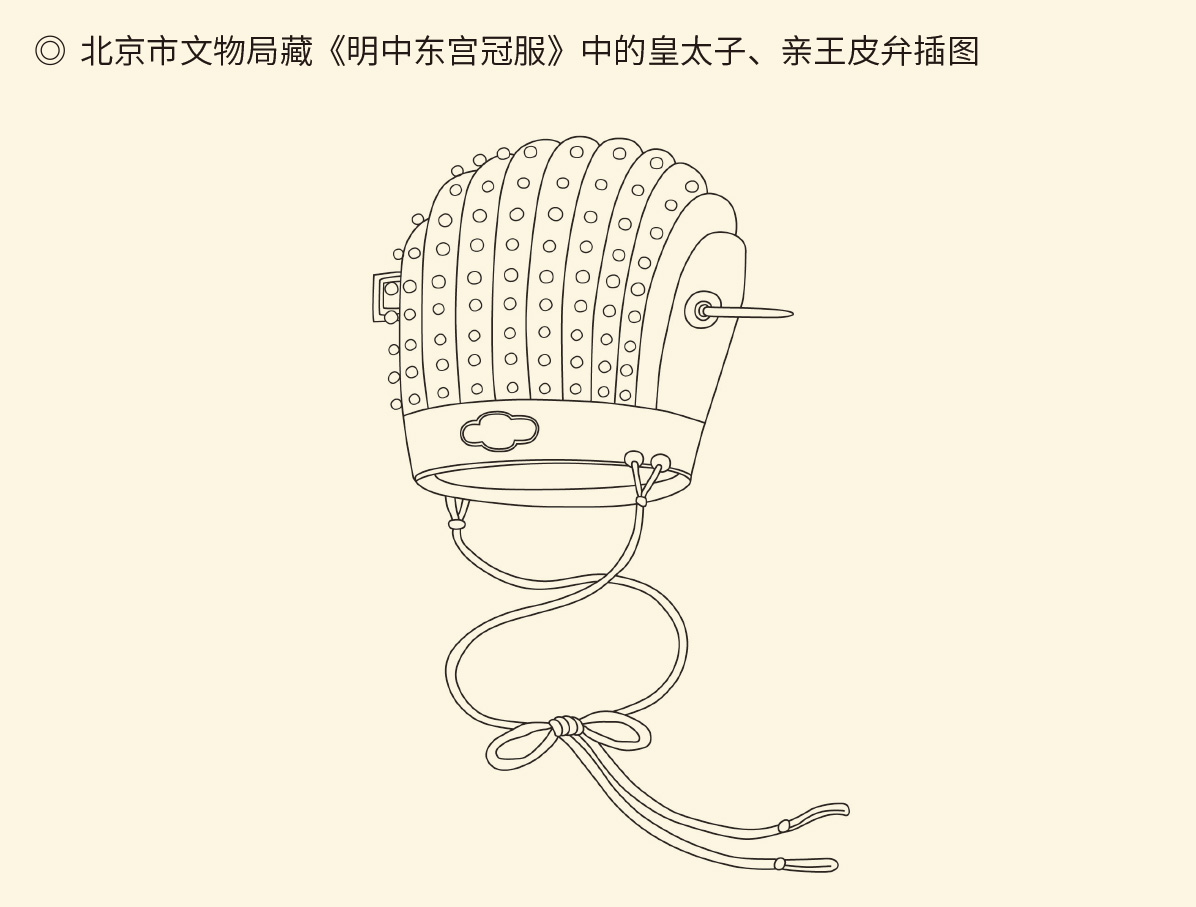
原来，皇帝是要托孤。

当然，这是虚惊一场。第二天他的病就好了，而且立即开始耍赖，将头天晚上亲自做出的决定，比如停止太监采矿和收税等等全部推翻。为了追回发出的谕旨，他竟然派宦官二十多人冲进内阁公然索要，差点演出全武行。

这事就连司礼太监田义都看不下去。君无戏言，决定了的事情怎么能改呢？皇帝气得要亲手杀了田义，田义却无所畏惧，越说越激动。反倒是沈一贯魂飞魄散，乖乖地交出了文件。所以后来田义见了他，恨不得往他脸上吐口水。[[32]](#_32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Ch)

皇帝和首辅，都已经不如一个太监。





《明史·舆服志》《大明会典·冠服》载，明皇太子冠礼时，初加翼善冠，再加皮弁。

[[29]](#_29_4)此事被隆重地记载在《明史·神宗本纪一》，但没有细节，也没有提到皇三子。

[[30]](#_30_4)见《明史·神宗本纪一》。

[[31]](#_31_4)以上本节所述除有另注者，均据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及其所引。

[[32]](#_32_4)以上见《明史·沈一贯传》。

## 是谁乱国

虚惊之后的万历更加懒得管事，朝廷却并不因此而风平浪静。第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黎明时分，一本冒名某监察官员的小册子神秘地出现在朝房和大臣们家门口。这篇用对话体写成的文章揭出惊天大阴谋：有人密谋换太子！[[33]](#_33_Jian___Ming_Shi__Chen_Ju_Chu)

且看部分对话内容——

问：现在国本已固，先生为什么还要担忧？

答：当今形势，是烈火放在干柴下了。

问：难道储位不稳？

答：不得已而立之，其实准备改立。

问：换谁？

答：福王。皇贵妃的儿子嘛！

问：何以知之？

答：朱赓入阁。赓就是更。

问：一己之力，就能变天？

答：逐臭之蝇，官场中比比皆是。

问：知道都有谁吗？

答：十个。王世扬、孙玮、李汶……（名单略）

问：沈阁老难道不阻止？

答：那人阴贼，只会利用别人，不会被人利用。[[34]](#_34_Ju___Wan_Li_Ye_Huo_Bian_Bu_Y)

这些话一看就是胡扯。任命朱赓为大学士，确实在册立太子的二十多天前。但他快七十岁了，生下来就叫朱赓，跟朱明王朝更换太子有什么关系？何况同时任命的还有沈鲤。如果朱赓就是更换，沈鲤又意味着什么？跳龙门吗？[[35]](#_35_Ju___Ming_Shi__Shen_Zong_Ben)

但是看了小册子的，无不大惊失色。百口莫辩的朱赓更是魂飞魄散，立即上书表明心迹，声称自己老病衰朽而蒙皇上错爱，可谓恩荣出于望外，死亡且在目前，哪里还敢有觊觎非分之想，莫名其妙地自取覆宗灭族之祸？[[36]](#_36_Jian___Ming_Shi__Zhu_Geng_Ch)

皇帝当然知道是诬陷。就连小册子上的作者署名，他也不信：妖书谤人，岂有自著姓名之理？至于被该书指名道姓的兵部尚书王世扬、保定巡抚孙玮和陕西总督李汶等，也都是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不过，最可能担惊受怕的当为朱常洛，因此皇帝特地叫来说：哥儿，你莫恐，不干你事。

可怜兮兮的皇太子百感交集，叩首谢恩。

父子二人，竟是眼泪汪汪。[[37]](#_37_Yi_Shang_Jian_Fan_Shu_Zhi)

案子却不能不查。居心不良的首辅沈一贯，便趁机暗中策划将祸水引向竞争对手沈鲤，办法是诬陷小册子出于沈鲤门生礼部侍郎郭正域之手。此言一出，急于破案的锦衣卫和各路巡捕立即出动，沈鲤府邸被围，郭正域的船被扣，大批无辜的人被抓，包括和尚、医生、师爷和婢女，还有锦衣卫某个官员的家属。京师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。

幸亏最先报案并负责侦破的陈矩向来平实厚道，又聪明过人，这才阻止了冤案的制造。作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，他当然有权参加提审。因此当医生家奶妈十岁的女儿出庭作证时，陈矩就问：你看到妖书的印板有多少块？

当时是雕版印刷，所以有此一问。

小女孩答：满屋子。

陈矩一听便知，这孩子是受了威胁利诱来做假证，以为把事情说得越严重越好。于是看着众人笑眯眯地说，妖书只有两三页，印板怎么会有满屋子？

众人面面相觑，无话可说。

陈矩又问郭正域的师爷：妖书是哪天刊刻的？

师爷答：十一月十六日。

兵部尚书王世扬马上说：十二日就出现了的东西，岂能在十六日才印刷？难道有两部妖书不成？[[38]](#_38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)

企图陷害郭正域的哑口无言。

哈哈！谁让他们工作做得不细呢？

此案最后以抓了个诈骗犯顶罪了结。此人曾经伪造他人诗作，其中有“郑主乘黄屋”之句，目的是向郑贵妃的家属敲诈勒索。陈矩当然清楚这次作案的不是他，但久不结案则皇帝必然震怒，漫天撒网又一无所获。既然他有前科，不如将错就错。万历其实也烦了，大笔一挥：凌迟！

沈鲤和郭正域终于死里逃生。其实，诬陷他们的人原本还想继续，没想到那诈骗犯反倒侠肝义胆，一口咬定是自己所为，无论怎样刑讯逼供都绝不胡撕乱咬。这可真是：仗义每多屠狗辈，负心都是读书人，尽管他原本是落魄书生。[[39]](#_39_Yi_Shang_Jian___Ming_Shi__Ch)

不过，事情弄成这样，沈一贯和沈鲤都待不下去，皇帝也在两年多以后批准他们同时退休。后来，两个人都活到了八十五岁，沈一贯赠官太傅，沈鲤赠官太师。陈矩更是不想惹是生非，他主管的东厂竟荒芜败落，长满青草。[[40]](#_40_Jian___Ming_Shi____Zhi___Che)

这倒未尝不是好事。

东厂无事的同时是缺官不补，这才有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群臣齐伏文华门。但是皇帝依然故我。他继续躲在深宫悄无声息，阁臣爱见不见，奏章爱批不批，而且既不像祖父嘉靖那样修仙炼丹，对女人也没多大兴趣。没有人知道他这几十年干了什么，怎么过的，他活得就像僵尸。[[41]](#_41_You_Ren_Ren_Wei_Wan_Li_Shi_Z)

万历皇帝，怎么会这样？

有件事或许可以提供线索。二十一年二月初六，王锡爵约见皇帝，提出三王并封断不可行，必须收回成命。任性的万历很清楚这次自己又失败了，但于心不甘，便说：

朕为人君，耻为臣下挟制。[[42]](#_42_Jian___Ming_Shen_Zong_Shi_Lu_1)

这应该是心里话，也是他要清算张居正的原因。但是他没想到，清算了张居正，却仍然为臣下挟制。那些家伙总有儒家伦理和祖宗成法之类的理由，让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快意恩仇。他又不像祖父嘉靖那样能够收放自如，更比不上太祖和成祖。好在帝国有制度，国家大事和人事任免没有皇帝的意见就不能决定。那好，朕就不说话，让你们失望！

非如此，不足以泄愤泄恨。

当然，他也可能是厌烦。如果说亲政之初，年轻的天子还有新鲜感，那么久而久之，他就发现政务无聊透顶。那些繁琐的礼仪都是装模作样，内阁的纷争则是鸡毛蒜皮。宫门外又能有什么呢？他可不像武宗皇帝那样喜欢旅游。

陛下其实活得很乏味。

实际上，不但皇帝跟臣僚常常拧巴，就连朝臣中内阁与言官，甚至朝廷与民间，也是撕裂的。万历十四年，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入京，拜见了时任次辅的同乡王锡爵。王锡爵见了他就问：足下久居家乡，可知京城里有件怪事？

顾宪成问：什么怪事？

王锡爵说：凡庙堂认为对的，外间一定认为不对；庙堂不以为然的，外间则一定很以为然。

顾宪成马上朗声回答：学生也听说件怪事——但凡外间认为对的，庙堂一定认为不对；外间不以为然的，庙堂也都一定很以为然。王锡爵哈哈大笑。[[43]](#_43_Jian__Ming__Ding_Yuan_Jian)

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，称病不朝三十年的万岁爷终于驾崩，享年五十八岁。八月初一，皇太子朱常洛继承了皇位，然后很快在九月初一死去，享年三十九岁，在位仅仅一个月，都没来得及使用自己的年号泰昌。老皇上朱翊钧则在儿子去世九天之后被谥为显皇帝，庙号神宗。

漫长的明中叶就此谢幕，世界却在悄悄发生变化。一个月后，也就是公元1620年9月6日，有一艘三桅杆的海船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前往北美，去开辟新的生活。

它的名字，叫“五月花号”。

本卷终

请关注下卷《大航海时代》

[[33]](#_33_4)见《明史·陈矩传》。小册子出现的日期有不同说法，《明史·郭正域传》称为十一月十日，《陈矩传》称为十一月十二日。以《陈矩传》记录较详且言之凿凿，从之。

[[34]](#_34_4)据《万历野获编补遗》卷三癸卯妖书条改写。

[[35]](#_35_4)据《明史·神宗本纪二》，朱赓与沈鲤于万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被任命为大学士，十月十五日册立太子。

[[36]](#_36_4)见《明史·朱赓传》，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三百九十。

[[37]](#_37_4)以上见樊树志《万历皇帝传》及其所引。

[[38]](#_38_4)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郭正域传》，参看《陈矩传》。

[[39]](#_39_4)以上见《明史·陈矩传》。

[[40]](#_40_4)见《明史》之《沈鲤传》《沈一贯传》和《陈矩传》。

[[41]](#_41_4)有人认为万历是在抽鸦片烟，但此说并无证据，请参看高阳《明朝的皇帝》。

[[42]](#_42_4)见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二百五十七。

[[43]](#_43_4)见（明）丁元荐《西山日记》卷下。

附录

# 本卷大事年表

1521年（正德十六年）三月，武宗朱厚照卒。四月，朱厚熜即位，是为明世宗，即嘉靖皇帝。七月，张璁上书称嘉靖继统不继嗣。十月，尊嘉靖生父生母为兴献帝后，祖母为皇太后，兴献王妃进宫。

1523年（嘉靖二年）四月，开始尊崇道教。

1527年（嘉靖六年）十月，张璁入阁。

1535年（嘉靖十四年）四月，张璁退休。

1536年（嘉靖十五年）闰十二月，夏言入阁。

1538年（嘉靖十七年）九月，上太宗庙号成祖，献皇帝庙号睿宗。

1539年（嘉靖十八年）三月，南巡承天府。

1541年（嘉靖二十年）九月，郭勋下狱死。

1542年（嘉靖二十一年）七月，夏言罢官。八月，严嵩入阁。十月，壬寅宫变。

1545年（嘉靖二十四年）九月，夏言复入阁。

1548年（嘉靖二十七年）十月，夏言被杀。

1552年（嘉靖三十一年）三月，徐阶入阁。

1553年（嘉靖三十二年）七月，徐阶晋柱国，任次辅。

1562年（嘉靖四十一年）三月，万寿宫落成。五月，严嵩罢官，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。

1564年（嘉靖四十三年）十一月，严世蕃被人告发，以“通倭谋反”的罪名逮捕下狱。

1565年（嘉靖四十四年）三月，杀严世蕃。十月，海瑞上疏。

1566年（嘉靖四十五年）二月，海瑞下狱。三月，高拱入阁。四月，严嵩卒。十二月，帝崩，享年六十，谥肃皇帝，庙号世宗。子朱载垕继位，是为隆庆皇帝。

1567年（隆庆元年）二月，张居正入阁。五月，高拱罢。十一月，海瑞任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。

1568年（隆庆二年）三月，立太子。七月，徐阶致仕。

1569年（隆庆三年）六月，海瑞以右佥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十府。十二月，高拱复入阁。

1570年（隆庆四年）四月，海瑞离任回家。

1572年（隆庆六年）五月二十六日，帝崩，享年三十六岁，谥庄皇帝，庙号穆宗。六月十日，子朱翊钧继位，是为万历皇帝，时年十岁。六月十六日，高拱罢。

1575年（万历三年）八月，张四维入阁。

1577年（万历五年）九月，张居正夺情。

1578年（万历六年）三月，张居正葬父，申时行入阁。六月，张居正还朝。

1582年（万历十年）六月，张居正卒。八月，皇长子朱常洛出生。十二月，冯保败落，被抄家。

1583年（万历十一年）三月，追夺张居正官阶。四月，张四维丁忧，申时行为首辅。五月，努尔哈赤起兵。

1584年（万历十二年）四月，下旨抄张居正家。八月，公布张居正罪状。十二月，王锡爵、王家屏入阁。

1585年（万历十三年）正月，起海瑞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。二月，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。四月，面谕大学士。

1586年（万历十四年）二月，海瑞改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。九月，王家屏丁忧。

1587年（万历十五年）十月，申时行请发留中奏折。

1589年（万历十七年）四月，王家屏复入阁。

1590年（万历十八年）正月初一，召见申时行等于毓德宫，出皇长子见之。七月二十六日，召见阁臣议边事。

1591年（万历十九年）四月初一，祭祀太庙，此后皆由他人代替。六月，王锡爵归省。七月二十日，下诏禁止污蔑大臣。九月，申时行致仕，王家屏为首辅，赵志皋入阁。

1592年（万历二十年）三月，王家屏致仕。

1593年（万历二十一年）正月，王锡爵还朝为首辅。

1594年（万历二十二年）五月，陈于陛入阁，王锡爵致仕，赵志皋为首辅。十一月，沈一贯入阁。

1596年（万历二十四年）七月，开始派太监采矿。闰八月，赵志皋请视朝，发奏章，罢采矿，皇帝不予理睬。十月，开始派太监收税。十二月，陈于陛卒。

1599年（万历二十七年）四月，御午门受倭俘。闰四月，以诸皇子婚索银不得，令严核天下。

1600年（万历二十八年）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利玛窦第二次到北京。

1601年（万历二十九年）十月，立皇太子。

1602年（万历三十年）二月，帝不豫。

1603年（万历三十一年）十二月，召见皇太子。

1604年（万历三十二年）八月，群臣伏文华门请修实政。

1605年（万历三十三年）十二月，罢采矿。

1606年（万历三十四年）七月，沈一贯致仕。

1607年（万历三十五年）五月，于慎行、李廷机、叶向高入阁。十一月，于慎行卒。

1612年（万历四十年）四月，南京御史抗议皇帝二十余年不见大臣，不予理睬。九月，李廷机拜疏自去。

1613年（万历四十一年）五月，禁党争。七月，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。九月，方从哲、吴道南入阁，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。

1614年（万历四十二年）八月，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，叶向高致仕。

1615年（万历四十三年）五月，梃击案起，皇帝乃见廷臣。是年，努尔哈赤建八旗军。

1616年（万历四十四年）正月，努尔哈赤建国。

1619年（万历四十七年）六月，群臣伏文华门请发奏章及增兵发饷，不予理睬。

1620年（万历四十八年）七月，帝崩，五十八岁，谥显皇帝，庙号神宗。八月，子朱常洛继位，是为泰昌皇帝。红丸案起。九月，帝崩，享年三十九岁，在位仅一个月，谥贞皇帝，庙号光宗。子朱由校继位，是为天启皇帝。